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三

皇太子傳總論

明東宮不幸者六。而悼恭、哀沖、莊敬、憲懷之但以知不與。自懿文以憐。恭懿以嚴。懷獻以奪不長。懷沖悼懷雖夭、非天年。獻愍以亂委遷。且天懿文不悍。定不至如子惠庶弱懦不任。且燕以弟而乘兄。似更速。至於懷獻不幸。而天之。幸。而天慶代庖。棄羣臣南內。頓蚤然已乎。是不可以不夭。者也。夭之所以有大也。懷沖悼懷。何嘗天而使之夭。是不能不夭。處孝姓之日無壽。皇太子也。獻愍若果監國南都即不能已亂。或不至速盡于亂。若仁廟之一年。光廟之一

月既以東宮終幸而不以東宮終哉

皇太子列傳

皇太子標

懿文皇太子標，高皇帝嫡長子也。太祖初渡江，下太平，生標富民陳迪家，得報，為鍾山以紀之。日到此山者不怕無糧六歲，受經宋濂。上為吳王時，標方十三，稱王世子，代往臨濠謁墓。上曰：而標往，流覽風俗，悉艱難，從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以知吾創業之不易。濂為輔行，所過郡邑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歷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還，從郊壇。復令徧觀農家衣食辛苦，指道旁荊楚曰：識之，古朴刑以此，傷不殺人。洪武元年，冊為皇太子，群臣請如元制，以太子為

中書令、不許。於是凡東宮師保傅，諸勳舊大臣兼領之。特置賓客諭德等官。輔成德性，選國子生周時王璞等十人侍禁中讀書，已又令開延政事，並啟太子處分，然後奏聞，會大本堂成、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伴讀太子及諸王、分番夜直，間與賦詩，商確政事，諭太子曰、造邦之君，身周于艱，艱則思，思則慮，承業之君，身生于安，安則驕，驕則奢，惟仁不暴，惟明不惑，惟勞不佚，惟斷不牽，惟慎忽用，其當哉，上嘗御文樓、太子侍、講官論漢七國事、帝問曲直、講官曰、曲在七國、帝曰、不然、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所自起，

汝等為諸王講。此則善矣。時帝嚴、極教晝刑、太子慈仁、慨
然思寬通平易之政、帝嘗錄囚、命御史袁凱送太子覆審、
太子遞減之、凱覆奏、陛下法之正也。太子心之慈也。太子
事濂最謹、潛心六經、讀左氏傳、昔諸國之事雖見、濂等以
太子意、取諸國次第分繫之、題曰春秋本末。嘗持獻豳風圖
示濂曰、此周家王業所自始、為一言圖後、濂曰、殿下此
心。朝夕如覽圖。時太子總受教。濂孫慎坐朋黨、上命刑濂
家誅濂、太子伏泣頓矜濂。上怫曰、須汝為天子行之。太子
懼、自沉河中。宮注等起之。帝將為太子赦濂。罵曰、兒癡、殺
人、何與汝、時兒出太子水中、濡衣者趨三級。解衣、棄市。帝

微時、戍踰垣失道、高皇后嘗擁以行、後崩、太子圖如其像
懷之。帝大刑人、一日、故遺卮棘地、命太子持之、太子弗勝、
曰、予懼汝之弗勝也、乃有為汝琢治、易汝、太子曰、臣聞堯
舜之世、不聞自踴、不鐫自完。臣願陛下存其樸、知帝怒、投
之以器、不中、太子走、遂之太子、為夫閣、帝燃、撫徹而止、時
有詔告晉府棡貪事、謂藏兵王臺上、怒從動衆、太子曰、如
邊、臣請巡邊按與俱來、棡果入朝、太子為哀祈、懇慮八父
棡自艾、復其爵、二十四年、擬遷都關中、命太子往視方度
江、雷起東南、上傳諭、此威震之兆也、慎之。還、獻關中地圖、
仍使吏部尚書詹徽佐太子錄囚、太子成如前、微臟重附、

而先入參、王太子參衆：曰、徽所執是法也、太子頓首、臣
聞立國之道。仁孝為本。法者末也。非所以附。帝益怒、曰、孺
子乃教我、太子出涕、明年、病且革、語世子曰、死我者曆徵
也、四月、薨、禮官具喪禮、上為服齊衰十二日、不忍除、已徇
所請、謚曰懿文、祔葬孝陵之次、惠宗即位、追尊為孝康皇
帝。廟、號興宗、燕師入、削帝號、復稱懿文皇太子、萬曆中、太
常少卿謝杰奏太子雖至親。分最貴。歲行九祭。ゝ之以文。
稱御名。乃僅以祠祭署之。奉祀主之。非禮。乞從哀冲莊敬
例。遣侯伯等官行礼。從之。弘光初、復孝康帝號。不宗。
諭曰、使懿文長視燕當奈何、觀晉王棡太祖時、便藏兵

五臺則擁三護衛音之易動可知也太祖既重慮太子仁柔而與論漢七國事逕歸罪輕聽鼂錯之黜削似明教燕他日壬午之故吾以此有遠計焉李戎撲而枝豈猶足恃也顧七國時寔由孝文姑息養禍然建文中或亦有賜几杖老不朝諸矯宜尚足夫吾主兵者絕無周亟夫而遽以黜削不再計乎太祖曰果如漢文亦可濟豪然則非以教太子所以教太孫者至矣太子受經濂濂不能教其孫太孫在治傾聽濂門人正學正學不能牽其君撲不解太祖文撲之論矣夫錯之學寡情正學直以不及情學錯之學知起故無情之理不足以治世

皇太子文奎

恭愍皇太子文奎、惠宗長子也、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之晦生、上以日月皆終、意不懌、建文元年、立為皇太子、燕兵入年七歲矣、弟文圭方二歲、並廢為庶人、幽中都廣安宮、英宗復辟、感南內事、曰、建庶人無罪、請于太后出之、左右微語帝、事或未可、帝曰、有天命者任為之、乃令太監牛玉入幽宣諭、文奎已六十有二矣、子年亦四十許、大率配偶失倫、上不問、文圭年五十有七、尚不識牛馬、詔建宅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庶人後不傳、弘光初、追復皇太子、謚以恭愍、與諸

王允熥允熞允熙俱祔孝康陵。

論曰、初讓皇采從尹昌隆之言。發詔召燕。燕當奈何。及金川急。果屈友迎。讓位燕。又當奈何。塞出自焚。又不及引二子登壇並殉。而俾有廣安之錮。帝耶。宗耶。和耶。如謚廟之。允社稷爲。更烈。我按文奎與慈娘。俱不章。然慈娘初奉處分。或俘得脫。若文奎在燕時。爲無可傳。則何不並殉。之爲愈也。或曰、讓皇嘗出亡矣。夫滇南游息。與譽陽遺蹟。萬一。實通文皇。寧不過慮。何快其命之被廣安。我英廟自詹南內。頗似晉陽。還有自便之論。不必建庶人無淺。天命一語。耶。又感。見齊之不長。正非人力。所能爲也。給拜妄使令、

庶人子亦當有子遂繆恭之諸封譽有所指而卒無所
見曰建國人不敢而泣

皇太子見濟

懷獻皇太子見濟、代宗長子、母杭妃、景泰三年、以思明土酋黃竑奏、廢皇太子見深、立子見濟爲太子、加竑以功歷都指揮使、守備潯州、而其庶兄㻋、時爲思明土知府、㻋老、二子、鈞、庶而長、鈜、嫡而少、㻋欲以鈞代、而鈜怨、竑計陽助鈞而襲之、檄軍門、僞徵兵思明、會其子政、夜集驍悍數百人、擁陷城、殺㻋、支解鈞、納甕中、瘞後圃、潛歸、佯言盜入思明府、明日、鈜入城舉哀、請竑爲捕盜、竑走思明發喪、遂虎不得、復大慟、爲榜志捕盜、方竑子殺㻋時、㻋有僕福童見竑子和并識其左右人、脫走、訴憲司、副使劉仁宅計縛竑二

子。亦誘執玹于潯。縶廣西獄。玹洪使人謀于侍郎江淵、淵、令玹遣千戶袁洪走奏請立見濟為太子。疏略曰、往篤臨朝廷、虜至都門、幾危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踰二年、皇儲未定、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恐事機叵測、反覆非常、近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惧、願早留意、為一羽翼長養、奮權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变為寇仇、附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且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安中外之心、以絕覬覦之望、上得疏、大喜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

竑罪、與陸都督、于是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相顧莫敢發、久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陳循、坐、反、昃、而、筆、奏、請署名、于是群臣皆唯唯、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等、襄城伯李瑾等、駙馬都尉薛桓等、都督孫鏜等、錦衣衛指揮畢旺等、尚書胡濙等、左都御史王文等、侍郎江淵等、通政司李錫等、少卿張固等、寺丞李茂等、翰林學士商輅等、六科都給事中李贊等、十三道御史王震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竑奏是、制曰、可、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老婦見雖社稷安天下

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遂令禮部具儀擇日以聞五月甲午主皇子見濟為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皇后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于萬年此一聯出吏部尚書何文淵口授于是簡置東宮官及群臣陞秩有差大赦天下先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梃直入擊香案左右不及禦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不知何謂內使急前縛男子以聞詔付錦衣獄究及黨皆死部議太子幼百官朝相望以郡詩于講充正副使持節吏封故太子為沂王以后兄杭聚為錦衣衛正千户四年二月太子薨命胡濙持節掌薨喪

較、賢冠、蕭鎡、逞戎勃、六冠沂王及榮王見清、十一月、太子。堯。謹懷獻、英西山、太上復辟、監王誠舒良伏誅、陳循江淵葉戎鈌嶺、商輅、等廷杖、除名為民、王直高穀皆致仕、文淵以先致仕、虞、禍、明、金、亢、而都督黃竑聞之、亦欲燒閣盡。上。命。誰。竑。招。劉。屍。竑。子。政。皆。伏。誅。始著議。時。獨。尚書王直有難色。不敢異。科臣林聰李侃。御史朱瑛。力。陳。不。可。奏。入、而太子見濟已立、直歸、奉所賜金。攀。棄。頃。足。曰、此。何。等。天。事。出。榮。子。口。音。輩。不。能。詩。烑。死。矣。果燬求退。而佩受新陞應天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不辭、天順元年、復沂王東宮。降。懷。獻。後。為。去。矛。成化初、修英廟實錄、史。館。欲。書。江。淵。為。竑。

第。疏。丘濬曰、比殊易辨、出江公手、必京師奏本措、否者、竑
自用土產也、聽之、非奏本、而淵免于深論、
論曰、黃竑無其凡珊帶得疏渦不大高頤此事雖第
一言。江淵借竑蒸雜。即不為竑草疏。撿擷之御前論無
鄰也。而變山乃因奏稿。覓其特書者。陳循以內閣跪請、
致王直、高穀、胡濙輩、素以奉迎朝門為切切者。亦不能
自異。蓋臨以至尊之勢、孫以祿諭之間、耶儒天子貌韜
非他諸之可獨見者比。若于謙、故以失國為辭。益禁不
能自伸其言矣。幸而懷獻不祿。向使景皇病不起。懷獻
代立、南鈐閉錮、不再見天日、雖執刑部否泖王扶南宮

之恨請還故東宮欲一見太上則為楊正未已也惜諸臣將順急無念及此者天順之初宜付循文淵滋等西市磔遍心定社稷大勳勞有為民囊迎有無不知間也若男子赤跣事大類萬曆中風差風差非風不得不名之為風赤跣男子似風然寔非風者以風差為非風而游多口饒赤跣于獄而滿朝捫舌則赤跣而外皆風矣雖然香亭一擊甲乙之亦不拱東方詛咒亦毒矣而獨不得其名天順中少此一節

皇太子祐極

悼恭皇太子祐極、憲宗長子、柏賢妃所生、萬貴妃以為子、成化七年、甫三歲、十二月、立為皇太子、越月上旬、彗星見東方、明年正月、皇太子患痘瘡薨、葬西山、時有左道李孜省、能致太子魂與貴妃相見。

論曰、萬貞兒豈宜使之有子、既無子、豈宜使子柏賢妃之子、且以立為皇太子者使之子、甫月餘、而天以彗除之、而紀淑妃始不病瘵、不然、孝廟即六歲扶髮垂背、豈敢以機見、即見之、帝〻亦不能遽曰類我、當時左道李孜省能白日致太子魂、貞兒欲見太子、太子致不魂見、

皇太子載基載壡

哀沖太子載基、世宗長子也、母曰閻麗嬪、上即位十二年、始得太子、既越月、當名、諭禮部尚書夏言曰、皇子命名、宜教諭故事乎、言曰、臣讀內則篇、妻夫婦對語、非命子詞、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上曰、其儀上、先日、告太廟寢殿、是日、保姆抱皇子于寢宮、擇內夫人敬順者。使剪髮、爲角。上服弁御乾清宮。皇后率麗嬪。具服見。行四拜禮、畢。皇后侍立東西。麗嬪從。保姆抱皇子出寢西。至殿內、授后。內贊奏曰、皇后率麗嬪閻氏。敢用吉日。祇見皇子。上降座

命剃胎。遂執皇子之右手而賜之名曰載基。皇后敬對畢。左還。授皇子于保姆。皇后率嬪再四拜。次日、上御奉天門。以皇子名勅禮部宗人府籍玉牒。越月、皇子薨。勅曰、朕荷天眷。予丈夫子。雖即云亡。然嘗告之皇天皇祖。詔示中外。將冊命之矣。其謚曰哀沖皇太子。

莊敬皇太子載壡、世宗第二子也、以嘉靖十五年生、母曰王端嬪。娠時、夢神人呈冠羽衣予之。要孔。生三日、上祭告郊廟。晉加太牢一。頒詔朝鮮安南二國。蓋創禮也。十八年、上將視顯陵、同立為皇太子、使監國、并封次所生皇子為裕王、又次為景王、同日、受冊寶、于文華殿、故事、冊立皇

太子于文華殿諸王奉天門東廡而已中宮誤以皇太子
冊寶上宮中而裕王冊寶乃在太子所上不問太子雖立
幼未見群臣也上自顯陵還疾良久其明年得方士段朝
用將令太子監國而退行修煉之方諸大臣閧爭太僕卿
劉長以諫死其冬詞臣羅洪先唐時春等請以明歲朝賀
見太子于廡臣上怒曰諸僻試儲貳有必君父心其皆罪
職為民又明年御史楊爵極言朝政上復大怒吾其傳也
爵坐繫獄二十年上又以久病欲傳位太子禮部尚書崔
請上以獻皇御製上復恚曰爾等謂吾病矣即此新序傳
位太子乎是群臣莫敢請上朝者然太子寔弱不任年十

四而冠、冠二日、薨、太子生而靈静。不悦紛華。上方好神仙、以其動有仙氣、異之。既疾作。忽北面拜地別帝。曰、兒出矣。遂薨、上痛甚、諭群臣自引不孝、禮官議喪禮、上及百官期、上謂天子絶朞。令百官齊衰哭臨。冊謚曰莊敬、工部尚書顧可學言、重太子冠、其日風壞泰折坊、二日遣、泰興太同、未婚而死、曰折、爾雅曰、方澤泰折、祭地也、請、易折以、折、以基、後祥不祿。

論曰、帝。忽。欲。一。試。為。父。禮。哀沖方賜名、閱月夭、追尊皇太子、予謚、曰、其將冊命之夭、以將冊為已建。劌制也。莊敬數齡、得主特諡四異。亦劌制。好陳古則。而多臆行。帝

以為無禮矣。廷臣力爭太子與國、重得罪。繼又請明年朝賀太子、復重得罪。指前後疏曰、帝獨辭者也。莊穀生、然明永入、始無疾而非、別以折、何怪乎世廟之晚歲青詞也哉。

皇太子烱武

悳懷皇太子烱武、熹宗長子也、五歲薨、贈裕世子、隆慶元年、追謚悳懷皇太子、

皇太子慈甲 皇太子慈乙

懷沖皇太子慈甲、熹宗長子、母范貴妃、天啓三年十月、生、明年八月、薨、追謚懷沖皇太子、葬西山、初誕時、客氏與逆魏合謀叵測、時有和宦黃獻之知。禮部尚書林堯俞曉諸璫以古今順逆報應大旨。遂有珠勳法下者。客魏之計而沮。五年、皇第二子慈乙生、母任容妃諱陞妃、又春爲錦衣千戶、亦于明年六月薨、追謚爲悼懷皇太子、葬西山、

諭曰、未冊而殤追謚、稱皇太子、悲懷從此稍衷沖側衷
沖悼懷從禮廟悲懷例也、頒天啓中二太子何其若容
貌意如此

皇太子慈烺

獻愍皇太子慈烺、毅宗長子也、母周皇后、崇禎元年、冊立為皇太子、次子慈炯、早世、追封懷王、謚隱、葬西山、三子慈煥、四子慈燦、俱田貴妃生、慈煥封永王、慈燦封定王、甲申三月、李賊東犯、凡請太子監國南都者、為李邦華李國禎項煜李明睿史可法姜曰廣等、皆不果、賊圍京師急、十九日、帝硃書諭內閣、傳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諭至閣、閣無人、置案上、遂上不知也、及殉社稷、猶以閣臣得硃諭、書襟、遂有百官俱赴東宮行在之語、先是、別有旨、太子二王、送周田二戚臣家、及城破、太子倉

李翡周奎、叩門不得入、後走襄城伯李國禎家、家無人、騎
垣、為青紫垣所覺、開關奎、奎懼不識、曰臣得太子、以獻賊
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初、偽丞相牛金星
方入朝、有衲衣僧遞告曰、觀上急事、金星停轡問之、僧曰、
明江山已入李家、即未見太子處、分金星以非所宜言、怒、
命左右提之、僧笑曰、和尚只一頭、御若輩頭許多、將來
何逃之、數武忽不見、已自成以太子付旗鼓王體中營裡、
其永定二王、令將軍劉宗敏收之、許太子便服一騎東華
門大行帝后前、體中歸白相公、河南滑川人也、秦賊令榜
責故相魏藻德等、贖金訖、聞詰太子、及故事、太子曰、己矣、

若先帝不然、我果以史可法為督師、唐通孫甲為將、寧至
是、因為體中草藁、題。杜詩。秋興之一。聞。道。長。安。云。云。後署
故明皇太子慈烺書。及號東樂吳三桂、三桂父吳襄、及太
子二王、俱在軍中、敗還、過通州西門、有。父。老。漸。追。果。及。
儀于。太。子。二。王。者。已而體中訣太子隨賊奔遼閱、此。箋。梨。
兩。極。矣。自成死辰州之羅公山、體中北歸、箋。猶。在十一月、
體中獄太子以付禮部傳故明官監等往諜認皇親周奎
太監賈應庚不認百姓閧觀之隨有認者保者　民十數
人俱坐死收太子刑部獄中太子曰、謝先生尚在乎謝陞
至手書天字示太子無所答俄獄官進酒太子以獄官亦

曾建事先帝為細述本末欷歔絕時部臣錢鳳覽手疏力爭以為真太子保驗有証在部五日悲歡言動絕無粉飾朝論以太子必不真着錦衣衛重處而鳳覽亦坐誅後數月謝陞出朝忽發狂口稱明太子令錦衣衛疾拏謝陞去陞即日死福王立南都隨各有偽定王事以痾疾於言棄市未幾序班高夢箕奏啟太子在浙詔着內官李繼周即金華觀音寺奉太子擬南都權住興善寺復命司禮監馬朝進同東宮伴讀丘志忠等視之不識于是輔臣馬士英密請追謚先太子及永定二王以絕衆望太子謚獻愍永王謚悼定王謚哀有詔不許適私謁三月一日移太子入宮

越兩日、太子與高成穫虎、供赴中城獄、左都御史楊維垣言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狀貌酷類先太子、奉旨會審大明門外、兵科戴英覆奏王之明假冒是實。先帝嘗携太子中左門。試翰林吳昌時。東宮立何處。而不能答。問以嘉定伯姓名。亦不能答。遂有內官密疏云、初東宮足骭異于常形。每浴則見。莫之能識。隨令盧太監密詣馬士英細閱之。士英覆曰、其言雖似。骭則猶人。且云既為東宮。本脫虎口。不即詣官。却走紹興。一疑。東宮原質凝重。此人機辯百出。二疑。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三疑。且左懋第在北貽書蔡奕琛云先有假太子事是太子不死于寇即死于

北朝矣。奉詔復審、于是三法司定擬、王之明係高陽人。駙馬王昺孫。家破南奔。欲投寧南軍中。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非出己意。次日、高夢箕疏云、奸謀已露。而御史咪以瑞都察院掌院李沾並疏詐冒。上曰、王之明勿驟加刑。俟詔告天下。然後盡法。時有詩流傳東南、不知何人所作、詩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後開、海上扶蘇原死。獄中病已又暎猜。安危定是關宗社。忠義何曾到[illegible]。味然、大行何處遺。皆天空向椒園哀。於是各鎮懷疑。廣昌伯劉良佐、寧南侯左良玉、各有疏爭之、工部郎何楷疏稱東宮甚明、請靖南侯黃得功亦疏、且勿加刑、再待詳覈、江防督撫袁繼咸、日夜悲憤、具云各鎮武夫、尚懷忠義、以為先帝一脈、紛紜具奏、

我等讀聖賢書、識君臣之義、豈可依違苟且、與馬阮諸臣同罪于先帝、會有王妃童氏以間關自陳、詔繫獄、人心益憤。於是左良玉挾文武二十七人、合疏起兵、以太子密旨、爲名、歸清君側、詔撤黄德功等師、以禦上流、北兵遂下、五月辛卯、帝奔蕪湖不返、次日、百姓集七八千人、詣獄舁出、僞太子入西華門坐武英殿、取戲具翼善冠頂之、群臚呼、萬歲之明自殿中傳示、略曰先皇帝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注予小子奔投南都、寔欲哭陳大義、不意臣奸蔽障、桎梏幽獄、今福邸聞聲遠遁、其如高皇帝陵寢何、賴父老民人、抱持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冤、豈忍遽自尊

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暨士庶人等、念此痛懷、克勤會議、予當拱聽、共扶皇猷、勿以前不識于、稍生嫌芥、甲午、釋王鐸、高夢箕於獄、咸以為大、學士、夢箕出獄即逃、為士英居第、百姓立焚劫盡、亦隨盡阮大鋮楊維垣陳盟諸家、乙未、留都門開、北豫王問太子何在、忻城之龍以之明對、須史、之明至、王離席迎坐己右、又福邸被執、王令坐偽太子、下、云、先、帝、自、有、子、如、此、輒、自、立、又、刑、害、之、竟、不、即、討、賊、何、意、福邸不能答、北虜偽太子不知所終、

論曰、余讀科臣李清偽太子紀事、有云偽太子與高夢箕家人穆虎、中途狎、踴云我王和久之、見江南無不怵

思。故。太。子。者。遂。勸諭皇太子。以娛利。及本詔襟認講宮

中允劉正宗司業李景濂先言故。太子。眉。長。於目。此非。

眞。西宮素丸云。太子有虎牙。足下有痣。不。眾、刪。講。讀。何

所。誤以端敬為文華。閣講讀先後。誤以先讀為先講。閣

寫做何字。誤以孝經為詩句。閣寫字幾行。講讀問難紀

次。講案何物。俱。不。能。對、雖。正。宗。景。濂。彼。名。不。識。也人。繼又

閣親鞫吳昌時事、及嘉定伯姓名、皆不能答。閣臣王鐸

大。言。起。徵。又參綜憲李沾。始貌乞憐。自供王昌從孫之

明。非太子。手蹟付沾。據奏。時名對群臣。上。讓。下。不。成。語。若

曰果故太子。即以為皇太子。若不真一為欺欺。嗟乎蒼天。故。

生一偽以疑真尊亂弒而所為王之明者又倒讀為明之王似有意謂之者疑卻使人易信且適有童妃被掬一事則信都城外之而從為疑真偽淆惑中外遂以上不念骨肉倖火最急人情益解散嗟乎雖人事亦天道固之矣

罪惟錄列傳卷之四

諸王列傳總論

漢非劉不王。然於七國之自王。明祖是意。生而王為同姓。其非同姓。追封則有之。揚、徐、隴西、滁陽四王。開國六王外和允中、追贈嚴江寧陵二王。靖難則東平河間、南征則定遠、土木則平陰定興、邊功則寧陽定襄宣平、北拒則中湘、共贈王者二十有一人。其生封足擬者、忠勇一人耳。若同姓王、太祖以下獨繁。合諸廟不能悉。而後世之僇〻殺王建庶人之後。此德不化。而孝無或王者。搜英廟之釋高墻。不忍乎庶人之有後也。弘治中、台人繆恭走闕。請。封建。庶人後。[illegible]

奉祀懿文皇太子。豈漫無所指。而作此悖人之言。奉行而求其指名不得。恭之此歟。罪當不赦。要之。庶人。非。無後。亦自。不敢。有。其後。或異其姓。或故夭之。情勢所必然耳。然諸王之傳。以疑而疑。而將軍者有之。以疑而郡王者有之。未己也。以疑而王者有之。蓋勢等則重。言之。例定則不終。言之。重言之。誰執其咎。不終言之。繫書而止。蓋不終言之者屢屢矣。洪武初、酷。欲。強之。求。樂。後。不得。不執之。務之以教。則礼義雍容。維城攸頼。務之以不教。茅於錮癈。雖才無所自勵。其不才、不可言也。嗟乎、當。環。李。流。氣。孔。熾。之。日、即不得。北。平。五。軍。樵。根。南。服。即。如。瀟。煦。寧。濛。有。一。於。此。任。其。跳。

盡或猶不失光武紹烈大計而不可得也為抗疏移刺若異姓無王而賜國姓也有王輸之忠勳其於同異何啻邪至于戚外異姓之異封王者為秦為晉為蜀皆一字為漢陽為延安為鞏昌為慶陽皆二字雖數服不一而卒身膺之當此時猶以非姓不王之故艷是名勳為奔走則又相制也所不及料也矣稽是古封王以地國初諸封或不盡然所云王其地者夫何又封國犯複祖孫疑如太祖初封吳王惠宗弟允熥亦封吳王弟允熞封衡王而憲宗第六子祐樘亦封衡王太祖長兄追封南昌王而寧王之後又有封南昌者亂臣夫弘亦為盛朝之累

異姓諸王列傳

滁陽在翼運中
隴西附恭運中

揚王陳公

揚王陳公維揚人避地盱眙津里鎮為淳皇后父洪武二年以皇外祖考封揚王妣王氏為王夫人建廟於太廟之東詔歲遣大臣主祀明年中都守臣上言陳公墓在盱眙公少時危宋躍海島舟破將沉脫起陸鼓瘡瘢起糧盡且死夢神人戒勿食馬明日衆饑果啖死馬乃以夢故不從獨治旋又夢紫衣人以杖觸起驚寤則身在艤中會颶風艤且覆公僞叩齒揮神如衆須臾風息衆感之舉酒謝且饋大魚歸津里遂訖至衛以治生二女季即淳皇后也卒

年九十有九。上曰、吾固聞之矣。立命中書省改立揚王廟於盱眙墓次、置洒掃戶三家、設祠祭署、有司歲以仲春秋祀、宋濂為文碑神道、長女適季、為王後世主祀。

論曰、中都守臣奏中本之織字。則揚王為後明矣。然淳皇后果能後揚王。女良勝男。揚王忠於亾宋時。辛苦海上。閱。九十六年。女之子起代亾宋者。戮力中夏。揚王之教然也。究竟。揚為勝爺。失運厲陳。公能揮神。不能御神。奮乙酉。一臂。予。

徐王馬公

徐王馬公為孝慈皇后父宿州閔子鄉人少事農貧殊力疾仇閭里憚之元末使氣殺人亡命定遠從之江淮驛騷饑困轉徙滁陽王郭子興以定遠豪俠起稱雄馬公與其媼鄭氏攜季女依之未幾公與鄭媼並棄世嗣昆閟夭不傳子興乃女其女會太祖入濠屬子興麾部積勞子興以女歸之是曰孝慈皇后洪武二年與楊王並立廟太廟之東繼以典禮無稽始即公墓立廟仲春秋有司致祭設宿州祠祭署以隣人武氏世為奉祠守王墳洒掃戶九十家四年諭礼部尚書陶凱粉飾帝諭為文碑之

論曰、帝諭礼部凱、翁以愛女託諸好友郭子興、又云子興愛如己女、顧帝春行且為汝擇配、夫馬公以宿州豪家走從遠依濠長定以從我愛女之云當為孝慈故頌美居多按滁陽夫人張所云勿令定他人是以孝慈竊由帝也知出智巢、猶之以部卒遣息、令朱公子有內硬云耳。

同姓諸王列傳

壽春王五一南昌王興隆盱眙王興盛臨淮王興祖

壽春王、為熙祖長子五一公、太祖、世祖仲八公、生三子德祖而外長六二公次十二公以親盡、不及封、德祖為四廟第一、長子四五公、暨懿祖支子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咸以推恩、不及、惟壽春王為仁祖長兄○封王伊始○太祖皇伯父也○壽春四子、長封霍丘王、次下蔡王、次安豐王、次蒙城王、皆太祖從皇兄○兵後相繼殁○合計皇從兄以下、王九人、配皆封夫人、霍丘一子、封寶應王、安豐四子、長封六安王、次來安王、次都梁王、次英山王、皆太祖從皇姪○下蔡蒙城

無後、諸王再世俱不傳。獨。棗。城。王。夫。人。田。氏。以。節。行。稱。南昌王、係仁祖長子重四公、名興隆、或云名鎮、太祖嫡兄也。生二子、長大都督文正、不得封、其子守謙為靖江王、次封山陽王、而盱眙王、係仁祖次子重六公、名興盛、或云名鏜、而臨淮王、係仁祖三子重七公、名興祖、或云名釗、皆太祖嫡皇兄。盱眙一子、封招信王、臨淮與山陽招信、並失傳、惟。靖。江。得。世。追封皇姊二人、長太原公主、後加贈太原長公主、所適王七一、為駙馬都尉、次孝親公主、其駙馬都尉恩親侯李貞、加封曹國公、李親進曹國長公主、貞亦贈隴西王、恭獻、

論曰、三代弗論、漢唐宋之起、皆有兄弟。即漢仲有若無。

而唐宋寖替遷。有成勞。且代之。元季諸雄馮行篡、最捷摯。而太祖骨肉零落。悉委地下。合計壽春以下、皇從屬九人、皇嫡兄以下從子三人、止大都督文正存、而牧是。義。子。從。征。代。者。頗。衆。即。姊。子。猶。曰。朱。文。正。也。為。六。王。之。一。嗟。夫。運。去。而。義。子。存。天耶、

太祖二十三王 齊王榑　湘王柏　谷王橞　寧王　植倶入叛逆目中　其子補不封

秦愍王樉 隱王尚炳　惠王公錫　簡王誠泳　定王惟焯　沂陽王誠洌　世子妃劉氏　渭南進封妃張氏

長史　尚綱

秦愍王樉、高皇帝第二子、高皇后出、或又曰、李賢妃子、洪武三年、受封國西安、元妃、故元河南王王保保女弟、保保屢為邊患、上招之數四、不降、已而兵敗、回、能、以香妹配皇太子、第、送款、上許之、及、內妹、保保復、遁去、上以賜秦王樉妃、寧河王愈女也、上使耿炳文為王作宮、宮瓦碧、王以其異帝制、怒炳文、上召王還、方食、擢髮、縮於箸、予以紅杖紅撻、一伻、思之、樉市人浙江、上責長史等不戢、悉誅之、孫委

王以兵事得專行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令整肅秋毫無所犯二十七年率平羌將軍齊克正征降西番賜璽書賚萬計明年薨在位二十六年册謚有云夫何不良竟殞厥身愍王六子長隱王尚炳嗣炳和厚廉素成祖初即位使者以詔至炳屢不出迎亦不見使者上械長史與以下賜王書曰昔齊桓拜胙遂以霸國晉侯惰玉見譏無後王勉之并責其弟永興王尚烈擅箠楚人令王戒戢炳卒循於禮子僖王志堩戲而能立溫恭孝敬薨弟懷王志均以渭南王進封妃張氏未婚而寡宣德中令入宮守服王無子弟康王志𡐤以富平王進封𡐤好古強學坐罪辭

三護衛、章皇帝還予一護衛、然亦數聽細人、訐奏都御史陳鎰遠屏宮屬、竄死軍衛。子憲王公錫、好文睦族。嘗闢閣招延士大夫。以賢名諸藩。子簡王誠泳、哲德藏身。比於古人。折節士大夫。郡王以下。望而畏之。好為詩。都御史雁泰罷居章曲。泳出入溫泉。時從款接。亡子、以從子秉欓嗣、是為昭王、正德中、傳子定王惟焯、々事祖母至孝。每旦焚香望闕、為上祝壽。嘗請潼関以西、鳳翔以東、河堧地、不許、以謹身修行聞。助太廟工黃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益歲祿二百石、玉帶一、堯無子、再從姪宣王懷埢嗣、埢善、為、宮詞、奏辭本祿千石。以給藩宗。勅奬、歷靖王敬鎔、敬王誼漶、々

無嗣弟誼漶以紫陽王進封按一作愍王五子其支興平王秉櫨正德中嘗為詩壽太監劉瑾上誅籍得之上大怒内輔東陽廷和力解乃不問沂陽王誠洌以孝聞居喪加古礼喪夫人不再娶其祥也嘗草華堂中萬曆中王誼濼為弟中尉誼漢誼漶乞加封郡王將軍及女封郡主祖例藩王田中尉進封者次子不得封郡王上以父無嫡子乞先封庶長子為郡王以待嫡禮部范謙爭之馮琦曰庶長合封郡爵他日嫡子生則郡長子郡爵如故恩澄不可侍郎郭正域是之竟寢其事崇禎十六年賊李自成入關中秦王存樞降賊授權將軍世子妃劉氏獨不屈向賊曰國破家

亡。只。求。一。死。賊。不。敢。辱。遣。歸。外。家。秦府長史章尚絅投。印。井。御。趾。端。礼。門。再。拜。自。縊。死。

論曰、王樉髮箸未化。然亦不即尊。亂。隱王。炳之。不。迪。乇。知。諂知。之。愚蘭、定、皆守尚炳之教。沂陽篤孝。董草不藝。循礼之鑒於天也。存樞降、辱閽権將軍與不關蕭訥大異。是。所。爲。以。順。爲。正。者。矣。炳世子妃從、一以終。樞世子妃。求死不辱。皆可附孝哀孝節之例。碩。張。猶。烈。女。之。不。更。而。劉。則。忠。臣。之。不。事。矣。長史尚絅與福箸之承奉從昇。俱。爲。共。姒。最。氣。

晉恭王棡　憲王美圭二妃孫氏石氏端王知烊簡王新㙉慶成王鍾鉉奇源西河王奇瀬

晉恭王棡高皇帝第二子馬皇后出或曰李貞妃子王妃傅氏為潁國公友德女祔之國太原中道撻膳夫帝與之勅曰吾率群雄平禍亂不事姑息姑息獨徐興祖為吾膳夫二十三年矣小子識哉棡倫目美髯顧盼有威多智數署裂人於奔馬或曰藏兵五臺山坐廢懿文皇太子為調護得復國以安車迎相桂彥良繼汪河為相洪武二十六年總宋國公勝兵出塞捕虜時燕代皆從燕王深入王不及還上責王王不能在位二十八年燕王間諧王王以憂薨子定王濟熿嗣建文初徵兵禦燕長史龍鐔功王發兵燕王

潯國、坐王縱其下而逮鑲獄死、王懼、上還護衛、不許、曰、皇祖、錫也、平陽王濟熿者、王棡第二子、初封聞喜、改平陽、性譎戾、父恭王勿愛、及兄濟熺即位為晉王、追憾其父、不解、於濟熺、永樂中、嗾弟慶成諸王、日短之於朝、而陰結府中宦較、共力誣搆濟熺父子、咸坐廢、幽恭園、而身代立、濟熿既王、嬌殺其嫡母、逼蒸恭王侍兒、裁絕濟熺父子飲食、濟熺困恭園十年、恭王故。府中。媼、不能。平、走。訴。上。以故承奉左徵為証。徵者、濟熿嘗誣其佐王為逆。以械繫京師獄。上出徵。問前故、立釋徵。馳驛召濟熺、徵馳入園空室中。解王糾纏。相持哭。府中人傳言徵繫死久矣。及至、乃大驚。濟熺

與子羨圭見行在、憊甚、成祖憐之、封羨圭為平陽王、使奉父濟熺以居、予之故達伯灘田、濟熿自是益怨望、出悖語、持前恨奪灘田、不與、成祖崩、勿服也、使奇人代縗臨幕中、仁宗即位、念嘗與故王熺同學。勑濟熿善遇之。與故王列。厚賜之。加歲米。且手詔熿、還達伯灘田、熿必不與、廣致妖巫府中、造詛咒仁宗、棄群臣、亦不服喪、宣德初、咒詛寔益露、自度不免、交通漢王高煦謀、不軌、寧化王濟煥告變、上曰、勿洩通、所通漢使者、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復奏濟熿擅取屯粮十餘萬石、給護軍、日夜造兵器、且應漢、上降勑召王、王始懼、辭王爵及護衛。既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王

伏地哀、請宥。上徧諭諸王。晉與漢合謀。驗不誣。朕不敢以
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屏居鳳陽。誅其同謀及
妖巫數人。而奉祠成敬坐謫戍、自訟冤、下之、腐刑、敬涇陽
人、以永樂中進士選庶吉士、改晉府奉祠、後為內官、監景
帝甚見親信、子凱、登進士、病篤、上語敬曰、若子凱生平志
何官、敬泣對曰、願出入禁闥。犬馬自效。上輒恩授凱吏科
都給事中。凱聞命、旋卒、英宗即位、立、美圭為晉王、圭和厚
易直、恭事朝廷、以愈篤、薨、謚曰憲、二妃孫氏、石氏、自殺。以
殉。謚貞節、子莊王鍾鉉嗣、鉉仁、謹、博古、善法書、摹絳帖、而
廣之、表、於朝、孝宗賜書嘉歎、王六十一年薨、世子奇源、七

子表崇皆幼及王而曾孫端王知烊嗣追封奇源為靖王表榮為懷王奇源好學有至性母妃病徒步禱於神及薨乞廬墓孝宗慰而止之端王孤方七歲知哀居母喪嘔血三年芝生其寢好儒斥佛老乏子以靖王支子簡王新㙋嗣王母尚太妃教㙋嚴時跽㙋林下尚疾㙋叩頭露禱左相朋每陳壽言輒下拜王以時勞苦國中吏士賜予加自奉王無內道時樂酒與寺人作嬰兒戲自鮮其老也以弟新㙋子慎鏡拆府事三傳王求桂有賢声按恭王七支慶成王滑炫者始生之日高帝方御慶成之宴喜曰長封王以號國故王不以地而以慶成炫嘗以圖書擅給驛馬被

請諱、奉命練武潞州護衛軍卒為盗、遣捕炫曲庇之、坐召還、子美埥代立、淫令其總旗誘致妓與姦、二小旗為盗埥隱、焉而奸其妻、為人所訐、薨、子鍾鎰嗣、多子、妃妻可二十人、四十四子、及女可百人、皆長育、百六十二孫、五百有十曾孫、當王之身、子孫百人、多不能相識、憲宗時、命圖入家慶、上為不悅、曰、乃大靡吾炊、子奇湞嗣、孝宗嘗賜湞請生兒使贊書、父之、乃以奉嗣、弟奇潤抗父命、殺人奸占樂婦、慶廢人、又支學化王濟煥、正統己巳之變、欲卑其子六人從軍以報恩、詔不許、再傳鍾炳、姬其父妻、多通奸衛軍妻、不從輒殺之、死者八人、孝宗時、冠炳書生兒、草其歲祿、虐殖益甚、幽高墻、又夫永和王濟烺、有内

史誠自宮不淨與王宮人通王夫人枎死所通宮人誠以
他事請王毆死夫人及其母有欲發其事者娘輙殺之以
滅口千户珙為娘治私宅居王所奸妓妓生女珙請以子
為儀賓事覺珙與誠皆坐斬王薨子美塢嗣塢烝庶母亂
其妹致軍舍八人同奸其宮人聚見致死勤其妃與所愛
者通妃絕之其所烝庶母生一子詭為宮人所育請名於
朝事覺誅軍舍削美塢為庶人而定王八支交城王美埦
者王妃悍妬数箠死宮人母妃居定坟以避之以不孝賜
妃自盡西河王三傳奇溯三歲而孤孝其母母病渴祝天
甘泉湧渴愈方山王再傳鍾鍉老無子以所產女易外家

男請名實覺爵除寧河王美塭成化中所居府有妖為祟夜或為神像或為王侯擧火將焚其宮次年冬宮果被火冠服器用皆更賜之崇禎十七年賊李自成陷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人以晉王去攻彭義門令代王與晉王並左右席地坐仰攻城

論曰王棡以燕間憂懼偷處于濟熺之日懷厥恨自奔走金陵不遺力且平陽去燕不十日而近燕不危疾走魏都之計予以不從南下欲盡平陽南下則必費錢曰東昌鐵騎能北衍夾斃無完燕也齊熺之從長史鐔以兵出忠志無疵然峡曉情勢不復可任矣端簡西河咸以孝

閩、而慶成王鍾鍈、傳子遇太祖偕。再傳一百六十有三。三、傳五百有十。蓋不德所自稱也。崇禎甲申、晉王不早決、輒從逆闖觀兵燕、初、愍王美圭之冀妃之從死者二、王。歟。兆。加。卿。生。懟。矣。

周定王橚子有燉妃冀氏夫人祀氏

周定王橚、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或曰、高皇后無子、育于孫貴妃、妃卒、服以慈母斬衰三秊、初封吳王、國錢塘、工部請建王府、置護衛、上未可、秊以浙財賦地、改封國開封、即宋、故宮、為府、初、王之國、高、后、遣、慈、母、從賜所。御。袍。若。杖。一。曰、王有過。被袍植杖。坐責之。如我也。王好學、能詞賦、工書、從上所賜元嫗、得。聞。元。宮。中。事。製。元。宮。詞。百。章。時人以比之三輔黃圖。又以國土夷曠、庶草繁蕪、辨察其可佐饑饉者。種植四百餘種。繪而䟽之。名曰救荒本草。請得周是修為其府奉祿、二十二年、棄其國來鳳陽、上以擅離封

地邊之、雲南、不果行、建文中、齊黄輩獻翦燕之謀、以橚燕母弟易取、欲先周、而王亦自為備、相王輸隸王、上不納、輸斷指佯狂去之、或告橚反、上佯命曹國景隆備兵於邊、假道周、猝圍王宮、執橚、竄蒙化、別安寘其諸子、已復召還、錮之、成祖入金川、出錮、橚與齊王榑拜且哭、成祖並二王按轡登樓、相勞也、已復故封、加祿五千石、以開封地於河、改建邸洛陽、不久、仍還開封、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曰、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晚年橚數有過歟不問有告橚反者上遣都御史王彰諭意橚大懼上還三護衛上悅、橚辟長史劉淳為世子師、時端禮門槐枯數

輮淳勸精引笞自備輸役榮撫名其槐為撼忠仁宗即位、復加祿五千石、櫟王五十六年薨、子憲王有燉嗣、燉博學善書、為世子時嘗有東書堂帖行世、所製樂章新聲大梁人能歌之、嘗以獻諸朝、宣宗答以優衣一襲、磕瓜一板、王大慟且薨、遺命與從僚妃夫人以下毋從死卒必有欲毋者熠其家王薨、妃鞏氏以死殉夫人祝氏等數人亦同死英宗咸賜謚、厚葬之、亡子、弟簡王有爋以祥符王進封、先是、汝南王有爋與新安王有熺並恩祥符、乃僞為爋與趙王書、語悖、擲道傍、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徵爋至、爋曰、必爋亂我、逮爋熺、訊服、詞連熺、爋熺志行故不臧、火與高煦善、建

文中、告父定王厓、寔出其所遣、廷臣乞誅之、上赦勲、居之大理、熺喜、食生人腦及肝膽、薄暮、每伺人於門、輒闌入殺而食之、以故新安即前日未晡、斷行跡、勲故亦數造端誣𢙣王燉、上為書諭燉、不辨、宣德中、錄誣簡王有憾事、詔勲熺同免為庶人、居熺京師、已復其爵、按定王十五子鎮平王有爌、篤學、多材藝、工詩歌書畫、騎射毬鞠、作道統論歷代賢王傳、以壽終、簡王十二子、再傳懿王、八子、其支清河王同鑣、嘗挾姬夜遊、巡甲止鑣、上使人截甲耳、又新會王睦㮊文而恣、時睦樿以通經、舉為宗正、㮊妬之、誣以獻女得宗正、為艷曲、便府中歌以辱之、萬曆初、以宗祿缺、進

給事中萬象春行議諸王府限制贍賁宗睦㮮嘆曰是督黄復出聚宗室千餘人盟府門出飛章中睦㮮羣擊之盡其鬚髮曰皆爾謀而群上書抗詔坐廢幽高墻睦㮮係鎮平王後為鎮國中尉父安河以孝聞娃十四月而生少端穎朗詣李夢陽一見奇之與晋江王愼中鄭陳束講社當是時河洛間宿儒衛居聘名易和太芳名書周伯昌名詩周泝父名春秋許守謙名禮㮮先後從之遊尤邃于易春秋易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莫備于唐李鼎祚刻其集解以傳而自為春秋傳明筆削之旨時海內藏書家称江都葛氏章丘李氏㮮盡購得之起萬卷樓諷誦其中一

切諸王孫世祿之冑。洎加也。往來士大夫。叩以經濟。鑿鑿
中歲。客搢登至者。悉銘轂之。初、高陵呂柟仲木、與楊誥易
東陂之上、驚曰、子輔嗣流也。新鄭高拱問易。曰、太。易之旨。
以退。爲宗。語含諷切。自爲宗正。絃誦之聲徹朱門。年七十
餘、卒、門下士五百餘人、頌德闕于朝、予祭葬、再傳悉、玉、二
十、三、子其支平樂王安泛與世子安潢及弟安湀、競置囹
圄刑具、集亡賴爲私人、擊斷無諱、從之、安泛與安潢惡、安
潢奏安泛私壞宗廟社稷儀仗、柒作諸壇廢、奸庶安、毆死
人、安泛亦誣奏世子諸不法、會赦、安潢卒、安泛侵凌潢妃
殊甚、孝宗時、使々往案、安泛益持前誣所連千餘人、上削

安泛齋、降庶人、又傳平王安㳘、修東馬、盛賓客、延教授蕭
雅請書、周自定惡以來、率諱死、凡喪葬事、毋敢王聞者、死
則曰老、曰乾、而安湫特爲規、雅殯殮、三日、再傳悼王九子、
其支南陵王睦㰘、博學該物、康介節儉、無聲色之好、所居
瓦屋不繕、嘉靖末年、上書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
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
饕餮、設科掄、以廣孝思、立優制以省祿費、上嘉納之、比子、
除、再傳恭王十四子、其支汝寧王勤𤇊、嘗病腫幾殆、妾劉
焚香祝天、單衣三冬、以分王災、焚果愈、及樊薨、自經從之、
詔賜旌表、再傳康王四子、萬曆中、南宗凡三萬二千八百、

九、十、七、較諸宗嘗數十倍、而貧甚、或有從開封來、目擊周宗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有年餘三十不能婚者。有暴露十餘年不能葬者。有行乞市井。傭作民間。流移他鄉。餓死道路者。以聞上。上覽而憫焉將軍安㴲、性至孝。父病、夢神授之。割臂和藥。病已。後廬墓三年。詔旌其門。晚益尚名理。延納詞人。上稱㴲為小山。榮禎十四年、賊李自成寇開封、時河南飢、通判白、尚大、巡、夜、墜、城死。民爭取煮、食之、王恭枅捐粟五十萬。活屑。麥餿。守。者。守。加。賊退。十五年九月、河決開封、王府第沒、王從後山踰出、率宮眷及寧鄉、安鄉、永嘉、仁和諸王、浮舟西城、時失

水者率緣舟々且覆于是以刀斷緣者手々盈舟樓城堞
避兩門樓之下推官黃澍等護王河北之鄉閣坊又明年甲
申賊南下巡按御史陳潛夫保王恭揭南渡依會監國越
敗入海已而其支安昌王乞從監國乞師日本々日本師不
出舟山敗已野死有子從母逸難々已從杭淨慈寺受拂
于豁堂和尚母密藏故王印不令子知憩南直之松江野
庵々故有僧利其貲飾宇安其母子々知王家不知為王
僧并不知其為王家也母且卒乃露其印于子且囑僧善
其子僧磬晨朝之稍々聞于寄單每作耳語為巡者所迹
事連豁堂々豁堂簿對其故善知識他何知則主讞者方別

恨鄉紳鄒貢生以三字聲疑遂寒遠貢生于宦脅其金不與與鋊堂對勘重鍛鍊之必鋊堂誣扳鋊堂必不識貢生質生亦不肯服鋊堂善詩賦擬勝事有之于是安昌王子與野庵僧咸訟繁數百人而鋊堂與貢生二人免

論曰王楠非有大失德告密本子有熱熟與高熙最聽煦豈能為人子扎煦即為人子豈能為人臣扎永樂中楠數有過且不論乃建文時敘啟先緣周以事緣周而告楠者至矣即使告密不誣料非果能禍國亦宜曲貸再三餘輔導戒護衞即否適聞諸林父與公論之使不道之迹大著恩仍歸朝廷迨萬不得已兵貴先發亦萬

無用假道故習矜挽取之能便賀數勝且不煩再聽瞰與亂鄉不一而足也託藥王同母亦即非先孝廉同母缺然自近始與燕以來而聯伍者仍以九江為自露其貫矣九江自以前捷而受任禦燕不辭為自志其實矣構之傳文訓而進于理學慕王有墩東書堂于蕭可觀也鎮平有墳南陵睦樸一慕善多材藝論古合則一訣物節廉條宗議鑒鑒可行將軍安渢頗延納孝行旌門而博平安溪修謹屢首讀書至于中尉睦樸號為通經河洛宿儒咸就講貫萬卷樓乙名藉其中誠一時之盛也而世有貞烈如慕王妃輩夫人祝汝罕妻劉咸以死

御則刑于有素矣。若夫有墻之喜，唉人檻，同牆之夜截人耳，安攏安淡之私刑人，安泛之數廟器，更有甚者，犯倫不肖，蓋自宗嵩浩繁，教學鮮少，萬曆中，周宗幾三萬三千，且傳皆更數倍，宗正之難為工如是也。

楚昭王楨 憲王季堄 景王季椒 通城王盛 澂〻弟濂將軍華僕 徐學顏

楚昭王楨、高皇帝第六子、母昭敬胡妃、楨初生時、適破楚武昌報至、上喜、問羣臣、武昌、古何地、對曰、楚、上曰、子長予楚封、及分封、王楨齊、鑄齊實、三舉三獻、上忽憶前事、曰、封齊非初命、遂封楚武昌、上賜楨經史、楨録、御註、洪範、及大寶、藏於座右、特覲省、十四年、率江夏侯德興、討散毛諸洞、明年、討大庸諸洞、十八年、興信國和討擒銅鼓五開蠻、餘黨悉潰、二十年、討雲南阿魯禿、趙武関、至鄜州、擒之、二十四年、征西番、二十七年、通州杜四子叛、討平之、復討全州叛猺、明年、討桂陽山寇、平之、又明年、靈溪黔陽諸洞叛、

王自沅州深入、據平之。三十年、熒惑入太微、會王子巴陵王薨、上勅曰、人君候五星出入。所舍何分。進退休咎。務必知之。前與爾天文書一帙。望爾知星象。慮禍福。修人事也。太微天庭、居翼軫、楚分也、順入逆出。入十日矣。王子疾逝究不止也。尚省慎以回天意。其冬、工妃果薨、是年、與湘王栢率師十萬、往征古州叛蠻、楨不親蒞軍、措糧糗無方、上謂王不即、楨居國樂善奉法。成祖入國。召為宗正。王五十五年、子莊王孟烷嗣、宣德元年、詔發楚蜀二王護兵、各千人、征安南、五年、平江伯瑄審奏湖廣東南大藩、襟帶湖湘、控引蠻越、交廣黔蜀之會、人民番庶、商賈輻聚、楚護衛之

官、交姻連婭、槃枝延蔓、小人行險、或生其心、乞陛下借之餉名、選其健銳、使轉漕京師、因而留之、章帝曰、楚王故無過。不可。王聞之懼。上還兩護衛。而留其一。王敦慎好學。所招引管時敏、貝翺、雷貫等、皆文學之士。薨、子憲王季堄以武陵王進封、事母妃鄧至孝、鄧疾、籲天、願以身代、侍湯藥、不解帶者數月、亦以文學稱。著東平河間圖贊。士林誦之。無子、弟康王季埱以黔陽王進封、正德初、埱。疏。論。逆。瑾罪。不報、三傳愍王顯榕、以長樂王進封、儀賓寶者、與其弟宗多營利、榕疏之、宗室訟寶、榕弗庇也、而收其賜田、寶怨、使弟貢誣奏榕、謂宰臣王海與其府中人呼榕萬歲、誘榕演

武設水戲習水軍即訊不寘削宝為編民王世子英燿見父榕宮人方兒悅之私烝之外舍榕知之禁方兒北園宮其狎人陶元死之居無何榕與諸王泛湖登臺倡么兒侍酒燿又悅之通之於湖亭明日燿具大篚使其卒金與良輔私篚么兒致之館榕怒甚發聲死二卒二卒倶如元也告燿曰王怒世子之位不可知矣不如先之會元久世子置酒享榕匿力士壁後酒酣王從人下受縛於士出以銅爪檛王榕瞿曰燿々腦出死燿使取銅鞭々父屍迎么兒為新妃廢祖端王之宮遷其主事聞遣斬英燿揚其屍焚人柵捲破頭王時武岡王顯槐奔救王榕鏃傷臂詔賜金

希、嘉之、昭王十子、其支崇陽王顯休者、為王格主宗祿、演之、宗人怨、鎮國將軍顯梈與其舍人虎言之朝、格之、梈怒、笞梈斃、需爵梈千金、會梈將朝於格、上與鎮國將軍榮滑、鎮國中尉顯欅顯蕖、袖鉄椎待之麓郭、格擊梈死、事聞、休坐死、滑等幽高牆、萬曆三十一年、楚宗人華越等二十九人、許王華奎非真、楚先恭王病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為身、抱妃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綍舍人王玉子、為華壁、以為孿生、奎得嗣為楚王、而壁封宣化王、越妻如言女也、故知之、而儀賓汪若泉先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事寢、至是復發、則華奎襲封二十

年矣、禮部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右宗人檄疵王、并及輔臣沈一貫、而輔臣沈鯉、佼右正域、户部尚書趙世卿等又謂王非假、於是臺省閧部、互訟不休、上卒以王、為真、科臣楊應文竟參正域罷去、已而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墪、後請勘王、假不報、三十二年、王華奎輦金諸貴人、至漢陽爲宗人所發、兵備道周應治械宗人檄所勘、於是諸宗咸憤、走訴巡撫趙可懷、可懷爲王節詞、此將內助大工、被劫、方訊、人走械、擊可懷死、應治等傷、一貫以為叛有詔旁郡兵合剿武昌、參政董漢儒薛三才曰、是激之亂也、望城三十里外、不入、一貫後覘逆宗反形大著藍鍳者

塑王誕捏尤甚且云盡見軫翼係楚分事不可忽由是坐謀叛大辟者七人禁高墻者數十人而奎王楚如故久之以輔臣葉向高語楚宗溯繹崇禎十六年賊獻忠陷漢陽三司請王甲權宜餉軍不可及武昌陷賊以箯輿籠王沉西湖遞其金數百車盡時左長史徐學顏承天人城破與賊格鬬左臂斷右手尚搏刃不仆賊支解之闔門死者二十餘人湘陰王儼鉀全邸遇害而朝陽王甲書聞武昌陷棄其封避兵蒼梧州諸生嚴燦者素與王善以福京中書舍人贊王世子襲封聞敗燦與嗣王共艱難更姓名入猺中自保又通城王盛瀲昭王九傳支也與其弟盛濂及宣

諭華堞、棄家從吳之笠澤。明年甲申、國變、又明年、南都失守、及潞王以杭州北降、薙髮令下、所在挺起、閏六月、吏部主事宜興王期昇、仕迎澂等笠澤、治戰具、檄諸奉勇、札授材官練兵湖中。於是諸義金鎰韓茂貽陳萬良等數十部俱集。襲有長興等縣。亦一破郡城。卒以糧竭不守。八月援進士中書盧象觀於苕之北門、不及。象觀死之。澂知不可為、委其衆進士吳昜。身越海、依監國魯紹興、嗣與永豐伯張鵬翼協守衢州。丙戌六月、監國棄紹興奔台、金華遂不守、澂分督衢三門。以義激民兵守固。力竭、鵬翼約澂五鼓背城死決。未發而門開、北兵入。澂自縊。鵬翼自有傳。弟盛

濂不知所終、華棣宗用章、杓、楚𨻶、以將軍叩閫上疏請聯絡山砦義勇。身先擊賊。詔授御寶諭將軍。從盛瀓等入浙。時潞王府走杭州、華。增。衆。厥。入。謁。說。族。渙。之。計。王不省、從陳弘範都迎、竟、北、去、不、返、閏六月、大江以南、鄉郡一日起。作難北兵。不啻數千部。有王教主者。先數百人走武林。華堞夜出迎之。拜馬首。公等為江南互戈第一。願鞭弭從。已破閘入。頗兵寡、不敢動。被蹦、盡屠。横華。堞間脫。後往合盛瀓湖雲。不得利。走徽、畏創殘。恢復數下邑。鄭遵謙起紹興。欲稱制、王之。不可。魯王監國紹興、勅原卿出督浙直陸師。是時。華。堞。以。忠。節。感。人。慕。從。者。衆。十月、左尹主走閩錢馬

諸部並議合從且渡江時黨事未解或以王有功當貸曾御史陳潛夫疏左尹止之久之曾封靳安王不許閣亦馳敕封華墀為楚王而不許曰臣無家王何處明年六月紹興敗亡走入長興山中將為所欲為不利走廣西於永曆三年六月積憤病殂金城

論曰王楨久兵間竟洪武中歷摧盪番猺獨于古州之役太祖嘅禰不武知前此奉先声以衍非果如燕之知兵者也觀壬午之後徒用樂善守法名填宗正記曰征之為言正也不能贊一伙北向其誠然之宗正矣乎一再傳孟烷季埦文行可觀若季埱之論逆瑾持義繩君

側實本祖訓雖不報以愧廷臣之不論逆理者華奎實非楚系為恭王妃兄之子而蒙華奎之非楚系為恭王妃兄之女、壻華樾也子女同父言之胡不真且此時貴賤殊婚樾即宗人亦嘗有所長觀即何敢危犯此無指又宮婢胡之詐身舍人王之學壁証鑿之也或以二十年相安蒙後時蓋由葭莩素睦求殺則持之而況儀賓汪之訐奏非一日之故也必釁生以不足故示有餘耳至于東安、武岡、江夏、一口是樾奮孽撫臣趙死是必其義可以動衆不然王之華金胡為賄而閣部沈郭等咨自為黨直欲以叛加楚宗以非楚長有楚爭卒之嗣

僞系者○為獻賊寵沉西湖○楚不長矣○甲申後、通城盛瀲兄弟、兵耀笠澤○死殉三衢○允扶宗之正矣○宣諭華襟、不、釋耒麻者十餘年○再與崇封不受○是誠楚昭之嫡系也夫○

齊王榑

齊王榑、高皇第七子、母達定妃、國青州、洪武十六年、上令王出獵開平、且備胡、二十四年、再出開平、與潁國公友德共事、有詔勿相參奏、建文初、府中人曾名深告變、召至、訊得實、廢為庶人、時周王已削爵、與王並禁繫鳳陽、燕兵入、急遣往衛二王、二王頗不知、大怖、伏地哭、已乃大喜曰、惟燕能生我、永樂改元、復其封、王驕縱不簡、則馳書戒諭、且曰、無忘患難時、榑復不省、陰畜亡命、養刺客伺隙、稍結勇士、通邊吳府中、私帝號、孟為咒詛、輒用護兵守北門、廣智門以外、接苑圃畜、築墻堵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等上

変告、摶匿珙以滅口、上賜書索珙、且誡摶改過、是時、周王
橚上書悔罪、上即以書示摶、々悔過、請朝、明年來朝、廷臣
請論摶如法、摶厲声曰、奸臣喋喋○將欲為建文故事乎○行
盡了此輩○上聞之、益怒、番摶京邸、奪其護衛、指揮柴直等
伏誅○罷遣府諸寮、盡出王所繫囚○及諸造不法器械、○請
并收教授葉垣、上曰、朕嘗出王圊圊○思禮遲治○開諭六七○
乃故不悛○安望教授垣、其勿罪○王摶見番、益有怨望、并奪其
子三王爵、幽王西内、宣德三年、福建々陽妄男子詭称七
府、小齊王、製王冠服、自為護衛、謀不軌、事覺、械京師、供云
樓灘、不預摶、於是誅其黨數百人、而摶與其子樂安王賢

烶、長山王賢焌、平原王賢賓、皆暴卒、樽少子賢爀、廢爲庶人、安置廬州、景泰中、勅南京守備移置爀及谷庶人於南京、慎防之、時谷庶人絕、而爀請得居谷庶人第、嘉靖中、釋高墻庶人長鏨者、樽曾孫也、天啓三年、爀後曆鑑逆迹露、曆鑑生魁岸、有智計、或言其相當貴、因自翊、納亡命爲逋逃淵藪、而武進人陳㽞相、入南雍、深與結納、操江御史熊明遇密以聞、收曆鑑及㽞相伏法、餘不問

論曰、王樽私帝號、二燕也、頗不冥二燕于燕能生我之日、建文中諸尊行、私僭擬種、、不可問也、亦不勝問也、貴、徐以濟之、而獨問其公行爲者、即公行、而或故以私

寬之、以私忿之、然有善處、諸尊行法在、而朝廷不解也
改元方四閏月五王一時坐不宥代服與周罪不能舉
天下有小誤而將右禮按之遂闕門戶、然等是也、湘郎
見端、然初坐僞鈔耳、獨齊構舉動傲倖碩文皇時猶閑
諭六七至示以周構悔過之書不得已始削奪幽西內
至宣廟而父子咸不免建文何時輒送構鳳陽與周捆
同繫乎構如二燕于建文、或亦有名而構祇自大不可
以語然他日、妄男子樓瀌僞爲構尚悻人少子燐後或
逆跡天啓中構之悖性也、而以世、

潭王梓趙王杞

潭王梓、高皇帝第八子、母闍妃、故漢友諒宮人也、或曰達定妃、國潭、梓幼聦敏、好學、善屬文、貌美秀而性溫宕、未之國、嘗亂宮中、每朝畄宮中旬月、上愛之、不知其奸也、嘗召府中儒臣、設醴賦詩、手品高下、治亭殿東、披置琴酒書研樂之、居常聞其母言所以為妃故、不勝懷懸、銅牌書二語於上、護甚、洪武二十三年、上微聞宮中狀、又妃與王從戎家生事、益恣、命魏國公徐輝祖往逮之、王知事洩、戎服乘馬、抱其愛子、巡城而馳、及城破、闔宮三匝、互投水死、宮壙無存者、或曰與妃咸自焚、無子、國除、

趙王杞、高皇帝第九子、洪武二年、生、明年、受封、又明年、

薨、

論曰、漢文諒之、以遺妃為間於洪武中不敗又一燕矣、知杞夭不論、按太祖初冊閩妃時、有云朕平諸僭偽未嘗有其妻女、漢我深恨、出此近知語疑衞以杞為恨也梓恩其母、遂畀為前又尋恨還備在併、寧見閩王不見文皇、八字、知杞之衞衞非一日矣、

魯荒王檀 王顧坦

魯荒王檀、母郭寧妃、高皇帝第十子、生兩月而封國兗州、王文弱、好詩歌、頗餌金石、病眼、其妃為湯信國女、嘗建一苑城外、與妃出宿、上、亡、入宮、晃之、賜妃自盡、王薨、上册之如恭、謚曰荒、子靖王肇煇嗣、宣德初、為長史鄭昭請老上以王賢、許之。五傳端王觀烶、幼狎其與膳信等、淫戲無度、為褻屋曲房于東園、挾娼樂之、裸男女、襍浴、烶臨、水、縱觀左右有忤、立斃之、或為炮烙之刑、信等咄嗟殺人、有挾眼截舌死者、世宗念王幼、革其祿三之二、逮信等誅之、子顧坦自賢、慶王進封、父端王病、嘗糞。請代。表與進禮。衰絰三年。

捐田湖資貧民。詔嘉之。按靖王六子、其支樂陵王有三子、當滸、當涌、覽鈋、而當涂敏、師勝滋以告王、七屬心涂、當涌恨滋、杖殺滋、坐並廢爲庶人、又東阿王陽鏍、孝友能詩。善楷書。而莊王陽鑄者、十子、其支再傳、當醜王徙椒、老亡子、上言宗室所以滋蕃。由其詐以妾媵子爲嫡子。臣今六十、無息胤。所受府第也厰。請以身後。盡歸𢑋府。待給新封。省民財萬一。乞著爲令。報可。又莊王一傳歸善王當沍、正德中、流賊攻兗、當沍借護衛兵器。率家衆乘城、射卻之。朝廷降勅褒諭。遂以武健聞。當沍數與袁質趙巖等角射、而材莊、王、較尉、督、屬、長、史、賂、求、之、王、瑕、不、應、而、勸、王、別、絕、督、論

為樂工、當沍怒、欲縛　屠魅魅匿莊王所、秉醉言當沍且反、
從王子以閑王、吏部主事梁穀者東平人、微時究厌賑諸
惡少年、既貴猷告之、而或有從東平來、云表賢趙嚴等佐
當沍恭王較尉智、不得治兵　反叛、心動、告變於輔臣楊一
清、而以所怨惡少年、為從時内廷权貴、欲邀封拜、如寘鐇故
事、益重言之、於閣武宗、大發兵同變、魅又奏莊王不失發、
無以塞内廷权貴意、王心懼、亦奏當沍反、於是遣司礼太
監、祥、大理寺少卿鈍、錦衣衛指揮端、重兵布置德州大名
淮徐間、京師洶洶、旬日震動、以為事不尚全、一決難制、及
排破當沍宮。當沍方醉臥。無所見。得。奇。哭。故。禦。怒。而。借。鐵。

衍物也當沒愕不知所為與質巖等俯缺縛及訊得寬御史翰林奏穀報怨邀功難諧予識父並宜寘法內廷猶以翰臣縱役下錦衣獄降為州判宮御史啟充等再訴極論穀鞫嫡流言欲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輕信寡誅之知死不足盡法不報時當沒罪無所坐不得已但云奪達根訓降為庶人幽高墻覽等及宗屬戍肅州黜亦安趣坐斬中官護當沒之高墻當沒猶未知所坐中官曰之鳳陽謁陵耳比至曰此何地曰高墻乃大慟曰冤哉慟墻死鮪國將退當潰為鉅野王俊懷慨有志節嘉靖中請停郡主縣居邸與以蘇茂國又辭己與子嵩祿佐縣窮覽通運河

請以己父子祿賜封內飢民勸上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息土木詞甚剴切下動褒之又鎮國中尉觀熰亦鉅野王後父奉國將軍健根既以賢孝稱觀熰被服儒雅好著述執母喪哀毀周恤廣士萬甲三十年不懈弟觀𤆬亦以詩畫名又鉅野中尉順埰安丘將軍順健皆倜儻有逸才聲詩俊拔崇禎九年東師深入衆王甲捐金募士力以禦十五年王遣左相俞起蛟與前給事范淑泰合擒流賊乙酉王薨世子以海立四日東師入南奔監國紹興附紀

論曰魯王禮文弱國于詩禮之遺傳世循謹如嗣王順坦及東阿當甌二王咸孝友屬文能推讓至將軍當濆

之辭祿徒根父子兄弟醇謹宏文慷慨不一而足獨歸
善王當治一衆次沉不白夫世無醉卧無所見愕不知
所為敵坐以不執者即取程祖訓治非私治弓矢借護
衛物以繕城正屬諸支臣王大義且共時流氛不靖爭
己未便奉還情也而竟欲比之賓播之吴兵非其鮮矣
監永道閒慶捷輒居發縱之能諸監陸馬谷魏與義兒
江彬等急欲得一似又者一試以豪鎮國公之東鉞郎
何必治果存其實哉誤認高墻以為謁陵嗟無與又側
子也最後以海夷監國繫東南者數年其初冊名將點
己明識其水濱之不復矣

蜀獻王椿 靖王友堉、妃黃氏、和王悅燇、妃徐氏、定王友垓、惠王申鑿、昭王賓瀚、成王讓栩、

蜀獻王椿、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為高皇帝第十一子、惠妃生王及代谷二王、永樂汝陽二公主、王元妃、涼國玉女也、椿狥○慧○能○文○曰○五○行○下○闢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荊蘇伯衡等與商榷文史○帝嘗呼為蜀秀才○已又聘方孝孺傅世子○表之曰正學○造安車○賜長史陳南賓○分成都學博士以月餽○曰、後○世○子○孫○皆○如○我○餼○博○士○椿守西階○其人安焉○成祖入國、王來朝、獻荔枝艾扇諸物、上賜答曰、賢弟抱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秉心存誠○好學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遐邈○朝夕不忘○勉自愛重○谷王穗、椿母弟、圖不軌、

私告椿。上驚。痛。止之。不從。遂發。其事。上悅、賚賜特厚、子華陽王悅燿、有所愛卒、擅除為千戶、王椿曰、不朝命。反耶。杖之百。將械於朝、世孫友堉為請、乃釋之、猶囚繫累月。會堉就迎京師、王甍、王椿六子、悼莊世子早甍、燿謀發帑藏盡有之、世。孫。堉。不。問。燿反誣奏堉數十事、意在奪其封、召入廷辯得白。友堉嗣王、燿至京師、猶誣奏不已、上怒、抵奏地、徙燿武岡州、又徙灃州、宣德五年、府中忽舉炮銃、揔兵陳懷以聞、堉自引不謹、上還護衛三之二、一已請王府官屬留軍中南人為匠、皆從之、甍、謚靖、妃黃。自。縊。以。從。無子、同母弟傳王友壎、以羅江王嗣、患風疾、上走醫治之、不及無子、

叔和王悅燇為獻王第五子以保寧王嗣儉飭守礼法薨繼妃徐死以從子定王友垓工詩善草書再傳弟惠王申鑿以通江王嗣好學能文亦善書子昭王賓瀚仁厚好儒術子成王讓栩肅皇時以忠孝賢良旌助太庙工上黃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加歲祿二百石玉帶一王受玉帶辭祿子康王承燴以仁孝稱崇禎十七年賊張獻忠陷成都蜀王甲力拒闔宮被難

論曰蜀秀才西堂延攬署方孝孺以正學表當時至弘光中特謚孝孺曰文而系之以正從王所表也不表世二百四十餘年中不敢以孝孺為正矣王椿能以正學

世其傳、而請定、惠、昭、成、康、若於誼。妃黃徐、而以節烈著。

太祖以滁陽養女孝慈閫國。以滁陽女為惠妃。詩禮貽後。即不以郭之子死徙戍。稱諸子而自出。亦宜報以世壽。而胡絶不聞。夫滁陽且有其遺支老舍者也。初給田而繼兄罪。其諸子當無後。故未及歟。

湘獻王栢

湘獻王栢、高皇帝第十二子、國荊州、母胡順妃、豫章侯美女也、栢性通朗、多智數、讀書能韻。篝燈警枕。裹書自隨。被服儒雅。尤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望之如玉山晴霞。而膂力過人。善射。運槊馬上若飛。數從楚王將兵有功。時十王陛辭之國、上各賜玉帶一、命服之、上欲觀其後鋒諸王皆回身、王獨旋帶以觀、上問之、曰、君。父。不。可。背。也。上大喜、建文元年、坐偽造寶鈔、招士馬、事覺、謀舉兵拒命、朝、命、將士、偽、商、旅、藏、兵、器、於、輿、薪、直、造、王、都、圍、王、宮、王度事不成、輿。言。人。痛。飲。泣。別。繼。火。焚。其。宮。室。美。人。乘。白。馬。執。弓。躍。入。火

即死妃華、江陰侯高女、從死詔廢為庶人、無子、國除、謚戾、

永樂初、復其位、改謚獻、治墳祠、

論曰、建文王柏君父不可背一語崇虛子讀書鮮事矣偽造寶鈔或有之招士馬緣之以罪也稱拒命而曰謀是明無其實矣夫藏兵器於捆薪從圍王宮亦何從拒命哉所招士馬建未嘗盡臧也不即試訊輒自焚或猶以擅鈔之故不可解夫叔父王擅鈔之罪輕不可解乎哉更謚戾而獻王與妃慰地下矣

代簡王桂 山陰王俊栅 靈丘王遜煁子 若孫四世將軍成鋇成鐵

代簡王桂、高皇帝十三子、初封豫、後改封代、國大同、與蜀谷同母、建文中、廢為庶人、使如蜀、觀蜀王之法、燕王得國、為復封、王妃、武寧王達女、文皇后妹也、桂不悅妃、妃病、桂不視、病、王孫仕壥聞於朝、乞勅潞城王遜炸、啟桂善視妃、桂復國、不悛、上賜書曰、別久懷思、聞吾弟縱戮取馳、國人甚苦、吾弟審拘因困辱、不記建文時耶、召桂朝、桂不朝、再召朝中道、予勅回、爾徹狠悽慢、朕念同氣、不遽絕、其歸省愆、革去其王護衛、留較尉三十、從桂、七老矣、猶時時與其子遜炸遜熵、短衣、小帽、袖錘斧、殺人市中、誘納軍民婦女、

入宮、移怒其世子遜燏、令母子出居外舍於山西行都司、其困、桂妃徐湛娠、桂寵其侍女二人、妃冀侍女口、添其身、傳藥潰爛之、後潛令衛卒仲謙誘之亡去、桂王六十九年薨、王十一子、世子遜燏早薨、燏子隱王仕壥嗣、正統中、上書以總兵郭登有功大同、請留登長守、上以王故、勞留登、尋以代隘、請從封諸父、桂支定安王悖野亦在從、野上書不忍遠王、上曰、王遠孫、胡越人邪、不許、再傳孫思王聰沐、或曰沐、沐為世子時、先封武邑王、以使酒歐樂工革職、已居父惠王喪、酗淫歌舞、內使諫、輒拷掠之、或觸其怒、以石鼓擊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坐降為庶人、遷太原、後以其

母請、許用草爵武邑王、稱於代。子懿王俊秋、或曰枝、嗣、嘉靖三年、大同軍叛、圍王宮、秋東走宣府、上、遣、光祿、少卿、蕭淮、問、王、子昭王充燿請郡王庶子祿、礼部言郡王庶子無長兄得嗣郡王者。封長子。不復得支將軍祿。長孫亦如之。遂不許、大同軍又叛、燿東走宣府、上、又、遣、官、問、王、十八年、樂昌王甲乞徙代州、科臣丁湛疏以為代藩北控邊鄙、南輔圻甸、比之他藩、尤為要重、令。宗。親。無。故。改。遷。搖。惑。衆。志。不。可。樂昌乃徙朔州、其簡王支山陰王俊栅、數上書求。開。宗。藩。應。舉。之。路。不、報、又靈丘王遜烇、居絳、精通醫理、歲疫、以藥活病。遇井投之。民皆德烇。子仕場、孝事父母。一日三

聞安。父亡哀毀。絕水漿。不入口四五日。子成鍈、孫立福、亦
皆以孝聞。涌子俊格、爲世子、嗜學。善屬文。聚書萬卷。尤好
古篆籀墨蹟。又隰川王遜㷿、居澤、簡王桂宮人劉、生一女、
封壺關郡王、劉愛之、時以祿米給儀賓、泰安王㷿數沮之、
已而宮中出一盒。封固、賜㷿。啓之、則無首麵人一。及羊肝
等物。事聞、出、劉、子、㷿、魘魅、也、隱王支和川王奇鋐府中有
奉國將軍充灼者、坐作奸奪祿、怨望、聚兇徒淮等桀人、與
襄垣中尉充爕謀、引鹵小王子入居大同、而白蓮教羅廷
璽者、稱灼有天分、遂遣人陰持火箭、飛焚大同積留五六
所、都督周尚文發之、伏誅、遷和川子山西、輔國將軍成鎮

弟成鏻、係隰川後、父仕埛、坐罪幽鳳陽、病革、成鏻微服走
闕自劾越禁乞貸父戮歸葬。詔許祭父塋而不得歸雲中
卒叛、成鏻請嚴誅貪酷、以消亂端。語切直。世稱鎮孝鏻忠。
又鎮國將軍成鐵、靈丘王之子、事父母以孝聞。廬墓側。負
土壘塚。號泣不絕。萬曆中、代王無嫡子、欲立所愛庶子鼎
莈、礼部誤信、得立、數年、庶長鼎渭訟之、尚書翁正春曰、均
庶、立長宜也。然訟得立。是有兄弟而無父子。請予爵長子
之子。而以前所立為將軍。不果行、卒命行人魏大中封鼎
渭為王世子、渭例有贈遺、大中不受、毅然曰、渭莈爭立賣
金錢多矣。今日亦知中朝尚有不受金錢之人。崇禎末、李

賊破大同、盡殘王家、以王甲去、唑、王、地、而、攻、彰、義、門、

論曰、相傳代王桂母、邳人、田家、太祖嘗戰敗、憩母一近母、苗藪梳為識、巳而生桂及上即位、奉桂與梳并獻上、不令王母入宮、隨王桂養代、楼桂建文中奉命視蜀。則與蜀同母無疑。且桂母果田家。自宜以聚梳告所在、得上聞。無抱桂與梳。遑獻宮門者。且不聞其氏何氏。頓谷代性頗慘。似一母之子。而蜀椿文約。豈慈號之間。然也。傲。而鋇。孝。鏷。忠。未。已。也。擾。孝。而。槲。忠。充灼頻入幽。王自焚矣。

肅莊王楧

肅莊王楧、高皇帝第十四子、母郜氏、初封漢、改封肅、國甘州、建文元年、內徙蘭縣、薨、庶長子康王瞻焰嗣、正統元年、王言甘州舊邸改都司、而先王墳園尚在、乞留近邸林木、許之、又請加祿、不許、天順中、責府中馬倫邊、與王焰直、不受、強直之、焰出善馬五百上致書褒美、再傳恭王貢錝、以汾州王進封、正德中、為諸子請莊户、不允、世子真淤情稚好文、善為詩、恭王支金壇王真洵、比小人、橫於外、事覺、下獄、當死、越獄、去其子弼㮾、酗酒多犯法、洵初以其無札、離之、坐廢為庶人、幽高墻、萬曆中、肅王甲薨、其世子乙、喪中

請襲爵、禮部尚書羅萬化以爲藩府與朝廷不同。世子當行三年喪。世子聆中宮、急請之、員外何喬新不。奪世子竟行三年喪。已而得立。王無子、有營爲王後者、政府爲閑說。禮部侍郎王希烈加。持。不。可。竟寢、

論曰、肅之世念先塋。辭爲直。猶有忠孝之遺意焉。然而微矣。王無後、自宜爲之後。有營爲王後者、不。許。則。必。有。不。當。而。應。爲。王。後。者。何。屬。

遼簡王植　恭王寵𣻌　莊王致格
妃毛氏　光澤王

遼簡王植、高皇帝第十五子、母韓妃、初封衛、改封遼、國廣寧、廣寧邊國、初至、樹柵而已、已命郭英為治王宮城、尋又命都督楊文、為高。壯王城門。以嚴鎖三衛盡屯田。給王祿。王得練簡士馬。巡邊。上聞西北沿邊地里諭植曰、凡軍士屯種。地慎無狀。放諸王騎馬往來營驗。練習防胡。慎守此圖勿失。植諳兵事。屢樹奇功。建文中、坐罪奪祿、燕王兵起渡海來歸、嗣有翼衛燕王功、王即位、改封王自請荊州、別給一護衛、而故三護衛、留防邊、在位四十年、子貴烚嗣、不友於諸弟、待庶母寡恩、奸郡主、搖死長史述、居國多過、正統

元年、府臣乞加祿、上曰、初簡王得罪朝廷。特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較尉三百人。洪熙中、加祿實支二千石。宣廟中、又與旗軍三百人。久之、巡撫吳政、奏王所為、無度、守簡園、而政猶以言恰奸狀不盡。坐謫官。再傳靖王孝墭、為其世子思鏻卒、請以妻妾殉葬、憲宗下書、豈不聞先帝顧命。何戾也。不許。子惠王思鐕嗣、鐕散宗祿於滋府將軍思鐳等卒庫小閑入府、復聽儀賓鏞朋奸固利、王鐕發之、得實、幽鏞鳳陽、庫小坐戍百餘人、方送戍、鐕陰使人挾刑具中道、掊死、八十餘人、不數日、王長子無疾卒、歲餘、王亦疽發背薨、子恭王寵淡、恭默孝友。再傳莊王致格、病不事事、委政

毛國妃、毛妃通丈墨。沈毅有斷。承奉王大用者佐之。府中
嚴肅。妃覽。關天。下。子庶人愿卿、以句容王進封、卿讀書能
文、肅皇好道、王亦奉道護、賜號清微忠教真人、又畫予金
印道經、卿好近婦女、至、腐鼻、以赫蹄、代、準、愛騎黑驢、微服
入人舍、戲為禽行、屠炮烙煇矢人、輕辱郡國守相、然、賓無
反、謀、施篤臣者、好氣、多計智、蕰司荆州、祔見卿、卿羽衣入
之、篤臣語宦官。吾不。見。王。而。見。一。羽。士。宦官白、服、上賜也。
府中用礬紅、不中、妝礬紅户張丈明笞之、居正尖也、王悅
伶人妻、與生子、召入宮為姬、為其子請爵、伸伶人、異日、饗
諸大夫、篤臣與宦者獻諸大夫酒、而、伶、人、亦、冠、宦、者、冠、迭、

獻爲臣雖席曰敢問辭而闔何人王直言寡人所仰優僞
冠之者諸大夫皆色變酒数巡盡起去火之聖壽鄭卿假
宮適拜而甚拜殿上故立諸大夫兩中良久諸大夫冠衣
凟出皆更篤臣不更也服歸舍曰不更玉有如此衣王歎
数與諸大夫齡戲卿隆慶二年巡按御史部光先奏卿大
罪十三使刑部侍郎洪朝選訊朝選知卿虛無他謀篤
臣乃詐卿書餽朝選而因持之卿建白蠢曰訟究之蠢寫
臣驚曰王反矣胡爲蠢也興平園王宮朝選竟報卿不反
反獄具磨麻人幽高墻除封時文明子居正方以大學士
貴用事挾舊怨嗾朝選不反卿時朝選已家居蜀都御史

勞堪、羅織翔選、孟、死獄中、居正奪父塚、夷入湘獻王墳園、又从之、居正卒、遼王母訟王冤、天子竟籍居正家。而篤臣亦卒、無子、簡王十八子支遠安王貴燮、與弟巴東王貴煌、上變誣、父簡、王反、坐削爵、降庶人、守簡園、而惠王支光澤王甲、慱文而謹德、世宗嘉獎并以居、賜群臣曰忠靜、王疏請并賜諸宗冠、賜冠名、保和、王積書萬卷。世宗賜堂名曰慱文。名其樓曰慎獨。天啓七年、詔遼藩支庶、歸并惠藩、至其奉祀六廟、祭掃湘陵一節、仍屬遼支庶行事、

論曰、壬午之故。諸王無梃撞燕者。即王植素請兵事。不一振。况其他乎。曰、前此奪祿矣。時謀弱宗藩之名。已大

著天下是一諸王之心是二諸王之心渡海來歸較大寧善矣而中已與朝廷二與燕一何僕翼衛之勤遼世多不卒、獨若王妃毛氏、以王病、不豫藩而國治更遇諸王妃從死之烈至於王卿漆押有之、夫訟冤之慘果以進退士馬乎匪刑部朝選故不能反王也且猜已燕人高墻矣更何深求而獨惜朝選之瘐死獄中。死不白江陵其擒以殺人假其孝思者歟。

慶靖王栴（惠王妃方氏寘錄入叛逆日中）

慶靖王栴、母余妃、高皇帝第十六子、封慶陽、從韋州、建文三年、移寧夏、文皇令歲一至韋州、度夏、宣德中、乞還韋州、不許。許歲一往韋州、如故事、寧夏總兵史昭言栴非法數事、會護衛人告栴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王怏怏、歸思於昭、欲徙國避之、英宗為手書慰諭。薨、子康王秩煃嗣、景泰元年、以鹵數入寇寧夏、與其弟安化王秩炵上書、乞徙內地、不許。又言冕冠以紗製、請易紵絲、上曰、祖製不可易。再傳莊王邃埛、以岐陽王嗣、三傳恭王寘錖、以洛交王嗣、弘治中、鹵數入寇、發先王墓、王薨、子台浤嗣、正德五年、安化王反、

洪、楷、肖、行、君臣禮、坐削三護衛之阞、洪賄於鎮守太監畢、
總兵官勳、求解、畢勳不納、王銜之、會寧夏三指揮欽等各
以事獲罪、潛欲籍王洪、謀投巡撫璿、又為畢勳所發、欽等、
遂誣洪、不執、璿乃按洪淫虐、誘致降虜兜人、洪內恚、奪門、
欲訟鬮、璿遮止、洪竟削為庶人、留邸、已又坐殘虐、長子奇
橫徙西安、以西宮嶶號恩、詔赦還、與冠帶、三傳惠王伸域、
寧夏賊嗥拜反、王妃方氏抱其子師鍊、匿窖、自縊死、靖王六
子支安化王寘鐇、謀反伏誅、鐇秩炵孫也、府寧夏、史遠謾、
不及王、卒、毋夫人餓死以殉、王為人狂誕、封長孫時、有相
士紿之、王大貴、輒喜、偶召衛學生孫景文飲府中、以相士

言私語景文、景文阿王、王呼萬歲、以樂之、會有女巫王九兒假降鸜鵒作聲似呼寘鐇老天子、寘鐇乃大喜、益有負有異心、事要指揮周昂、千戶何錦、初賴景文貸王資、得還、王遂以昂錦為腹心、而二人亦惟王東陽、閻璉、檀樵、遠近流言璉將不利於社稷、璉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往勘寧夏屯田、東希璉意、增賦索逋、計畝斂資、為璉賂、而守臣又奉行惟謹、敲朴日迫、衛下將卒、憤不堪命、寘鐇曰、可用是為名矣、與景文決大計、景文遂邀昂錦等飲其家、語指揮丁廣、王風有奇徵、天下事、寧可知、衆許諾、歃血定盟、會有鹵警、總兵官檄昂簡銳卒為牙兵、必一以當百、昂選甲士申居

敬等六十人、與深結，四月之五日，寘鐇乃置酒大會文武，伏居敬等府中，酒酣起，輒捉太監趙弼、總兵官姜漢，時都御史安惟學、少卿周東未至，走行臺殺之，放獄囚，焚官府，封庫藏，窮索慶諸王將軍以下金帛萬計，大享將士。寘鐇僭大號，偽署都指揮何錦為討賊大將軍，都指揮周昂指揮丁廣為左、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為總兵官，推景文為軍師，傳檄布告，言太監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鬼猾，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曾持遠近，張綵、劉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

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檄副總兵楊英遊擊將軍仇鉞於鄭外使各以兵來會。英聞變兵潰。單騎走靈州。而鉞姑引兵入城。寘鐇盡奪其軍。鉞遂。稱。病。私。第。諸。謝。不。聞。已而英同都指揮韓斌延安副總兵侯勛。遊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令都指揮孫隆。盡撤河上官民船泊東岸。寘之逆黨無船。不能東鉞知王中內虛。故令偵騎詣報官兵從某路旦暮至。寘鐇懼。問計鉞。鉞曰。宜遣。驍將。領。兵往。塞。橫城。堡。且。塊。渡口。意。實。以。單寘鐇也。於是何錦丁廣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精騎出。鉞私喜。畀一人易辦。復令人詭傳總兵曹雄令且決

河灌城。上中洶洶。慮旦暮不保。皆憤怨始事昂錦等。寘鐇令昂省鉞疾、鉞故墜。臥呻吟。須昂深入室。伏發。擒昂。鉞起被甲執刃。執昂首。號令城中。收故部壯士楊英等。疾馳寘鐇府。縛景文等殺之。并殺朱霞等十二人。擒寘鐇及其子台溍。盖寘鐇舉事。僅十八日。而敗。遣右典兒家告鄭卿。令及正卿遂殺魏鎮等七人。錦廣走。追擒之賀蘭山外。時上已命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帥師往討、未至亂平、永械寘鐇還京、頸繫諸王館、與錦廣伏誅。弟寘鐈、寘鐫、坐黨、廢為庶人。將軍喬材亦論死。旌死事都指揮楊忠李睿及百戶張欽从之、有僧大千和尚者。以富陵同類。同類殿和尚

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於朝。逮至京、下刑部鞫、和尚曰我安化府奇材也。衆不能辯。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一見。此奇材殿下矣。免死、送高墻、蓋當時。死者。非奇材也。莊王二子支輩昌王寘鐇、以罪廢庶人、鐇子台清先卒、鐇麾其妻、生二女焉、台浤既廢鐇視其府事、裁浤宮眷薪祿、取其庫中金帛萬計、浤二子奇櫝、奇枋幼、鐇愛枋惡櫝、因造浤謀逆之謠、使寺人誘櫝口熟之、常吟於府中、欲圖陷浤、為豐林王台瀚所發、鐇坐廢、幽高墻、賜台清妻死、庶人其二女、

論曰、王櫛國邊。閱兵治戎。何足罪。而安化寘鐇則以好

訣為鸚鵡口中天子所走檄迸殫誠使人髮指獨氣輕不能忖與寧濠並先發先數罪不赦矣向使劉房晏駕之後起與濠爭南北互鬭或一澤之方以為社稷大勳勞乃汲汲大號競不奉正德二字乎軍師孫景使文總作好語悅鐇如劉養正之觀天但陽數度謨以安陸為南昌也國初沔陽磯下鳥言似陳皇帝而知諗以黃蓬漁子起鳥言故真而鸚鵡則何不從口授偽為之若宸濠之惡鵑鳴及黃石磯之呼是誠以識敗矣當從鸚鵡口中正言之曰寘鐇者庶人

氣好奇嗜學博古自其齠齔時旬御大明奇士老號臞仙弘獎風雅高帝時奉敕輯通鑑博論三篇也又作家訓國範並示子孫所論著旁及卜筮脩煉琴奕諸書手製博山爐及古瓦硯皆極精緻凡王五十八年薨子盤烒孝友仁厚不及王追封惠王而孫靖王奠培嗣敏學辭才致恣睢罔利天順二年與布政使崔恭交訐坐奪護衛成化中石城王奠堵言王培焚燬祖父有出宮人二屍不修祖廟公姑子婦同樂奉安於齋宮迫死郡主使女四人被勅責子康王覲鈞生宸濠是為寧庶人庶人康王之庶長子也母馮針兒故為娼將生濠祖靖王夢蛇啖其室旦鴞鳴惡焉

曰、舉子邪、溺之、庶人母易庶人以他女、久之、詭言王他姬生男、見庶人於王、庶人輕佻好美、鷙害、多智、術士李自然妄言濠骨相貴無極、濠善之、頗能飾以儒雅、海內諸負有才望、王輒禮下之、浮相蒸為名高、長洲陸完為江西按察使、濠深與結納、會南昌致仕都御史李士實、以詩翰重一時、濠引其子為儀賓、嘗曰、公吾子房也、士寔為畫策、厚金帛入結權貴人、使日夜譖王太后及上前、且曰上固壯。好遊。近婦人。酗酒。諸非所以長生。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濠大悅、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自以識天文象緯。濠貲致之、與論宋時陳橋之變、心動、時有帝星見於楚

越之分、益世廟以興。養正誤以當濠。於是濠冀非望日亟、初、寧藩護衛已革、景泰中、濠賂瑾復之、瑾誅、復革、時陸完入掌兵部、濠故好通於伶人臧賢、盡賂錢寧諸權要、請復護衛、完為覆䟽、內閣楊廷和特報可、濠既復護衛、僭稱侍衛、文牒下撫按三司、稱國、王、術士李日芳言城東南有天子氣、乃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諸拜賀、欲命撫臣以下皆朝服、獨巡撫俞諫。諫諭三司不可。又款廣拓府居、布政使張嶺啓以非制。乃已。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方、盡奪諸附王府民廬。於是按察副使胡世寧露。章。上。陳。以濠逆形且見。乞溫詔誠諭濠反

抗論世寧斬罪十、而宦寧等先入濠賂、坐法寧妖言離間、逮下詔獄、獄充戍邊、濠自是益無忌、招納亡命財虜、暗遣狼兵洞蠻、入廣多市葦張造甲作器械、後園益養鵞鴨、以亂椎鼕之聲、凡有求不得、必使盗屠其家、佃户増葺不出額外税、殺其家、至百餘人、火其室、官府捕盗繫之、輒竄去、布置船馬、偵上動靜、旬日一報、而上好巡遊、東宮久虛、因大賂諸權倖、欲徼其世子大哥者、入司香太廟、覬萬一、而朱寧業已陰主之、閣臣梁儲正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易輕言事、乃寢、錢寧言上、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箋也、濠得之大喜、列丑矣

賀。命其國儀衣緋四十餘日。已而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以濠陰事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戮儀家校典仗查武而下數百人、風諸生臚頌王賢孝、遊撫巡按保舉以飾前過上、閱奏驚曰、保官也。陞保王欲何為乎。太監張忠初附江彬、與寧等不合、發其交通事。詔索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寧卒華、匿賢所、賢家故重轑屏厨錀閉、後達巷、華從厨後亡去、會南昌御史儀。出入張銳所。言濠反狀。惡銳因授意御史蕭淮。上首倡諸言官。論濠包藏禍心。交通官校。急逮治其黨。否莫不可制。而江西巡撫孫燧已七疏論濠必反。時廷和大懼。以初復濠護衛故、恐相及、言上赦遣駙

馬都尉崔元等往諭濠、俾上還護衛、濠大驚、以為舊制拟宮眷。例遣國親臣。遂謀於養正、養正曰、事急且起、士實曰、即未可輕舉、濠曰、縣官固發之矣、初、濠徒幸宮車晏駕。為伺便。或上幸江南、粹犯駕、不欲預張叛逆名、至是、不得已、六月丙子、會鎮巡三司官以濠誕、次日入謝宴、濠立露臺、大言高皇帝不血食、十四年於茲矣、孝宗無子、誤子民間子以莒滅鄫、豈義也哉、太后有密旨召監國、崔駙馬奉勅且至、時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抗濠。濠罵不屈。濠縛國門外、殺之。參議黄宏促鏁絶脰。户部主事馬思聰發憤不飲。皆死。濠遂自立為皇帝、發兵反、以李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

國師、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太監劉吉為提督、
鄱陽賊首淩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分署為都指揮使、傳
檄四方、削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之歲、指斥朝廷、謂逮
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戲夷逞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
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身試棄置宗社陵寢造行宮於宣
府稱為家裏黷貨六廄荒遊失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
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
武大將軍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
云云走人奄畢真反杭州為應而遣王春等發旁郡諸賊
相助、械故所忤瑞州知府宋以方、令軍前、以方梟聞負械

沉水死。是時都御史王守仁方奉命入閩、聞濠變、乃留吉安、遂以濠偽檄上聞、諸大臣驚懼、顧莫敢訟言翦滅之、兵部尚書王瓊。獨抗言。王伯安在。南贛。據南昌上游。旦夕了之矣。濠是時急欲突取金陵、據形勝、擬元、順德、布詔臨四方、守仁與吉安太守伍文定計、偽布檄以誤濠出。使南京預為備。而身吉安行募兵。濠易吉安兵未即集。先遣偏師涂欽等破南康、下九江、踰十五日、乃使宜春王拱樤典寶萬銳等以萬人守南昌、身率衆六萬、號十萬、分為五哨、妃婁世子咸登舟從、兵北向、過安慶、安慶人登城罵濠。總督攻城急。不即下。僉事潘鵬者、從濠在軍、故安慶人、遣家丁

潛書入城、誘降守。將楊銳大罵。鵬、斬持鵬書者。投城。下。以徇。而太守張文錦。則。盡。殺。鵬家。屬。使。鵬。聞。之。鵬。扁。哭。退、濠氣大。沮。圍安慶二十日、守仁兵已集、語文定曰、兵法有攻所必救者。莫如疾走南昌。於是遣榜諭城中兵入。閉戶自守。毋助亂。毋恐畏逃匿。賊有聞之先遁者矣。是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不閉、入、擒拱樤萬銳、及其子三哥四哥、宮中自焚、濠聞南昌潰、大怖、便欲歸援、士寔曰、即歸、無救南昌。今乘南京無備、往襲之。倘得自奮。而濠初得守仁間書。疑士實與守仁合。遂不聽。還次鄱陽湖、守仁督列郡兵出邀之。亦設伏要路。時濠軍樵舍、伍文定前摶。指揮余恩繼之。

贛州知府邢珣繞其外為聲勢。兵既接、文定恩等佯敗。濠追之。邢珣以精兵横擊。斷濠軍為二。而文定等還突之。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亦以兵夾攻。四面伏起。呼噪震天地。擒斬二千餘級。溺者萬數。濠遂大潰。退保黃石磯。問篙工何所、篙工以實對、濠以其音、王失機、不祥、怒斬篙工。明日、復出金賞戰、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以益師。時饒州知府林誠、廣信知府周朝佐、建昌知府周峙、各以兵困二城。兵不得歸。濠乃孤奮、我兵稍却。守仁。手斬斷後者。頭。衆勵。大敗。濠軍。擒斬二千餘人。濠還保樵舍、諸道兵復大集。焚其二舟。濠抱妻妃而哭。妃赴水死。妃能詩。有春風

並馬之句。時宮嬪皆從死。濠投水。匕淺、不得死。萬安知縣王冕執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士實、養正等數百人。斬獲三千餘級。溺者約三萬餘。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故人。濠願盡削護衛。編庶民、得乎。守仁曰、有國法在。濠俛首不言。已。數四顧。守仁。且曰婁妃嘗勸我。幸先生收其屍。葬之。泣下曰、紂用婦言。亡。而濠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後獲妃屍。守仁果善葬之。濠自舉事之敗。蓋五十餘日。其始刑牲祭天。几折。牲覆。封宸濠為九江王。使前驅。舟發。雷震。濠死。軍已卜其不終。是時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中貴張永、張忠等皆稱將軍、以大師南下、至良鄉、守仁之捷

至、却、不、受、使還至南京以聞、車駕至南京、忠泰等請、再、縱濠、鄱陽湖上、親遇擒之、而後奏凱、使張永先行、止寧俘、而永為守仁所感。受俘歸。於是張忠許泰朱暉等以北軍萬餘再入南昌、忠、自稱天子、十、兄、弟泰曰、我威武副將軍同官也、暉曰、我朱姓天子、子、誣守仁以逆黨伍文定出迎忠叱縛繫之、造飛語、怒北軍、北軍皆呼守仁名、詬罵無忌守仁曲遇之、卒書班師、天子命甲楯亏皦。隊俘駕前。若為親征也、而奏凱者。至通州、賜庶人自裁、燔屍揚灰、諸預謀者皆繫獄、以守仁為真都御史、文定按察使、邢珣右參政、以宋以方初備宸兵、偕濠〻所徼發、抗不應、卒死、贈光祿

鄉○廢子○餘論叙有差、嘉靖十五年、霍丘縣忽得、朱學者、自供、寢、豫第、三、子、驗、實、送、高墻、而寧封絕、國除、其故寧支封○不奪○怏怏獻王五子、支臨川王盤熚、天順中、以魘咒為其子奠埨所告、坐廢、守鳳陽祖陵、奠埨告父、亦廢、守寧獻王、壙園、而惠王五子、其支弋陽王奠壏、故與靖王培有嫌、天順間、錦衣指揮逯杲數使校尉察事中外、校尉妄言王壏蒸其母、遣官即訊、靖王以故嫌、不為辯、上賜母子自盡、焚尸出焚、雷雨大作○頃刻平地水深數尺○父○老○驚○愕○以○為○冤○爭○歸○罪○杲○不○知○王○培○之○為○之○也○靖王三子、其支鍾陵王覲錐、弘治中、自陳驍勇善騎射、願備將帥、身報國、兵部尚書馬

文帝奏弓馬騎射。非宗籓所宜。幸自愛。讀書近儒生。上可其奏。卒為宸濠所陷、除封、又建安王覲鍊講名理。庶人濠叔父也。庶人數召鍊、隅坐而與之言。王與庶人言樂。屢還其坐前。他日、庶人鉞坐而召鍊言樂。前不得。他日又召之鍊曰、王庶之根深。請辭。庶人反。鍊不及於禍。弋陽鎮國將軍多煃、恂謹孝友。雅尚文藝。遠邇來從。子謀壮等並嫺詞藻。其家。以精。鐵。罰。闠。竇。容。延。還。鐵、為。之。豁。臨絕、命其子以白憤鶴鸞殘、門人子弟私諡曰清敏。奉國將軍拱枘、拱樒、並瑞昌王後。父曰宸渠、坐濠事、建繫中都、拱㭬請以身代。兄弟咸好儒術。而拱樒尤辯博。數上書言事。世宗朝子弟

有時名。共支議灘、以恩選、崇禎中為句容知縣、乙酉、南都不守、議灘潛出招諸生周鍈。共集亡命三百餘人。戰復句容。已而原鎮將劉良佐北降、奉豫王命來攻城急、議灘力竭、與鍈等棄城走長蕩湖、復聚衆數千。戰不利、南走安吉孝豐之間。戰又不利。已計呼孝陵衛指揮朱君兆。合赴句容。突南京。神策門ㄙ破。不得。入敗還、議灘單身走閩、ㄙ敗被執。死之。

論曰、大寧帶甲八萬。革車六千。用胡騎戎。習徒試險。扁鍵。三十年所矣。彼一旦著。猶不易輕棄其鄉。乃欲奉尺一。遽釋。嚴城九。十。空手南歸。乎、推不應名。中款恐易亂。

及燕以書僞乞憐○然猶止北平兵○不得入郭○志○誠○亮○以○
一○矣○燕以骨內不疑○辨扣之○計不能逐顧○然後並楊送
事○始○知○燕○之○初○起○倘○馳○使○權○關○誠○使○畫○一○塞○上○諸○王○燕○
心○回○顧○不○邊○南○矣○逮坐削祿○猶航海來歸○前此稍加意○
達豈邊爲燕尤異○事急○俾合寧○共冀燕○久一計也○曰○燕○
不○大○而○二○王○名○封○燕○大○而○二○王○不○遇○名○封○何○必○冒○不○義○
大○燕○而朝逆寄議○必以請王無不冀燕○且○問○朝○廷○何○以○
使○請○王○無○不○實○燕○則○誠○昧○于○機○徒○用○卑○然○者○從○事○以飾
太平不可○況重以燕隙之故手○以○疑○使○人○萬○無○濟○也○事
力足難燕○而合燕○是○無○燕○難○且○有○而○燕○救○違○則○又○戒○難○

燕者之一齊黃之曲成燕者至矣寝濠之叛偽太師士
實語濠今上舉動非所以長生暴露不測取大位不過
一宦官事誠然則宜貌為恭以姑待之乃遽稱侍衛歸
離宮責朝服請司香必自露胡為乎使濠遲兩期乃起
大言曰昔太宗以孤露叔吾祖獻王約曰事成分天下
半寧出全力共有金陵報負諾但設一座天下無不知
借寧無寧安得有燕天下無不知紿寧既有燕而遂無
寧吾獻王臥南昌非封遺言後世以鐵樹起吾從旌陽
仙去也今豹房燕盡幸還吾寧一座寧燕並外藩竝高
皇子燕獨座一百二十年所矣獨不能踐太宗前諾一

日乎即此時爭立必獻王子以材武無如濠者以結納根據亦無如濠者天下事未可知也而計不出此雖然安陸之天不誤南昌針兒、安得安覲余門人劉振麟言其祖養正與王新建最密事敗新建曲縱之新建之不因養正而誤倖也觀新建偽奠養正而故為祭文以晦之益信

岷莊王楩

岷莊王楩、高皇帝第十八子、母周妃、初封岷州、改即雲南、上以國新附、恐勞民、作撥亭居王、待時節力、而後興王宮、建文初、削諸王護衛、西平侯沐晟伺王過、言於朝、坐廢為庶人、流漳州、永樂初、復封、遂與沐晟交惡、上賜書諭楩、召識晟、仍還鎮、未幾驕横、表不稱臣、且有讒言、收印章、殺官吏、激變夷人、沉湎廢礼、上怒、罪其府寮。奪冊宝。又念建文中嘗苦囚繫、復與冊寶。降勅戒之。革其三護衛、洪熙中、縱武岡寄居州治、又之、始建王宮、宣德元年、世子徽煣與閹赴京誣奏其弟徽焲、上。斬。閹。不直煣。遣歸。景泰中、楩乞移

湖廣善地、不許。在仕六十三年、時世子早薨、恭王瀓煠以
鎮南王嗣、再傳順王音埑、簡王膺鉟、鉟居順王喪、日與羣
小飲博、承奉劉忠直諫。鉟碎其首、鎖膳房二旬、卒斃之
事聞、并得其奸丈妻索賂贖等事、革冠帶、停封。久復與之
曆子靖王彥汰、汰與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泥廢為庶人、
汰坐荒淫抗擅、幽囚其嫡母、已而焚死、逼迫多官稱臣、亦
革爵為庶人。令其世子譽榮攝府事、後為康王、嘉靖中薨。
掌。辭。揮。為。知。乞。恩。與汰冠帶、理府事。後以兩宮徽號、復王、
將莊王五子、其支廣通王徽煠、景泰中、家人段文洪者、數
以技術進王、言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善相人、利賓為悅

王言王巽相當大貴利今歲王妄自負遂造韓王金寶靈武欽武二侯銀印改元玄元作敕書分遣文洪及蒙能陳添等齎印金幣入苗蠻洞封都廒寨苗首楊文伯為靈武侯天桂寨苗首金龍為欽武侯并以銀牌賜横嶺洞苗首吳英頭等誘致起兵來攻武岡文伯等不敢受而文洪等旋為鎮南王徽煠所執巡按都御史李實以聞徽煠京師而湖廣總兵官保定伯梁瑤亦言陽宗王徽焟與通謀亦被徵時峒苗出獲二王為官軍所擊敗二王入都並廢為庶人幽高墻恭王二子支南渭王音埑居永州長子膺鐽陰賊不道烝王宮人左右稍不如意輒箠死或縛柱射之譬

諸弟、棪廢弟膺鈇毋、通其妻趙、王璧使鈇別居以避之、羅
復誣趙通他人、逼使自縊園鈥、々踰垣免、從永州守秦關
幽、膺鑼、高墻、宮人所與忍者、皆賜死、再傳彥濱賢、世宗書
名、御、屏、子譽橎、讀書有行誼。湖南饑。有數十人盜王園。王
捐囷以活衆。順王六子、其支建昌王膺鏞、以孝聞。充城王
膺鋌、淩毋擊兄、居父喪、酣飲、禱城隍、不驗、笞其像、燬之、有
忤者、輒剪其髮鬚、坐、廢、廢、人、崇禎元年、岷王甲為較尉彭
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鋥等所弒、御史董宗胄訊得其實、
斜前問官、踏庇不問、宗胄坐降、謫外官、十六年、楚賊陷武
岡州、岷王見害、

論曰、太祖諸王。享國最久者。周橚五十六年。楚楨五十五年。遼植四十年。代桂六十九年。王楩特差于代之六年。國初氣厚。長視有然也。余又攷二祖造國、精神強固、即世廟入繼。亦云再造。獨神宗之四十八年。豈仁者之靜。果能壽歟。王楩建文中、以西平侯一言、輙廢、坐流。其在永樂時、表不稱臣、傲妻更甚、上垂諭兩鮮。繼以降勑賜書。惓、不置。俾得盡其天年。此所以處岷者。無甚異。鮮、而齊黄。不能為。則以弱藩。二字、將不能化也、不欲居殺叔父之名而不聞。又坐焦土湘宮之罪、安知湘不如岷。亦可以六十三年。有國。非岷世多傲、徽熒妄覬、結洞

彝為用、猶之洞彝之不靖耳矣、祇以地僻南服耳目遙
疎易即非義如嗣王之齊鋌彥汰、諸支之府鏻膺鋸、不
可道也昏襖之數也而尚有康王譽榮之孝辞犒而為
父乞恩南渭王彥濆与其子譽樒之古德讀書而活民
以積是則禍皇帝之教也夫成化中、武岡州判蕭和奇
奏岷府所選乳媼害民殊甚請通行天下各王府止於
本府所轄軍校之家選用然則王所以生使不可不教
如此

谷王橞

谷王橞、太祖第十九子、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生三王、蜀代及如意、即谷王也、封宣德、即上谷地、建文初、以燕兵起走、還京、四年、守金川門、望見文皇麾蓋、開門迎、及燕王即位、賜王樂七奏、衛士三百、加祿歲三千石、改封長沙、王驕橫、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輦花石為遊觀、壞民廬舍、以尚書茹瑺道長沙、不度謁、誣獄死、大創佛寺、私度僧千人、咒詛縣官、而自祈祝、造戰船弓弩、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僞作讖書、以為讖有、十八、云、以我高皇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號成曰師尚父、

智信曰國老、令公擬製巧燈上獻、擇壯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乘隙爲變、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以誹謗、磔殺、廷綱、指揮彭、舍人常、每洩王事、咸死、都督僉事張興因別奏事白狀。上不信、興過南京、啓太子、王助有不靖。勿以臣不言。橞又持讖陰約蜀王、爲隱語置帋中、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把。欲結蜀爲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燇得罪亡走橞、橞納燇、紿衆曰、昔我開金川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指燇也。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讎。事且發、會蜀上變告。上立勅橞速還蜀悅燇。召橞。橞不得已、就徵。上示

以蜀王章。櫶伏死罪。朝文臣皆請誅櫶、上曰、櫶朕弟、與楚府。劉。趙。寧。瀋。諸。兄。弟。議。楚王楨等並議、櫶違祖訓。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櫶。削櫶及二子賦灼賦倫爵、並為庶人、誅諸通謀者。而張興以先發得免。王圖戶自焚死。獨其子賦㳄有後、

論曰、王櫶果以賊闖之識有予。則何不閑金川時。袖雒。伏地起。猝血濺五步之內。所為桓文之事。或亦偉致。而衆不屬。萬不能也。即傳浪不設副車。而漢晦趙遂亦銳、未易捷矣。但如御。史。連。楹之。胃。馬。首、點。誠。不。負。高。皇。弟。十。八。孩。兒。乳。櫶初棄谷走婦、畏。也。攞。也。而。壽。園。者。誤。以。

谷不罷燕而爲以金川之守至九江爭國敗將其衆燕入骨而備與谷共事多不知其解矣橞自以入燕功過望稱建文君在其側以警燕讎燕媿燕則可若欲希以應識誰復向開金川者求究讓皇哉吾獨賞橞闔戶自契之一日其迴念建文君較諸殉建文君者統是不假然而地下不與也幸借燕以報谷也亦借燕以報景隆

韓憲王松 昭王旭櫏、定王融燧、襄陵王沖秋、範址、旭櫏

韓憲王松、高皇帝第二十子、封開原、王聰明机警、通古今、恭謹無過、上使通於周秦晉燕齊藩六王間、以敦友愛、未之國、薨、子恭王沖烒嗣、改封平涼、宣德中、請徙江南、不許、以其居第隘、為建褒陵樂平二邸、捐其護衛三年屯種、境內無鹽、詔令易鹽、正統元年、上書陳邊防、上褒答、歷懷王範址以開城王進封、靖王範圳以西鄉王進封、惠王徵釬以高陵王進封、悼王偕流、以廣安王進封、弟康王偕灊、以彰化王進封、灊有善行、弟子昭王旭櫏、以通渭王進封、櫏學問、篤忠孝、能詩善書、時推惠於國中、子定王融燧、通文藝、

晚弾躬。有才畧。請食鹽食茶、不與。宗人以祿薄、性上凌却
有司、而旭梔等百五十人至闕總制尚書、瓛閒、榜諭子安
王謨墺嗣、按憲王四子、其支襄陵王沖秋、以孝聞。正統己
巳、卒師勤王。母八十有一。得危疾。刲股作汁、翦。鬚和之。爇
香禱天。母泄下、取嘗之。數日。瘳。而王。故。病。氣。亂。瘁。亦散。人
以為試孝之應。上賜勅獎。成化初、因入河套、秋請率子孫
及壻從軍。褒詔不許。讀書節儉。為藩輔冠。年七十餘。無疾
考終、子範址嗣、亦刲股愈母病。嘗刻木似秋。時供奉。忌日
必哀。未。嘗。斯。不。飲。食。友愛諸弟。賙單較貧乏。葬其不能舉
者。年七十餘。猶北向扶杖拜祝節慶。上致書獎諭。自沖秋

至孫旭櫨。五。世。同。居。孝。友。作。述。嘉靖中、璽書褒。可。嗣王融焚、與長樂王融烰、慶陽王謨墊、率宗室二百餘人訐奏定王奸利、并革祿、靖王二子、其支漢陰王徵鈇、疾且革、妃父周㤁、取他人子、為王子、既長、得封、成化中、事覺、斬㤁。沒其家。沒封男女皆賜死。追削王諡。降庶人。除封。惠王七子、其支高平王融焓、父行旭櫛為鎮國中尉、私挾妓外出遊、焓通其妻、謀殺櫛、事覺、詔為庶人、除封、天啟中、韓王本鉝助餉二千五百兩。崇禎十六年、李賊入陝、王本鉝弃國平涼、被執、計脫、避難湖廣。賊張獻忠故。部。郝。永。忠。者。奉。王。居。房。山。縣。稱。尊。號。改。元。定武。癸卯、房山破、不終。

論曰、王松之傳。大約孝友居多。如冲秋之五世同居。在王家更難。而余尤服其一再請從軍自效。其季也。王卒鋐奉從軍遺意。崛強鄖西。得附唐桂之後。即鄉令不出一城。曰。猶是。微子。抱器之日也。而益。武庚者。又二年。

潘簡王模

潘簡王模、趙貴妃生、高皇帝第二十一子、國潞州、模敦靜守禮。量德中、請闢府基不可、子康王佶㷤以武鄉王進封、數與州官置酒高會、巡撫朱鑑以聞、上以諸王非時令萬壽節、不得輒會、有司飲酒、著為令。子莊王幼學、有賢聲、歷恭王銓鉦、以西陽王進封、憲王胤栘、以靈川王進封、栘秀傑能文。講德修業。子宣王恬烄、好學。工古文詞。妙於聲律。子珵堯嗣、堯仁孝。劾恭于天子。賜梓楔。萬曆中、令甲親王故絕以將軍入繼者、眾子不得封郡王、潘王遼例請、輔臣于慎行力格之。

論曰、濁世恭良。

安惠王楹

安惠王楹、高皇帝第二十二子、封平涼、無子、國除、宰府僚及樂戶、留典仗校尉百、人、守園、洪熙中、封韓恭王冲𤊨于平涼、恭王弟襄陵王冲秋失封在王國中、英宗令官校隸韓長史、供安王祀、服日給襄陵王使令、景泰中、冲秋遂乞承祀安王、許之、正德中、冲秋子徵鈐遂請得樂戶祀安王而樂平王徵鉦挾鈐例、亦請樂戶、禮部以非親王不得有樂戶、祀安王故有樂戶、已而韓王融燧又令長史草祀安王樂戶徵鈐孫旭櫨再請于韓王、上不許、旭櫨疏爭之、制曰、與樂戶、為安王祀、郡王故不得有樂戶

論曰、國初諸王一世無子、國除。無繼例也。西官較中安國、供祀事。而以暇給使令於韓府。其。為創。制。至于韓之分王、為安承祀。而未嘗為安後。續安封。亦。屬創。制。親王國祀。得有與戶。安革、而沖秋之日乃始請之。為安始請之也。亦。屬。創。制。

唐定王桱

唐定王桱、高皇帝第二十三子、母李賢妃、國南陽、桱敏而勞、子靖王瓊烴嗣、綜核有矩矱。入朝、五日三召見。妃高氏、未冊而王薨、妃自經死。追封靖王妃。弟憲王瓊烴嗣、臨薨、善誨諸子。為詩來諫。傳莊王芝址、以孝聞。亦被服儒行。子成王彌鍗、以潁川王進封、鍗肆力經史。屏几書訓言。諸宗有飾裘馬買名姝者。憒之若浼。日與文士觴詠。士大夫道。南陽。無不求見。王鍗弘治中、奏朝廷侍親藩生爵殁謚親親至矣。問有恩未敗。聞汲獲美謚。請令勘實。用寓彰癉。上嘉尚。偏布諸王。及武宗出游、王作憂國詩八章。以志感。無

嗣、愛敬王字溫賢。立為嗣、嘉靖中、溫以賢孝稱。久之、助太
廟工、獻黃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賜玉帶、益歲祿二百石、
按恩王六子、其支三城王芝垝、通。經。著。書。精。書。畫。好。禮。有。
名。弘。正。間。而新城王芝坦坐炮烙刑人、降封、又承休王芝
垠悖、母焦愛焦、猜王繼妃、莊王繼母也、垠召樂婦入宮戲
笑、王趾啟母、不聞、遂伺垠出宮、詰之。垠不遜、詈王、笞王之
侍從、母焦怒王、持鉄椎匕王門、趾閉不敢出。妃弟璟遂與
垠挺王趾毆罵繼母、竟不軌、王趾亦奏垠淫亂事、王趾坐
革爵、尋復之。垠子弥鋹、有賢聲。塋。之。田。帝。紼。而。歸。者。數。千。
人。又瀋陰王芝垝、倜儻好文。不問家事。貧而好施。莊王到

子其支文成王弥鉗、類哲倹素。善詩賦書隸。盜亭樹以延賓客。輔國將軍宇浃、新野王後、五歲喪明。從師。以。畫。掌。識。文字。耳授。書。目。記。數。千。言。久之、博通群籍。後又精太乙六壬遁甲諸數學。嘉靖中、陳便。宜。數。十。事。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文成王以摩天王目之。子宙松、力舉千斤、好劍術。慕古節俠。孫碩爋與爋子寵封、並以文詞號南陽父子。桯六傳端王、堯孫、聿鍵當立、以兩叔欲奪嫡、父之、始得請嗣王。崇禎九年、南陽飢、賊自成殘唐邸、張妃及湘安王流離入楚。已而王奏國有母素其女食之者。其變不小。詔為談賑。潛治兵具、擬禦賊。坐非制。禁高墻。國變、出、南都不守、奔

福州羣臣擁立、尊稱明年、福州敗、弟聿鐭奔廣州自立不
終其事、在唐附紀

論曰、南陽世德、靖愿莊敬、四王文行卓越、而成王弥鍀
慕道通經、請核宗謚、作憂國詩、其學更大、夫王芝垝芝
垝、弥鋹弥鉠、後三傳皆學古樂善好施、負贊声或涉
節俠、諸至性不可及、至于新將軍字泱灿、便失明、從師
畫掌通羣書、一代儒者、無逼其情誅著書上便宜、称句
令具服扎、賊殘南陽、屢矣、稍起識勤堵事、必引祖制
而以為禮離國守錮之、使不得開口言、賊毋怪手、諸藩
之望賊塵而竄也、尚流氣之日、以太子撫軍、而使賓宗

得書背戚就行伍且以出身可自致通侯數百年譬抑
一旦騰擲必有大異尋常者而以体例拘無款識及典
是為祇盡滅子弟軍彼歷代之以同姓建偉業者豈皆
不足數欤

郢靖王棟 妃郭氏

郢靖王棟、高皇帝第二十四子、母劉惠妃、國安陸、治邸墾田成之、無子、國除、留內外官校守園、供王祀、妃郭氏、武定侯英女也、痛王早背、對鏡寫容、付宮人、俟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而自經從王死。

論曰、諸王一世妃無殉王者、殉王自郭始、後世衛王梴。則有妃楊氏。

伊厲王櫰 定王諟鍀 王訏淳

伊厲王櫰、高皇帝第二十五子、母葛麗妃、洪武二十一年、生、國河南、歲祿僅二千石、王好武。不能宮居。喜負劍馳馬。有犯蹕者。手斬之。血濺王衣。王則好衣其濺血者。平居髠裸、男女襍坐之。覺子簡王顯炳嗣、請選宮人。不許、令選之護軍。干太守焦歆、縱其中官擾民、忠太守李驥操以法、誣驥以他罪。上原驥。櫰治其府中人。睿帝時、上表不恭、被讓。歷悼王諟鈋、定王諟鍀。鍀好學崇禮。居喪過哀。忌日哭泣、終日不食。望闕。地首。遇廟。則趨。民間高年耆宿。禮下之。縉紳士夫。虛己延問。歷莊王訏淵、弟訏淳、以濟源王嗣封淳

以祿淳乞得河南課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祿米八千石嘉靖八年革諸王請乞稅租田湖伊府課鈔亦在革中部言非永樂以前欽賜此不听淳讀書好禮事其生母至孝母没廬神主殿側者三年十八年帝南巡淳執前者失郊迎己朝於鄭州薨子庶人典模嗣模愎而狠持吏短長吏不如指則旦夕斥去縉紳大夫過河南有經外郊不入朝者使人迫挽其車辱以非禮以是寧從他境出通判甲性不善事王及去使人伺諸途捽其髭鬚盡大遺於其口中御史乙按河南從北邙山外過安咎之其土之仕于外者寧从竄不敢歸家守相長吏不能問太守張柱公廉不發

私書揆使較尉數百人持其事杜戒門有納伊較尉者死揆怒召優人守府門為讀亂之戲伺太守出俳呉之奪郡治及學宮地以廣其宮郎中陳大壯者貧居薛王揆亦求其居弗與揆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有所食輒奪之大壯伶俜市中適府獄戶開大壯竄入與囚同食數月乃出揆復使人從大壯如故大壯竟餓死其家不得收其屍揆所為宮重城層臺做闕下錦衣宮宣詔陝西過河南揆邀之偽為黃紙擲入內稱有密詔謂得耜祖知予或問之曰詔耳妄問者死王揆入妻女至四百餘口奪民廬舍至三十餘所斷齊人財不勝計晝閉府城大選民間女十二歲以上

者。七百餘。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留者令具金贖。獄惡者
委校囹圄。事聞上、僅草錄三之一。令王埰借城。歸奪女。出
羣小人付有司。楧自如。禮部數牒促之、河南守相持牒入。
楧曰、安用牒。是為我障樹。守相不得已。自召李墮其借城。
楧持梃數百人出。卒或墮或斃。多死者。僉事林騰蛟具疏、
從都御史以聞。楧毒殺之。訊得實。廢為庶人。禁高墻、除封。
論以他藩為不可道、率中毒、或及其府中私人。不爛外。
伊自王㰒以下。率道路編民。漸於士大夫。衡決官府。則
是朝之持宗律不嚴。似獨縱伊封。不可解也。王㰒手裂
犯蹕。王顯炔縱中官擾民。誣其太守。至於典楧、持吏動

辱縉紳。笞撻臣。奪學宮。據妻女。劫廬舍。梃拒詔令。至於捫大壯口。不得飽饑以死。即有一。已大干祖訓。豈所在撫按。怨為僉事勝蚊之爍。言出而禍隨之。姑息以至此亂。若夫王諲舒持矜以禮。王訏淳廬殿有年。絕不似伊封之貴裔矣。

靖江王守謙 父文正

靖江王守謙初名煒、高皇帝長兄南昌王孫、大都督文正子也、文正不得封、其子文正以孤母王氏守節艱難依太祖時。太祖未有子。撫如己子。文正頗涉傳記有才畧為人勇敢。亦深摯。從渡江定建康、太祖私語兒且官汝。文正曰、爵。賞。未。彊。塲。急。見。無。以。服。衆。太祖善其言。以從征功擢樞密院同僉、改院為大都督府、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時南昌甫定、而康泰等叛、南昌行省叅政鄧愈走歸、旋命徐將軍往定之、念非骨肉重臣。莫可守。文正往鎮元帥趙德勝、協愈、都督洪都。選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為叅謀。

已而漢友諒親率舟師六十萬困南昌文正計諸將分門守而自提精銳二千往來巡督敵冒竹盾當矢石穴擊壞城三十餘丈文正急礮走之隨豎柵內禦敵來爭柵且擊且築達旦城完敵所以為攻具無不至而文正所以為捍拒之計亦無不至晝夜無寧刻歷八十五日力竭諸名將趙德勝而下率被殺屬邑烽信絕時太祖方定安豐還攻廬州千戶張子明請潛出乞援金陵而圍密不得間有捨命王者失其名願以身殉漢緩其攻遂出詐友諒大都督且奉表臣漢也圍稍解子明于是乘間從水関出還至湖城為友諒所執勒降城中子明佯許諾至城下正言以勵

守都。友諒殺子明、趙月、太祖師師二十萬相持彭蠡湖、友諒食盡、掠糧都昌、文正授方畧。盡燔其舟。漢師敗、友諒死、上以文正守南昌功居多。死事趙德勝、自有傳、而先後武桓死者、十有四人、皆以文正之義。是時上命鄧愈往定南贛、文正分城守之、軍助愈。尋文正不善居功、以親貴驕、或奪民婦女、不用者投井中、斬無罪、訟者眾、所用狀榻僭飾龍鳳、上手書責之。文正愧懼、按察司李飲冰遂以文正欲叛降吳密聞、上驚曰、嗟兒乃為賊促、請南昌、呼文正城下、文正不意上至、倉卒出謁、載歸建康、群臣請伏法、上曰、吾兄惟此兒。吾不忍誅。孔。郭。伽。服。并斷其所部足脛五十餘

人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尋命往荆州築城還或又言文正出語不遜上意頗不測馬皇后曰此兒止是性剛亡他腸今其母尚存亦念初乘亂相救持意上曲赦之命往濠州省墓夜復與從者嘖嘖有繁言從者歸言上上遂廢之召其子語之曰鉄柱無恐我終不以汝父故廢汝鉄柱守謙小名也未几文正卒洪武三年封守謙為靖江王國桂林桂林城獨秀山前有元順帝潛邸改為王宮郡王宮焉視親王次等九年之國上表謝上覽表為泣下勑從臣善導之著出知東平州守謙復不法怨望作詩訕刺廢為庶人使田鳳陽守謙曰不願為王力田足矣帝曰鉄柱無福閑

七年、徵其弟鎮雲南、遣其妃之弟徐溥、誡以璽書。乃益貪暴、召還京、安置鳳陽、不省、召至京、撻而錮之。子賁儀嗣王。永樂中、遣之國、賁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使省視十三王諸叔父。擇文武忠孝之士從。賁儀嘗問長史蕭用道古好名云何、用道曰、名之與實。猶形影也。王當好實。薨、謚悼僖、子佐敬嗣、正統初、與奉國將軍佐敏相訐奏、以黃金六條饋楊榮、被詰責、戍其使人于邊、再傳約騏以孝聞。病癎屢著道士衣冠。夜出市。子經扶嗣、經扶好學。嘗爲敬義之箴。薨、歷邦寧、仕昌、履燾、任晟、四王、晟立廟于國。祖南昌。初給銀印、宣德中、改印黃金塗。明末、王子亨歎瘞襲、失寵、他

子以燮簒立、誣訟亨嘉于官、收獄中。會唐藩即位福州、簒王不奉詔、輒弄兵、以原總兵楊國威為先鋒、時廣西巡撫都御史瞿式耜節鎮梧州、簒王挾書、奉尚書印強之、式耜不從、執式耜歸。幽之別室。奪其原印。兩廣總制兵部侍郎丁魁楚奉命督撫兵陳邦傅往討之、簒王聞之、懼遣釋式耜幽。還其印。式耜密令國威故部焦璉為內應。及邦傅兵至城下。璉猝起。縛國威。以簒王入闕。王半道棄卒。國威伏法。而亨嘉出獄中。得立為靖江王。論功、封魁楚平粵伯。邦傅掛征蠻將軍印。庚寅、北師定南王孔有德以兵破桂林、式耜及侍郎張同敞死之。亨嘉及二子若春若冕皆死國。

永曆中、追贈亨歎一字王、若春靖江王、若昇將軍、

論曰、馬皇后知文正曰、此兒止是性剛無他腸、帝非不知文正、而為後世訛、固本切卑弱、故曰、以究知正而慰實銜秦晉燕周以下、即以李飲冰之譖南昌不遑、奚其疑易解、且所犯以親貴驕、或亦援宥、所云乘亂相扶持造明者識烈矣、盡王之小國不事之、以不忘南昌八十五日之勤乎、文正卒洪武三年以前、即非有他故、性剛不堪屈抑、輒自促耳、鐵柱怨望、或以是故、終錮之、帝初曰、不以文故廢汝孝、以父故廢汝也、明末、靖江孽有纂王亨歎者、是則有他腸、非文正之所宜為後也、然靖江

家廟祖鐵柱不祖南昌之節制中外者夫鐵柱都南昌之所以紀功其顧名而思之

懿文皇太子四王

虞懷王雄英　吳悼王允熥　衡愍王允熞　徐哀王允熈

虞懷王雄英、懿文皇太子次子、母開平王女、未封、年十四、薨、追封并謚、

吳悼王允熥、懿文皇太子三子也、封杭州、未之國、燕王入國、降封熥廣澤王、居漳、召還、以不能匡惠廟、削爵、為庶人、錮鳳陽、卒、英宗復辟、出其姊眷、僅庶母姊好五六人、有年八十餘者、弘光初、復原封、謚悼、

衡愍王允熞、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未之國、燕王得立、降封熞懷恩王、居建昌、以以讓皇故、削爵、為庶人、錮鳳陽、後英

宗出之年八十餘。猶衣破。綿袍。出受中官。拜曰、吾家小奴爾爾。弘光初、追爵。封諡懿。

徐哀王允熙、懿文皇太子第五子、建文中、以皇弟封、八歲耳、燕王入國、降封敷惠王、隨母守皇太子墳園、永樂初年、詔曰、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爲子不祗、不及於父、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年弗永、厥子嗣立、崇信奸回、顛覆舊章、戕害骨肉、朕遵奉祖訓、將除君側、以綂周公之義、少主自絕於天、闔宮赴火、長兄諸子允熥允熞允熙、並錫王封、不意弟省、自生疑懟、朕念至親、免爲庶人、用保全之、長兄未有承祀、朕痛切心、其改封允熞甌寧王、世奉太子祀、展言同氣、

庶盡覲、、又二年、邸中火、王燃、暴薨、年十六、謚哀簡王、、
為人聰慧而端謹、和光初、澂原、封于原、謚臧一字、
論曰、懿文之哀祈晉王棡、浮免罪復爵、知其于鶺鴒之
義最篤、乃燕王之于皇太子何如也、使非學士劉三吾
等置秦晉二王何地、一諭皇太子、何必死于唐、撫生有
四王、而卒主祀無其人、徒祠祭署之奉祀尊之、至不得
与哀冲莊敬庶伯代祭同例、覲萬曆中太常謝杰所奏、
知涼薄從永樂時始之矣、雖英早世弗論、虞王允熥、衛
王允熞、徐王允熙、降封改封、祇以塞天下萬世公議、蓋
不能、佳、踰建文一語、早貯帝胸中、急、俟封邊裁之矣、夫

責以匡弼大義則未聞懿文皇太子聯燕王棣或有所匡弼何在也稍減奸嫡之夢已幸知至若邸中之火更毒于鳳陽之錮時王燃已十六大內之熠自宜再燕王楚恐遜之不入異也然則進懿文允子而成陽之烈哉他日巨煬之變高煦為償其一而一未償

惠宗一王

原懷王文圭

原懷王、方二歲、燕兵入宮、有乳媼負幼兒、牽燕王衣哭、匍匐求食、曰、兒饑、兒饑、燕王頗心動、事在皇太子文奎傳中、弘光初、追封、加謚、

論曰、時諸鎮無足恃者、獨西平懸萬里外、頗能獨御謙王不出、讓王出、潛之滇、衛以定名、抗大義、而起捲土重來、知必舉之誅也、徒以僧題詩金竺之間、誰寒之矣、即否、程濟輩果能彷彿嬰臼故事、抱二孤、覓藩邸依之、一成一旅、或以幾如康之業、亦一說也、而兩皆不能、則

以正學閉金蓮衍援一語誤之耶原王文圭生五十有七年始識牛馬莫廟之仁矣久預諸王之列則又弘光中特賜耶中原無福福無一是獨追恤讓皇子若臣戚上爵謚為二百四十餘年地下吐氣

太宗二王

漢王高煦（入叛逆目中）

漢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母徐皇后、初以燕王子封高陽、燕王即帝位、進封漢王、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也、初、太祖嘗召諸王子學京師、王獨嬉逐、學不進、既與世子入祭太祖小祥、舅氏魏國輝祖、密奏高煦悍無賴。必負陛下。請留京邸。勿遣。輝祖弟增壽及駙馬都尉王寧力庇之、竊魏國廐馬、不朝辭馳去、過涿州、殺驛丞甲。皆民、無辜死者數。燕王兵起、從戰白溝東昌、有功、歷城侯盛庸逆戰浦子口、燕師卻、高煦適引胡騎至、燕王奮鉞起撫高煦背、大呼兒為努力、高煦殊死戰、大敗庸師、燕世子仁賢、膚體充盈、而王長

七尺餘、輕趫、挽千鈞、兩腋若有龍鱗者數片。其以類已、愛之。及得國、議立太子、淇國公丘福與都尉王寧素暱高煦。功高、煦宜立。上以學士解縉言。不果立。高煦嘗從上四射生多。二鳥竝柯、連中之。上喜、漢王技至此乎。解縉從旁對曰、所。為。賢。王。者。孝。友。慈。仁。為。藩。國。長。挾。強。命。中。一。加。也。之。能。也。願。陛。下。勿。為。王。譽。世子由是得立為太子。王封漢國雲南、快曰、我何罪、故萬里。攺青州。又以猾士。不即國。從上北平、數離間太子。誣解縉等於上。至徵太子師傅皆繫獄。而縉竟為王寍死獄中。久之、請得天策軍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不意我亦得之。自以比唐秦王。又請兩

護衛、益恣、多不法、永樂十四年、上巡北平、王數濫殺無罪人、投之江。漆葦為舟。以習水戰。造大量妝祿米。縱護衛軍强入民間貨財。亦復肆掠。長史瑛、典膳岐鳳直諫。王怒、附繫之詔獄、兵馬指揮徐野驢執治漢府不法人。王手鐵椎椎殺野驢。僭用天子車服。上南還、怒王、褫其冠衣。因繫西華門數日。行誅之。皇太子涕泣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州。語太子及太孫。是怏々者。必為變處。樂安知朝廷多故。制之矣。王益懷怨望。私造火器。破獄出死囚。厚結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并隊伍。以數十人潛察中朝動靜。倖一日。終文皇之世不得間。仁宗以骨

向親益加恩、增歲祿二萬石、封適子瞻坦為漢世子、餘子咸推封子、瞻圻常憾高煦殺其母、子父交惡。詔罪圻遣守皇陵。上大漸、仁宗時為太子、居守南京、尚書夏原吉等恐樂安伺變。迎太子至良鄉。始發喪。高煦聞之、益大恨原吉。宣德元年、陳利國安民四事、規上意。上曰、樂安其萃心乎。馳書報可。尋獻上元燈、請駝馬袍服。上勉與之。八月、遂發兵。又長史李默諫、不聽。乃作五軍、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各監一軍、庶人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偽授官號。擬襲濟南自固、然後肆兵犯闕、御史李濬、樂安人。匿。妻。子。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

咎。王聞之、使〻者追捕瀋不得、磔殺使者、而故所遣較枚青以聞。上不忍加兵、使中官侯泰馳諭王〻陳兵見泰。傲不禁、數南向坐、踞泰、大言曰、予。今。上。尊。屬、比。皇。考。之。於。建。文。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乃金帛啗我。今又動引祖宗成法束縛我。殊命我鬱鬱。是誰執政。急持奸臣頭來。徐議吾所欲。泰懼、唯〻還、不敢言狀。王淩遣百戶陳剛奏言、仁宗朝不當違祖制。予文臣誥勅封贈。令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且斥二三大臣奸邪亂政。首指夏原吉、索誅之。上覽奏曰、漢王欲以此為兵名乎。原吉免冠謝。臣無狀、激變親藩、罪死。上曰、無為爾。輔臣楊榮首勸親征。原

言亦曰往者陽武侯薛祿被他命出色變鼠竄宵遁畏高煦故威不足恃英國輔曰漢王驚而寡謀假臣精兵二萬立俘闕下何煩至尊上曰朕初嗣服必有以懾攜二逐決計親征令大索樂安奸諜勅平江伯陳瑄守淮如指揮芮勲守居庸勿令賊南北逸是月發京師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傅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司顧佐從以陽武侯為先鋒而襄鄭二王居守畫弛軍旗刑徒從征是時高煦方約靳榮為內應取濟南濟南官吏覺之不得發故知州朱恒偽陛兵部尚書請王竟觸南京金陵下可畫江守也漢諸將盡

起諱恒爾家金陵王徙為發兵護爾歸即京何我等初傳
聞陽武將兵高與善及諜知親征始大懼上軍城北壁其
四門將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無一來朝者城中異氣
黯黲上御諸將請急攻不許與王書王果自上首謝與王
險遇思禍如初不然左右以王為奇貨悔勿及知如是再
諭王皆不答時城中眾多欲執王免兵者王驚間遣人出
行幄陳奏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自歸詔之是夕王盡焚
兵器及交通逆謀書上軍城南受降偽都督王斌曰就死
辱也等死不如戰王給斌等復入宮從間道衣白席藁出
見眾詞屈鄭死憫知予命上赦王罪盡召諸子監軍來赦

城中人勿聞。改樂安為武定州。班師還京。降王為庶人。禁之逍遙城。誅所與謀者六百四十餘人。戚死戍邊者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勉免。久之、上詣逍遙視庶人。庶人足鉤於相睨上。稍近。伸足末撞上。上不期而踣。遂命覆巨銅缸之。庶人負缸、上數百斤、動。須臾、死。諸子皆死。初、仁宗為太子、上時為太孫、與庶人從上陵。太子体重多躓。庶人後言曰、前人蹶、後人警。太孫曰、記之。更有。後。人。警。後。人。也。

論曰、魏國輝祖請留漢煦京師。意良善。嗣北平勇索子。何以處是。與為。以。知名。也。宜明告為吾父輝祖善師傅

教爾煦丞玉成之隨曲与恩誼而徽識輝祖姆縱煦燠一再不率然後撻之曰父不能教吾乃善燕後而不能也且質子事古有之矣他日燕即起亦或睹殞即不念其子而無策胡騎後至都煦白溝小河不加可無壬午便入金川洪武時外阨切故雄藩也而永樂末年內阨急遂擒漢樂安幸文皇父不作愚監國倘酷虐煦即不入丘福王寧之讒而仍王煦漢或真比皇帝之於建文矣然而煦殘無謀不能用人寡助徒一往為伸足之計即漢無能為也

趙王高燧（入叛逆目中　康王厚煜）

趙簡王高燧、文皇第三子也、母徐皇后、燕師出、高燧與世子守北平、永樂二年、封王趙、國彰德、未之國、王負戰功比高煦、最不睦皇太子、太子顧特親愛之、上嘗得王諸邪人左道不法事、誅王長史顧晟、褫王衣冠、皇太子曲為王解、得免、上晚年征胡、太子居攝、內臣黃儼素見惡太子、而曲事王、每譏太子於上、上數責宮僚、至繫獄死、太子亦希得見、二十一年、王入朝、儼乃乘間譖言於外、云上疎太子、時時念趙王、從王來者指揮孟賢等聞之、喜、欽天監謝成過賢所、密言曰、成觀天象、非久當易主、偶上不懌、賢與其弟

三軍人為想。子和陳凱等偽造遺詔。通內近中貴人。謀鴆上。勑出禁伏符璽。廢太子而立趙王。總旗王瑜、有姻家高以正者爲賢等畫此策。以聞瑜。瑜驚、上變告。上命急捕賊。御右順門親聽之。顧問高燧。若所爲如是耶。高燧慄不能對。太子乃代爲解曰、高燧深居內殿。安得與外諸邪妄事。上乃原王、獨坐賢成以正等。陞瑜遼海衛千戶。尋擢錦衣指揮同知。選國子監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二人爲王講說經書。推理驗事。王頗改行。仁宗嗣位、加祿二萬石。與高煦同、封其長子瞻垵爲世子、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上爲增設趙府群牧千戶所。特嘉之。宣德中、增田園八十頃

上以叔父之親待王益厚上從高煦還尚書陳山迎上至獻邑府請上曰趙與漢體一人請便移師彰德卽臣恐他日復勞聖慮時閣臣楊榮與蹇義夏原吉三人並是山書請先敕詰王六師隨其後上意已無趙屬學士楊士奇草敕士奇傳榮不可曰敕旨何詞榮曰卽今逆黨辭言漢有反書駱指揮阮內使者往約趙連兵錦衣衛驗問得狀此亦宜一問王士奇曰執反者一言輒疑趙趙不避之名與豈足以服天下退復語榮卽有疑不忘趙宜審爲之防潛消其害顧奈何輕用兵時獨楊溥與士奇指合上聞二人意左頗不懌然移兵事亦竟止還京朝臣多上章論趙事不

已、士奇復言之。上惻然曰、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今亦惟此一叔在耳。乃封群臣所論趙王章及高煦所偽詔遺駙馬廣平侯袁容、穆、示王。且賜璽書寬諭。王得書、驚曰、吾生矣。即獻還護衛及群牧所儀衛司官軍校。上書謝恩。上復與王儀衛司。王二十八年薨。諡簡、時人語曰、文不過周世子、武不過趙簡王。時世子瞻坂早世、次子瞻塙、以安陽王入嗣、又再傳為靖王見滋、滋押戲酗酒、怒輒以刀劍剸刺人、重箠殺之。或劓面割首、南樂諸王、濡叔父行也。亦思戕之、又強買良家子女、留止樂婦後宮、成化中、革冠服、削祿二之一。已復其冠服、又再傳康王厚煜、讀書好禮、孝事其

祖母妃。妃病、爲嘗泄。嘉靖中、彰德飢。請辭祿以賑。朝命不可。世宗南巡、迎駕甚恭。招致賓客。文章遊宴。有淮南梁孝之風。後與其次妃反目、自經死。先是妃與子成皋王載垙外論洶洶、煜暴卒。後妃對侍兒嘆嘆自語、若有所恨者。垙懼無以解。移誣彰德知府傅汝礪及通判田時雨以他事。云威逼父康王至死。列狀以聞。上爲戍汝礪極邊。而歸斬時雨于趙。時論冤之。崇禎甲申、趙被兇失封地。乙酉、唐王立福州、封南樂王第五子用賓之後由榛者、復爲趙王。國粵西之南寧。主趙祀。由榛、字係易。號伯李。負逆才。擊毬舞劍。音律詩畫皆入妙。能飲五斗不醉。同兄子慈眷道興寧

之國而閩敗先是梭嘗與黃蜚起兵于嵩江事不就同鎮將李士璉附魯監國紹興相善士璉時走長樂丙戌冬與十三營都司並四營閩羅宋昔聚民軍自保以篸迎梭與寧奉為監國即北山寺為殿居梭而士璉自稱閣部丁亥北師有東粵士璉因新任知縣以降寇以梭為贄扶之廣州而士璉與佟總督甲有素為其中軍已兵備嶺東時陳子壯張家玉兵起北師疑由梭內應勒自盡玄妙觀慈箬亦送死士璉復計殺播越徽支六王以自功已而士璉偶謁客逐見趙王梭入其門遂睨欄瘋拱手不絕稱殺下云云百家顛踣狀不勝楚痛死

論曰、記。黄湜。死。靖難。子。孫。效。尤。之。一。言、高。煦。一。驕。高。燧。又。一。驕。知幸燧不多從文皇征伐。事甫成。叉兵直取諸其父。較僞詔劫伏之計。不更捷乎。夫不有其父。何有其兄。漢之走卒。徒長傲耳。特漢敗。趙益如寤。雖不足慮。初計奪太子。令太子既丹怯。戢兵非所長。士奇溥之言。寧裏至親。存大体。亦勝算也。迺德世濟。自康王厚熜而外、鮮足錄。而獨奇。由。揆。之。竟。能。崇。武。倅。殺。士。瑾。

仁宗九王

鄭靖王瞻埈 子王載厚埍炵 世 蘄獻王瞻垠 越靖王瞻墉

鄭靖王瞻埈、仁宗次子、母李賢妃、國鳳翔、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瞻埈與襄王瞻墡居守、四年、請故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正統中、以隴人多癭、改國懷慶、埈多暴怒、掠人至死、稍不當意、輙手碎之、上為置強相、以御史周甲為長史。埈稍戢。王四十二年薨、子簡王祁鍈、為世子時、棄妃韓而立妾、有子見滋、勿愛也、曰、世子、時子、安、得後我王、天順中、詔戒諭之。嘗乞河堧地、靖王第三子為涇陽王祁鐵、其子見溢、溫浵

度、母妃張氏常制教之。母寵溢殺一犬、殯而埋之、祭以北
母、及襲封、寵娼妾次妃郭氏泣諫。見溢怒、撲之宮門、絕其
飲食。嘗殺其從婢。復強納母妃女弟為妃、兄所許奏。弘治
八年、革爵、封除、而簡王次子見溜出府別居、竊世子見滋
金冊去。他日、復入王宮、取寶。王鎖索出其世子冊。以是怨
父簡王、遂不復朝。他日、與而過涇陽王門。見涇陽王、不下。
妹廣寧郡主及笄、碎其奩具而焚之。又強娶良家子為宮
婢、多占軍校至百餘人。簡王不能制。以聞。詔革為庶人、令戴
平巾。習禮讀書。敬皇即位、賜歸。弟東垣王見潢、狎家奴安
僮數、欲殺其妃、上聞、斬安僮。視潢為民。從之。乃復靖王三

傳王厚烷讀書能文。折節下士。然多泥古。府中故有習樂之所。王盡改其名、含曰中和樂舍堂、祀伏羲神農黃帝、曰原始之堂、寢室曰思誠之室、後室曰祕器之藏、其他館第皆以古義名之、名疑于天子。嘉靖二十七年、周藩鎮國中尉勤熄故嘗得罪周王、詔奪其祿、熄失祿、乃詣闕上書極諫、若為名高也者。上怒、坐誹訕、降庶人、時王厚烷諸父行祐橏以其父見過得罪祖簡王、廢庶人、幽高墻、欲從王烷奏復故爵。烷不與。奏怨烷。會烷上萬壽表失臣字、又帝方熏壇、橏來獻香、烷無所獻、橏作四箴十連珠以諷切帝。其書曰、伏見太祖皇帝起淮右、躬擐甲冑、膚冒霜雪、歷十五歲、

功可謂大矣德可謂盛矣尚慮教阻道晦民庶惛迷乃復求書廣見求言廣知朝政夕講寒暑不替洪惟皇上御制心箴註四箴碑豳風書無逸揭洪範篇大學衍義下詢疾苦身先農桑益身保民臣所親見何及通宵罷講有田美政無闕使四方學士利欲紛拏莫知所從臣不勝拳拳効李德裕丹扆之箴做陸机連珠之体凡十四章別録敬進四箴曰居敬曰窮理曰克己曰存誠其連珠十章曰臣聞連城之璧不付于拙工千里之驥必託之善御是以修身者以損德為憂保國者以失賢為慮臣聞如砥之途人以為邪徑弥天之語人以為上乘是以孔孟之門無人而異

端禩起。克舜之世既遠。而治道難興。臣聞衣食足而民富。禮文衰而訓靡。是以農桑必盛於風俗之始。彜法必明于教學之時。臣聞百口言善。所以尊德一心詢過。所以布天。然則諫舌易與。吾口難便。是以堯嗜治而裕。受拒諫而驕。臣聞水滿易溢。月盈易虧。是以守謙者不挾德而侮。去忠者不族禍而追。臣聞竭民脂而作無益者。世不知憎。長國家而損下利者。士謂非忠。然則民飢而居無獨富。農足而國不能亡。是以愛民則福錫于邦畿。虐下則禍起于舟中。臣聞文公簡禮。春秋不貶。鄒衍繫獄。夏月飛霜。然則不誠獲戾。罔察雁殃。是以畏威者克謹天戒。敬祖者率由舊章。

臣聞商鞅尚法。秦旋踵以亡。仲尼行仁。魯三月而治。是以萬類取足。得衆尚于用寬。百姓無厭。求仁先于近譽。臣聞臨春于閣。陳禍以盈。步虛于城。宗室將燬。是以成湯寬仁。不聲色是親。故勲恭謙。不茅茨為恥。臣聞被衣寒。体充食饜腹。氏日惟憂。耕田南畝。鑿井西隣。人日惟懌。然則與以恵者。欲其知樂以利者。忘其力。是以熙皞惟王者之為。驩虞為霸者之策。朕奏上大怒。手詔王曰。日者勤慰諮詢。朕姑活之。厚皖初大。諸欲為〻之。于是拓樓以借怨。摭拾況罪十四事誣況。又上使驗視無實。但曰治宮敘名號。疑乘輿。上曰。厚皖橋傲。不稱臣。百凡自擅。擬拾朕過。無禮不道。

降庶人。因之高墻。焌因高墻十八年。焌世子載埔。不敢即安。禁一室。王宮外廊。以居。如王囚之。年莊王即位。出焌。優其禄。焌自少至老。布衣蔬食而已。及薨。世子曰、鄭宗之序。盟津為長。固避之。匿山中不出。其後竟立祐橏之曾孫。載璽為王。

蘄獻王瞻垠、仁宗第三子。初封靜樂王。傳姚益授王經。有頃問。必正對。垠雖幼。知賓禮之。改封蘄。早薨。國除。

越靖王瞻墉、仁宗第四子。母昭皇后。封衢州。未之國。宣宗賜莊田昌平四十頃。早薨。國除。

論曰、類抑受強梱。王瞻埈猶能悔過也。簡王祁鍈稍惑

謫廢。而積數世以不靖王。厚烷稱引古昔。自附芻蕘之獻。欲光華聖聽。蓋由生食古記。未審告君之體。似宜略其跡而錄其忠。即不見可。何遂目以為謗。至比之不道之律。困高墻十八年。其時議禮者。或不赦。而諸以諫諍見原。人臣中不乏也。而獨難賜環王烷翁。烷布衣蔬食終其身。歷高墻一日也。上寧不聞之。世子載堉。自王得罪。屏居席藁。如父囚之年。上寧不聞之。堉固遜孟津。追古賢之避讓。歷選諸宗。不能有二。斷越而王。早薨。不論。

襄憲王瞻墡

襄憲王瞻墡仁宗第五子母昭皇后四年之國長沙墡讀書通誦左長春秋正統中以長沙卑濕詔徙襄陽帝北狩時或以墡最長親且賢謀迎立墡子尋不果郕王居攝墡上書皇太后請立原太子見深急迎鑾輿隱之不以聞太后及答諭郕王已即真矣久之上皇居南內墡又上言陛下誕登寶位非從上皇冊封似稍失臣節宜旦夕遣使視膳朔望率群臣問安以不失恭順之意奪門時石亨等必殺于謙王文謂謙等嘗結內侍王誠盜金符出迎襄王而王實不知也上皇復辟得墡二奏宮中賜書墡比於金

滕云。詔王來朝、相見甚懽、初、河南按察使王概坐誣繫獄、塤過河南、父老遮塤車。訟概冤。塤特蒙宴、酒半、避席為概請。上立召概為大理卿。使塤得謁長獻二陵。且歸、乃上言伏覩皇太后制諭、廢郕王如漢昌邑王、臣以昌邑初無篡奪之非、郕王承上皇寄託之重、乃乘危篡位、改易儲君、背恩亂倫、非昌邑比、且其所葬杭氏壽陵、踰制、伏乞毀以明禮法、上從之、或稱二都督犯王駕、上怒、杖二都督、塤謝曰、臣出無駕。二都督何從犯之。上特賜護衛及旗手司鷹坊司、食塩三千引、官其二夫人之弟、二乳母之夫、皆百户、春秋上戊、祭社稷山川、賜陪祭官懸帶牙牌、又賜之襄

王之賢。雖王篆曰、以識家奏。比王周公、欲寵以天子禮樂、許易王宮瓦黃琉璃、墡踧踖辭曰、奈何以臣壞祖宗之訓典。上曰善、及行、上送至午門外、墡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頓首曰願陛下省刑罰、薄稅斂、以慰海內饑渴。上拱手謝。四年、復召王墡至、諭廷臣、天下第一賢王也。其以朕言榜于宗人之府。迨歸、御製峴山漢水二賦及襄陽四時歌以榮之。上親送、迄蘆溝橋、駕在王後。墡辭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倒行其車以回。上諸藩自谷王後、皆禁不朝。王獨小心清忠守法遠嫌。得來朝者再。在位五十年、薨三傳懷王祐材、聽其妃父井海左使、多箠殺人。弘治戊戌海及

材所親信者與典邸爭地灘逮七十二家獄久不決大理卿汪綸兩解得已王無嗣弟康王祐楄以光化王進封初父簡王嘗夢二道人冉冉繇端禮門入材楄遂同月生而皆慕悅道教王材玄修之外復好鷹犬畜善馬日行百里而往返南陽而未嘗也王楄好五雷法無故煉神忽見一二長神高六七十丈許青面赤鬚黃巾金甲執鐵鞭立庭前因病悸不能事已承奉邵亨扶捶拷死王甥楄惡之剔其兩目坐奪爵已復之薨從姪莊王厚頻以陽山王進封折節為倫服散衣鄙居外戚不厭楄梁嘉靖三十年薨入進白金二千兩助軍三十六年三殿灾進白金三千兩助工

拚木十。頗事嫡母王太妃至孝。及潘太妃薨王殯之堂左偏。王太妃曰、嗟乎、左之其以我乎。必正寢。頗泣曰、臣不敢以非禮加臣母。及葬。跣而扶櫬行五十里。王愛褱人。左右不使犯有司。四方上大夫道褱者。與爲常布交。人爲之語曰。夫人入楚地。山不登。太和。王不輒予。褻云何之。御俾而憲王支子棗陽王之孫、祐榰者善文章。精騎射。力能制奔馬。博涉星曆兵農醫卜之書。好持風論。言休咎多應。嘉靖初、上書請伯孝宗而考興獻、更請除宗人祿。使其以四民自爲生。賢者用對策應科。寢不行。崇禎十四年、賊張獻忠陷襄陽。坐襄王甲階下、酌以巵酒曰、失王。督師楊嗣昌必

伏法顧借王殺嗣昌已王遇害、而嗣昌果自盡賊投王火
時福清王常澄、覔王骸得顱骨數寸以去賊并殺貴陽王
常法、十六年、李賊復陷襄陽、稱為襄京僭王府居之、
論曰、迎襄必無之事也襄聽塔兩上書一急迎鑾母廢
太子一問視南宮朝朔望即滿朝誰不聞之夫果溢金
符至襄〈王塔擁前曰臣塔固言之矣今迎太子在也
臣塔故言之矣今上皇在也無多言以臣先君大亂之
道塔必不敢盡諸臣欲更立、有隱慮意迎太子或不忘
前廢立之議而又與襄府以定策之功乎且問立襄王
將使仍南宮上皇乎仍沂鎮皇太子乎抑召乎不必襄

王之賢即鄭荊以下諸至愚昧不敢妄覬萬不獲遂之事于是禮部會議僕視朝合辭以請懲復東宮也情勢必然而不意輒有奪門之舉必以盜金符誣尚書于謙等徒使論世者百口不服則何不更詞云迎宮何休東宮何罪爾大臣胡不一言之足以罪謙等使心服也然而有不能者此奪門諸臣即前替廢立諸臣以其二語例之諸入文謙之律矣故曰不殺謙文吾等為無名置信律而即誣律是明知為誣而以二臣及三宦者塞責曰諸所為皆二臣為而迎襄更甚謙明于事故落對無一言而勇叱心以一死應誣公論自在後

世恥壿果天下一賢 王　丹朝奉省刑薄斂二語為別誼
至正也厥後莊王學 顧　處儉以領能撫而有以貴軍
國斯不忘執廷者哉 朱　陽祜摠文武材考與獻之論誠
諫而使宗人四民自為生秀者預對策共長久至計胡
不入聽也明之季獻賊害督師嗣昌曰吾兄襄王以殺
督師計亦譎矣

荊憲王瞻堈　端王厚烇　樊山王載埁　隕西王常湖

荊憲王瞻堈、仁宗第六子、母張妃、初國建昌、改封荊、堈勤學好古。祗慎肅恭。延攬文學之士。再傳孫見潚、潚上恨同母弟都梁王見溥多受賞於父靖王、銅母妃。為斂其衣食、竟死。將葬、出柩于竇。召都梁王騎射後園。塞其口、以錢尺搥殺之。鑽火王肛。謂都梁妃何曰、都梁王與王騎射馬驚踐死、因逼淫何妃于後宮。潚從弟懷順王見潭之妻茆妃美、求通焉、茆姑馬妃懼、防之。王怒、毀馬妃。鞭之百。械茆妃入宮、脅奸之。數集惡少年騎射、微服涉漢。略人美妻女、其聚歛、不可勝道。惡鎮國將軍見釜見浣、闌之空第

樊山王見潚懼其及也、密以聞。孝宗使太監駙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徵王。大臣議潚罪惡不赦于刑書。上曰、寧末減、削爵、降庶人。錮西內、賜何妃死、奪節妃之封。弘治六年、潚從西內復摭奏樊山王過。樊山曰、昔者大行皇帝遺詔至荊、潚拒不內。多置弓弩、築土山、簡舟楫、閱馬、廣儲生鉄、聚兵械。其子祐柄濟惡、謀不軌。向未盡言耳。乃至誣奏我。上使覆視、有之。乃賜潚自盡、廢祐柄、而封都梁子祐橺為荊王。是為和王。和王子端王厚烇、有賢聲。祁景泰中嘗請朝上皇。不許。長史施貴、賢者也。王厚遇。而樊山王三傳載於讀書好禮。諸王通刺士大夫、故不名。王獨以名。

郡王女得封，始請祿于朝。王有四女，不為請，下嫁于士人。
隆慶中，請自試，不報。諸子皆工詩，號花萼社。崇禎十二年，
鄖陽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園。荊王甲不知所終，而隕西王
常湖者，惠王六世支也。崇禎癸未，賊陷楚，隕陽陷。湖支雖
避難，走依闖。闖敗，湖削髮度為僧，潛託鉢壽寧之鬼足洞，
遇王祁，共起兵，敗建寧，事在王祁傳。明年，建寧敗，王為亂
兵所殺。

論曰：王桐猶力學攬士，再傳孫見滿，性既乖戾，而無以
教之，其惡不可名。所為逸居而近于禽獸是也。使生士
氏之家，豈至此。有所營則勞之則習，有所禁則共之則

悔有所慕則趨趨則日遠于非勉為善故諸字之善皆出至性為記載所不及其為不善皆出意想之外亦紀載所不及何則詩書之義不講也以思立法之未詳矣端王孚烇于瞻塔行最果于親有間而猶從塔後惓惓朝上皇為辭過知凡諸宗無不以朝上皇為恥也樊山載吟讌德可師諸子花萼之社其真王桐文學之遺歟明末隕西常湖以僧潛去扶王祁共起壽寧還府建寧雖事不成倡皇覺寺故絮梁冒耶誠可為克邀祖制者矣

淮靖王瞻墺　滕懷王瞻垲　梁莊王瞻垍　衛恭王瞻埏妃楊氏

淮靖王瞻墺、仁宗弟七子、母李賢妃、初國韶、以韶瘴改封饒、墺有所乞請、長史李伯嶼曰、朝廷之上。有賜無求。賜則恩。求則瀆。墺病、府中人請為王禱、伯嶼曰、何如貸丁錢以甦衛士之困。墺皆從之。薨、傳曾孫定王祐棨、棨遊戲無度、横暴境内、左長史莊典以不克稱職、請自免。不許、會饒州推官汪文盛與王府不相悅、偶風者顧嵩持刃撞王門、誣以為文盛使之、適鎮守太監黎安公事至饒、其随騎觸端礼門、被撻、以為辱、怨棨、而先是棨有名琴、曰天風環珮、寧王宸濠謀之不得、又求棨濱湖地、棨弗與、濠遂挾私怨嗾

安奏榮過併及文盛被誣榮亦奏辯下撫按訊濠使人持典至府篡擊之死獄中他所連死甚衆於是榮奏安挾仇殺典以脫罪并及安他貪縱事上再遣官即訊榮畏宸濠而昵遠又為安請但言王聽信奸諛請嚴飭之淮府累敝坐戍者二十餘人而典冤竟不白萬曆中榮四傳淮世子洪有異謀御史陳于廷疏暴之貸其罪

滕懷王瞻塏仁宗第八子與弟瞻垍瞻埏同母郭妃國雲南年十七薨無子國除

梁莊王瞻垍仁宗第九子國安陸仍郢邸姿度英偉好學不倦承奉孔勤侮王上聞之怒逮勤垍又為勤解上曰群奴

惕王恥。竟誅勤。未幾、上表不恭、有司請治長史、上以垍故
不問。正統中、以地卑濕、乞改封、不果。梁故盡得郢田宅園
湖、後皆以賜襄王。垍年十八、薨、亡子、國除。妾張氏、生二女、
皆封郡主、封張王夫人、掌王宮中事。
衛恭王瞻埏、仁宗第十子、亦與滕王同母、封懷慶、未之國、
王孝、好學。以賢聞。宣德初、凡郊廟、每命王攝事。薨、妃楊氏
自殺以殉。謚貞烈。亡子、國除。

論曰、盛名不可居也。琴。不和。而以天。風。環。珮。鼎。於。時。而居
是琴者。為定王祐祭。于是動寧藩。墮寧謀。以快寧算。遂
至推官文盛被誣。長史莊典獄死。而王癸坐嚴錮。軍校

枉死然則名之不可居也顧居名者斃而琴完向使琴
抑濠以琴爲壽濠敗時吠天風環佩者應與鄱陽之波
俱沒矣而不然以名已居名琴完亦不足以爲名已矣雖
然琴之自完者寔疎滕梁衛祗一傳國除不論而衛恭
王之妃楊氏殉王足傳

英宗七王子孫封王入見三

德莊王見潾　許悼王見淳　秀懷王見澍　崇簡王見澤
忻穆王見治　吉簡王見浚

德莊王見潾、初名見清、英宗第二子、母萬宸妃。景泰中、封榮王。英宗復辟、復故東宮、即日封德、秀、崇、吉四王。之藩國德州、改封濟南、成化中、嘗請葉南旺湖、以漕渠故不許。崇禎十一年東師大入、至山東、以德王甲劫不返。

許悼王見淳、英宗第三子、母王妃。生王時、英宗方北狩。景太中、既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并封見清為榮王、見淳為許王。及上皇復辟、見淳已薨、特禮部請表用親王禮、內批王

納殺其禮。

秀懷王見澍、英宗第四子、母高淑妃、英宗居南內時生、國汝寧、右長史劉誠獻王千秋日鑒錄。澍喜。王居隘、或請移先師廟、廣王居。澍曰、遷廟廣吾府、豈其為避尊乎。不可。澍讀書至戡黎之篇、右長史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欽主孔氏說、謂文王實戡黎。至庭辯且爭。澍曰、經義即未有定。何據從違。乃爾動色。兩長史愧謝。亡子、國除。王宮人陳氏賢、召入京。封為夫人。

崇簡王見澤、英宗第五子、母仁壽皇后、生南宮、國汝寧、弘治中、孝肅皇太后欲一見王、上命考襄王入朝故事、大學

士徐溥言、襄王來朝、稱姨叔耳。自仁廟以來、鮮舉行者。比瑞一闕、親王爭請。明詔即未便許、未免由加恩費。費用不貲。体要無補。礼部尚書倪岳率同官言之。事已。子靖王佑樞、再傳恭王厚爝、並以賢名。而爝孝友、為尤著。萬曆中、爝為庶子請封其再繼妻、礼部執不与、崇禎十二年、賊圍屠永寧、萬安王采鏗見殺。十五年、賊掠崇王由樻及世子諸王妃去、賊強降封樻、為襄陽伯。時郧陵王在城。保寧王紹地。肅與王投術、俱降封為伯。

忻穆王見治、英宗第六子、與德王同母、生九歲、未之國、薨、國除。

吉簡王見浚、英宗第七子、生南宮、與德王同母、國長沙、初支諒稱漢、據長沙、坐稅畝特重、積流散、王請浮荒田十三萬畝租尤重、嘉靖中、減稅十五、浚慎守法度、謹財用、樂遊嶽麓書院、訪古人遺跡、摹先聖圖及尚書、披賈太傅新書、浩乎如有得也、伴讀吳棐進逆耳書於王、浚受之、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長沙、巡撫李乾德奉王甲及惠王乙、奔衡州、衡陷、又走永州、追急、御史劉熙祚護入廣西、不終、

論曰、懷獻不謝東宮、英廟又一沂王矣、許忻以殤國除、秀崇吉、生南內、胎數轗軻艱難也、獨秀懷王見澍能受書、止于義、乃以促其不及也、而德、崇、吉三王之後、皆被兵、

不遑。寧王由櫃歷于閩。至受襄陽之封。而于是郎陂、保寧獻畢諸支、亦勉膺伯爵。俾國最甚。若萬安、釆鮮、則誠不。負。簡。王。見。澤之。遺。廷。衢有。出。氣。吉王見浚。傾事講學。樂聞迷耳。惜其後遇獻賊失封。致之德王見潾之後。徙失身。猶存其封六七年。差偉也。

徽莊王見沛 滋陽王及興化妃龐氏忠信妃鄧氏

徽莊王見沛、英宗第八子、國鈞、今禹州、以避諱故、改王常、德、妃出、妃黄氏、與秀王妃、兄弟也、王自置吏。布政使徐恪以非祖制、革之。沛奏恪慢上、曰、恪是也。弘治中、乞陞州為府、尚書王恕言肅藩荊岷、皆封州。鈞不得獨府。再傳恭王厚爝、虐、而以好道自媚于肅皇、肅皇南巡、道禹、爝郊迎甚恭、對稱旨、上大賚爝、益歲祿三百石、封為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真人。予金印。爝以此怙恩無忌。撫按官發其事者、輒被重譴。然好士無與比。時具饔府中。食士而較之。歲大比、親為勸駕。踰第。予庶人載埨嗣王、慧巧出父恭王上、淫虐

過之、益伺旨、所以悅帝萬方、上于敝最親、掄置傳、聞上興居、輒以其慧。導百工。所製物皿。精巧。世無有。宮中有所須。輒先時獻。嘗夢一老人、童顏而長爪、曰、吾得請于朝。將佐王。覺而得羽衣。梁甲、年八十、如夢中、善導引。掄遂以聞、上貴梁甲、至與陶仲文並、掄以梁甲驟貴、責報、而甲慮譴。所賜與。多卻不受。無以塞掄意。掄恨甲、時掄所常服女癸、上亦須之、從梁甲問方。甲求之掄。掄以前恚、勿與。上使陶仲文問掄。掄與之。甲懼、掄以帝故親徼、益過舉、盛興土木花石。建大小殿廟百餘。所欲拓柱處。發士民第舍不顧。掘城外塚七十餘家。以便行宮。築飛觀數十丈。自北城女牆上

連後苑。為檝激水。入灌輸苑治。後造二樓、亦數十丈。皆繡窗雕戶。一衣以秦之草金。一衣以蜀之文錦。擇民間美子女、微歌恣飲。無旦夕。微服走金陵。得四女騶。至王莊驛、、吏察揄裹衣。疑非凡。將款報。揄漬垣去。庫官王章直諫。揄斃之。前後所殺無辜二千餘人矣。至是王庭鐘鼓。自鳴將曉見群犬。出沒揄獨虐不悛。梁甲偶侍上、、曰、嶽王無恙乎、甲對曰、臣藩王自南京歸。微有霜露之憂。陛下念臣主。臣幸甚。上默然、會民耿安有女小迎冬者。揄奪入宮中。以過榜死之。燬其屍。安上變言揄竊出窺南京形勝。五日一探上起居。幸衆隙為亂。于是都御史以下、咸奏揄過失。上

怒、降倫爲庶人。遠高墻。倫懼、令妃與所素幸婢。皆艷粧自經。旋亦經死。國除、倫既敗、上謂梁甲慮謹。放歸山。而莊王第四子景寧王數傳載埈者。隆慶中、與都御史究以平爭訐、有司奏治之。父子閉門投井死。除封。恭王度子載埻封伍城戴鍼以内行、恭王賜之死。不得。白身。拜而縊。亡子、封除、崇禎十四年、賊李自成陷禹州、徽王甲遇害。明末丙戌、閩事敗、徽支與化王乙、及滋陽、永豐、銅陵、陽信、仁風、五王。又忠信王二子、奔惠州。咸詣博罗石龍鎮。欲走海。時故帥李士璉以趙王由棪北降、爲嶺東道、由棪被害。更欲自固于北師。與故奉化伯黃應傑。時已北降。爲惠州太守。合謀、賣啓善迎

諸王還惠。供億甚謹。庚寅正月、令諸王分居各營。一夜收其家丁三百人。盡殺之。獨樂戶吳曾以女為應傑子妾。得一人免。四月、請于平南靖南兩王、提兵執諸王殲之水地。滋陽王獨衣冠出。面無戚容。罵。切齒逆臣無狀。談笑而盡。合宮眷盡分諸營。獨興化王妃龐氏、當屬營將王世槐。妃偽曰、俟王死殯祭而釋服。迺可、世槐以為果然。聽不備。妃夜起。提筆數李與黃罪數百言、縛衣帶。又以楮作二神主。一書亡王、一自書。王妃龐氏神位。先以帛絞其四歲女。未盡。尋自縊死。其忠信王妃鄧氏。祊士璉挾留為妾。不屈。遂送白將軍、終不可奪。伺閒。亦自縊死。白怒。投其屍江中。

論曰、齋醮之尚意在祿國也至殺虐無莫大學士介溪所以伺上者密紗帽龍香冠曲道所好徹王學濟得北意以行其虐蒙錫印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真人較之憲廟時賜李孜省忠貞和直妙悟通玄之章更破例而加五卿也為祖訓所不載頓孜省繼貶不預朝政而嵩怙恩勞虐譽毒民且以蘀其子載埨伺上益甚僞勢上梁羽衣于朝廷欲藉梁固寵乃厚望梁而使梁有南京霜露之勤徒自敗矣然論諸奢淫毒慘較相嵩更數倍冕神見惡鐘鼓自鳴羣羊出沒豈無因而妄兆執獨諸吏載埈与都御史互訐、不得直載墀以被污、不得白咸自

殺。然則理宗事者之過也。福稱京、諸藩之失也。咸赴偷息。丙戌、閩敗、徽王、支興化、滋陽、永豐、銅陵、陽信、仁風、六王及忠信王之二子、盡為叛帥李士璉所戕。盡于水北。獨滋陽持義毒詈士璉等。從容盡。而諸王妃與化龐氏。忠信鄧氏。守礼、百不奪。與庶人。埇。諸妃。艷。粧。自。經。從埇者。大。異。

憲宗十王禋入八子

興獻王祐橖

興獻王祐橖、憲宗第三子。孝宗弟、世宗本生皇考、追尊獻皇帝者也、母為邵妃、神觀秀偉。聲音洪重。平居嗜詩書。好鼓琴。莊默自持。初封興、成化末、國德安、孝宗四年、改安陸、七年之國、頒賜視故事有加。橖居國、思母邵。長史張景明日賦國中景物一篇。以解王思。禁女樂。非公宴不用。性酒罷。絕。諸珍。異。大。馬之。獻。憂。秋。讌。樂。餌。湯。水。濟。民。水。旱。為。粥。贍。之。張景明獻六箴于王。橖曰、吾以此懸宮門矣。太監李稷、數舉仁義詩書為橖稱說。橖敬受之。嘗作漢江賦。數與

群臣登陽春臺○亦作賦以志微○立三十二年薨葬松林山、謚曰献、正德十六年、武宗崩、○無子、世宗入嗣、猶子也、四月、上欲加上稱號○命禮部會議○尚書毛澄等議上漢哀帝立定陶共王子為太子、以楚王孫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宗、知諫院司馬光議濮王稱皇伯、不名、判太常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考濮王、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祀、程頤曰、為人後、謂所後為父母、以所生為伯叔父母、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臣請立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為興献王後、皇上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

皇考、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祀告興獻王、上箋興獻王妃、皆自稱姪姪皇帝名、大學士廷和冕紀、皆如議、上以父母互易、不便、其再議、于是禮部會廷臣文武共六十三人、復錄魏明帝太和三年詔及程頤議以進、留中、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特疏以為漢之哀帝、宋之英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為人後者也、陛下繼統、非繼嗣、與前兩議不合、夫興獻王、孝宗親弟也、倘興獻尚存、入嗣天子、臣恐弟無後兄之義、而欲聖母為皇叔母、則聖母當以君臣禮見、臣又恐子無臣母之義、興獻王唯陛下一子、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利天

下為人後○臣又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大學士廷和等復奏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也○群臣議是○上曰、前王典禮至情○諸臣悉心究之○禮部復會文武臣共七十二人○上議○陛下于興獻王改稱叔父○明大統之無二也○加皇于叔父○陛下伯叔諸父莫齊矣○加大于王○天下諸王莫齊矣○興獻王稱號既定○王妃隨之○天下王妃莫齊矣○推尊非禮也○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順之至也○初上心欲帝興獻王而奪群議○既得

璁奏、大喜、傳示廷和、廷和曰、秀才何知、在廷皆以璁諂希
進、共排擊之、上乃召廷和冕紀等文華殿溫語曰、卿等言
皆是也、至親莫如父母、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
祖母康壽皇太后、以報罔極恩萬一、其奉詔廷和退、上疏
争之、留中、八月、復下礼部議、尚書澄等會諸臣五十二人、
如前議、閣曰、復如前議、又閣曰、復如前議、會興獻王妃從
興至、禮官議用妃礼迎、妃止通州、旬日、曰、安得以我子〻
他人、上命内閣詳議、廷和等復以前議進、上卒不可、復下
禮部議、尚書澄等六十三人議卒不奪、上以興獻王妃久
不入、涕泣啓張太后、願避天子位、奉妃歸藩、稱母子如故

群臣皆惶懼。張璁因為大禮或問以進，以為統者帝王相傳之次，嗣必父子一脉之親，統則倫序可以時定，嗣則天恩不可強為，得其常為父子，不得其常則為兄弟，為伯叔姪，宣帝未嘗父昭帝而兄史皇孫，即光武亦未嘗父元帝而叔南頓君也。諸臣不得已，乃以張太后命，改稱興獻王為興獻帝，興獻王妃為興獻后，即貴妃為太后，興獻后乃入。初，議之起也，禮部侍郎王瓚者，璁鄉人，聞璁說，私然之。迕和，以瓚異議，調南京，而璁亦填南主事。又故大學士楊一清，尚書石瑶，心然其說，未敢發，而主事霍韜、桂萼、給事中熊浹，益緣璁意為贊厥猶。天子益心動，會內閣請上張

太后及武宗母后尊號上併命以邵太后興獻帝后尊號
闈廷和等不奉詔上手勅帝后之上物加皇字廷和竟封
還御札上復加興獻帝為太皇帝后為興獻太皇后廷和
等益不能承咸乞罷歸上曰卿所言大義也朕至情也義
不勝情勿二于是群臣爭者百四十八人上皆不聽嘉靖
元年郊祀禮成禁中火廷和等曰列聖神靈其有怨恫乎
給事中鄧繼曾朱鳴陽主事高尚賢等僉言兩年以來日
精門灾長安榜廊灾郊日內宮水房灾五行之德火主禮
五事火曰言言生于名禮興于言陰極變灾廢禮之應也
上稍為之動乃止加皇仍稱本生父興獻帝而尊邵太后

爲壽安太后興獻后爲本生母興太后詔天下三月設安陸祠署於松林山如鳳陽祖陵故事祭用十二籩豆樂八佾上心終未慊也仍諭上興獻冊寶稱孝子廷和執不受詔二年六月召群臣平臺特諭加稱皇帝皇太后廷和等堅執不從而璁同官桂萼逢上意必伸前說復引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合奏璁指請廟大內以配帝上益喜再下禮官議是時廷和去矣三年正月禮部尚書汪俊復會群臣極言其不可上曰朕奉宗廟承正統敢違大義第欲兼報本生恩其參酌至當以聞二月汪俊等復會群臣議請於帝后更增一皇字以全尊號留中未下而太

常卿汪舉翰林脩撰唐皐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張翀御史
鄭本公等九十七人持前議加有旨切責之奪其俸乃召
桂萼張璁霍韜于南京而璁又馳奏與獻帝加稱在考不
考不在皇不皇必稱孝宗皇伯考與獻帝皇考武宗皇兄
然後父子伯侄兄弟之間名正而言順也上是之勅礼部
加稱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
聖皇太后立一室奉先殿側以盡追孝之情汪俊等復上
言事必無嫌正統乃合禮經獻帝初封興國實兆中興徽
稱之上仍宜取冠且復極言立廟大内有干正統不敢奉
詔上切責之復命會議以聞議上請於安陸府中特建獻

皇帝百世不遷之廟、它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萬歲時遣官往祀、上不可、群臣爭者一百三十八人、上皆切責之。而汪俊又去矣。群臣惡璁萼之來也、則曰興獻帝加皇有成命矣。無煩二臣議。請上詔止之。而璁萼已在鳳陽道中、疏譏禮官益急。上復心動、趣其來、而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大學士蔣冕等復上疏、以為自古人君嗣承大位、謂之承祧踐阼。祧、宗祧。祚、廟之阼階也。禮為人後者。惟大宗情既重于所生。義必殊于所後。從漢迄今。千七百歲餘矣。未有廟本生父于大內者。汪俊乞休。遂聽其去。萼璁有言。亟召其來。臣等冒官孤卿。不敢復靦顏班行之上。乞放歸

田里上曰、建室之議朕自裁之是時都察院經歷黃綰、郎中黃宗明、員外郎方獻夫、益緣璁說進、而禮部侍郎吳一鵬等六十七人復上議極論璁蕚之非請付法司論治罷建室議主廟安陸、世世奉享上怒曰、本生皇考寢園在安陸朕歲時不得親展孝思卿等安忍執違者罪無赦己酉、上尊號詔天下冊文稱孝子、是時修撰呂柟編脩鄒守益復上疏極言上怒、俱下獄、外貶、而謝見又却矣上名奉先殿西室曰觀德殿祭器如太廟、勅太監義、京山侯元、禮部侍郎一鵬、迎獻皇帝主于安陸、一鵬曰、非禮也獻皇帝之神、依安陸久矣、請如奉慈殿為神位焉、不聽先是群臣上

疏請罷席書者八十八人。至是璁等至上、內降授翰林學士獻夫侍講學士、諸臣益閧然、交章彈糾者九十一人。翰林諸臣、若學士豐熙、脩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皆相率求去。鴻臚寺少卿胡侍劾璁至千餘言。刑部尚書趙鑑曰、臣、刑官也。請得而理之。御史段續陳相曰、宜正之典刑。以謝二宗。上怒、切責鑑、謫侍潞州同知。收拷續、相。俱外貶。璁等益翱翔高論、請與執政辯難上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因條上禮官欺妄十三事。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亦發十三難破之。吏部員外郎薛蕙為人後解二篇、人後辯二篇、以進。上復切責孟春、逮蕙拷訊。謫判解州。上屢傳諭內

閣、去獻皇帝冊文本生二字、毛紀費宏石珤上言二字上
係宗廟內和宮闈以御宸衷和易輕改七月、上御平臺召
三臣責之曰、爾等無君之臣乃欲誤朕為無父之子、乙亥、
復御左順門、更定聖母尊號曰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以
後四日己卯上冊寶丙子、禮部侍郎朱希周等上疏曰、本
生二字、無貶也惟恐妨于正統故默寓夫親親陛下考孝
宗如張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廟社稷詔頒天
下相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信後世上曰、趣具儀、
其日、群臣爭者三百二十七人而何孟春為之首疏入皆
留中戊寅、朝退、孟春語諸臣、尚如憲宗朝故事、跪哭文華

殿。諸。公。勉。之。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矣。伏節廷諍正在今日。簡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御史王時柯等因遮留諸臣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於是尚書秦金侍郎朱希周都御史王時中等二十有三人。翰林院學士賈詠豐熙等二十人。給事中謝蕡等十有六人。御史余翱等二十有九人。吏部郎中余寬等百二十二人。大理寺寺正毋德純等十有一人。凡二百二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是時上齋居文華殿。聞故傳諭曰、群臣休矣。事在朕。群臣咸曰、得上旨乃退。大學士毛紀石珤因言、舉朝臣工伏闕執諫。陛下奉天命。臨九有。當使

衆志大同。公論諧協。合已從人。乃為上聖。上曰、恭穆獻皇帝神主且至、冊祝已具、不可再更、姑退待命、群臣伏。不起。自朝及午。乃命録諸姓名、收繫為首者、豐熙、張翀、余翱、余寛、黄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凡八人。楊慎、王元正、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并收馬理等百三十有四人。皆繫之。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以卿佐姑令待罪。已卯、上號章聖皇太后、已并繫待罪者二百二十人。奪何孟春等俸一月、自四品以上者、豐熙等八人。並付拷訊編伍。五品以下皆杖之。甲申、興主至自安陸、上奉以謁奉先奉慈二殿。上尊號于觀德殿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辛卯、上加扶楊愼、王元正、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元、王時柯者七人。編伍削職有差。謫何孟春南京工部、而毛紀、又去。矣。是舉也、死者十有七人。則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禎、許瑜、臧應奎、張燦、殷承叙、安璽、司務李可登、上乃復下前後留中諸疏。令群臣博議。於是席書已為禮部尚書、乃上議伯考孝宗、兄武宗、父獻皇帝、別為禰室。奉主不入太廟。上意甚慨、大礼遂定、以九月丙子祭告天地宗廟、詔天下。自是故錦衣衛百戶隨全、故光祿寺錢子勲、皆以罷閑之官、益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下。群臣議皆曰

不可乃罷上定安陸祠曰顯陵祭如七陵儀四年三月命脩獻帝實錄改陵署曰神宮監安陸衛曰顯陵衛皆黃屋增拓紅門神廚光祿寺署丞何淵復上言獻皇帝乃入繼太統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太廟以禰享之疏下禮部議群臣又以為不可即璁等亦謂不可私語席書上意覩德規制未備耳於是書等請於甄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立禰廟前殿後寢籩豆牲脂歌章樂舞一如天子儀前闢神道從闕左門進不與太廟同四孟歲暮以次日祭親盡之期一如孝廟制曰可無何又以親盡之期祧如孝廟非所宜其再議書復上議太廟之制有殿寢祧室孝廟當遷

之期藏主祧室歲暮出合祭獻皇帝別廟無昭穆遞遷臣以為親盡之日宜藏主寢殿歲暮出主祭如太廟合祭儀上可其奏名曰世廟萬子孫世世無遷也何淵復以獻皇帝與祖宗一氣乃不得同門而入更議之復用學士揔等議命繇廟街門鑿神宮監以通輦道明年上又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形埶隘規制尚缺其改建奉先殿之東八月世廟成更撰樂章用文德之舞上既奉安獻皇帝神位後命內閣考求章聖太后謁廟禮大學士費宏等以為但謁奉先殿為便上從以席書議必謁世廟上為扶持安太后體既入廟上從行事亦曰天子主斯礼也六年改觀德

殿曰崇先殿、隨全何淵復言世廟樂舞未備、楊一清言世廟不用武舞議太廟也、又獻皇帝生長太平、無武功、上特用璁議、兼用文武樂舞、十月、上親製顯陵碑、七年、命統錄追尊獻皇帝始末、命名明倫大典、楊廷和等論罪有差、復以獻皇帝尊謚止恭穆二字、無異藩王、因加上恭睿淵仁寛穆純聖獻皇帝、以安陸州陵寢所在、特免其徭、十年、封松林為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鎮、言者復請建安陸州為京師、禮官言京師唯天子之都得稱之、乃改安陸州為承天府、縣曰鍾祥、增廪生歲貢與鄉試解額、十三年、改稱家廟曰隆慶殿、十四年、以世廟逼近河水、改建太廟東南、更

稱獻皇帝之廟。十七年九月，故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上下其議。是時嚴嵩為禮部尚書，議無可否。戶部侍郎唐胄上疏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周公制禮作樂，郊文王，適其父，故宗祀以配上帝，非為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皇上纂統之初，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數人而已。數人於陛下忠臣矣，苟可將順，豈有愛焉。然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璁諸臣皆極沮誡，陛下必欲不廢明堂之制，復古禮文，則推本太宗皇帝上配於昭，乃周道也。書奏，上怒曰：文皇帝諱祖，獻皇帝諱父，朕為人 孫子，有輕重乎。下胄錦衣

徵拷訊削籍為民。嚴嵩復會群臣上議，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侑享明堂，允合周道。上曰：奉考配帝，宜自朕始。復使群臣議稱宗，皆上言：祖，始也；宗，尊也；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為不遷之廟。上又以群臣意不祔太廟者，皆溺詩書古文，不能通曉，乃託為臣下奏對之詞，親制明堂或問，以為配帝宜稱宗，稱宗宜祔廟。於是禮官請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既上詣視，寢室隘，乃仍奉主獻皇帝廟，時祫則享于太廟。是月辛巳，上廟號睿宗，尊諡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祔太廟。禮成，當飲福受胙，上冕旒斜結如交龍，一琉冒衣袖，正當

繪龍之吻、若獻珠然、上喜曰、結者繹也、是惟天眷祖考、因製福瑞賦、辛卯、奉獻皇帝配享上帝玄極殿、十二月、皇太后崩、議遷顯陵合葬天壽山之峪、尋已之、議南祔、其明年、上南狩、視顯陵、既至、享上帝龍飛殿、奉獻皇帝配、乙酉、祭顯陵、上悲思瞻顧而作歌焉、命其殿曰祾恩、將還、召承天父老、賜酒肉、免承天府田租三歲、湖廣五之一、遂遣勳戚大臣奉慈宫南祔葬焉、其後、重建太廟成、上又以獻皇帝廟尚在都宫之外、乃親定列聖神位、昭穆之序、奉享太廟、以備四親、命有司撤享隆慶殿、如宗廟礼、已顯陵甘露再降、礼官請祭告二聖陵寢、以答神貺、從之、四十四年、芝產

獻皇帝舊廟殿柱、乃名廟之前殿曰玉芝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寢曰大德殿、前殿如太廟、奉二聖神位、四時歲暮大小節辰設牲帛、後寢奉神牀、曰上食如奉先殿云、而興王蔣妃、都城蔣數女、弘治五年、冊爲興王妃、事王恭順、常製女訓十二篇、以廣教化、世宗入承大統、即位三日、遣人奉迎安陸、使主者議推尊禮、久不決、母妃將至、禮部尚書毛澄請先遣文武大臣各一人、逆于通州、其至京縣、崇文門入東安門、上迎于東華門、不許、已請縣正陽右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王門、入宮、又不許、遂諭聖母至、從御道入朝廟、群臣諫、謂母妃無謁廟禮○已禮官具

王妃東。上又不許、妃至通州、止不入者旬日、洎竟以皇太后儀、謁奉先、奉慈于大內。不廟見久之。上尊衛皇太后至十五年四月、郊廟享礼成、尊號曰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封太后弟玉田伯、十七年、建慈寧宮奉居之、十二月、太后崩、越三日、上勅禮工二部、南還顯陵合葬大峪山、尚書夏言極言其不可。上不聽、而御史陳讓請以衣冠合葬、上怒曰、腐儒斥為編氓、而尚書嵩迎旨、請決計南迎梓宮、上既念之、以風塵蒙露、中大不寧、遂止崔元等三使毋行、上太后尊謚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時二三輔弼親信之臣。亦靡然影嚮。莫能贊上意。上回惑不決、

明年元日、復促三使如前旨、已又決計南巡、諸大臣皆諫。不聽、御史劉賢、給事中曾珽、工部郎中岳倫、次第沮駕。上怒、奪賢珽俸、罷倫職、太學生陳良弼特疏下錦衣責問之、三月、謁皇考于承天隆慶殿、立表旧玄宮之北。完新宮焉。因御行殿、享上帝、脩秩祀、朝諸侯、發德音以撫遺老、勑大賚以賑罷民、駕还、適慶都、立廟祀堯母、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塟非古、仍命塟聖母于大峪山、已而巡視未善、復決遷奉之議、依新宮如前旨、以駙馬崔元為奠獻使甲申、發引、上衰服與百官步送朝陽門外、舟至采石磯、上不可泊、太平府同知梅山鑿岡維舟、上聞甚喜、加梅山爵一級、

七月庚申、迁獻帝旧室、合埜于新宮、辛酉、樂慰祭于永孝殿、辛未、奉主祔獻皇帝廟、上皆率皇后行禮、諭從事顧璘等五十有一人賞有差、

論曰、興王祐檳即不尊稱、其賢孝溫厚、嚴正自持、頗爲天之所予、而反以世宗之過尊、使地下居僭逼之名、祔廟稱陵、于孝廟称不弟、凌長疑貴、便于憲廟稱不子、王檳之心安乎、否乎、世廟入嗣、使十五身抱至性、必欲尊其所生、與太祖孝慈錄之論、喪母必欲厚其所生一也、特以諸臣之抗疏過激、乃至己甚、帝未免求勝耳、觀互易一語、萬古不易、時岐王不再傳、而益王祐檳子若孫

天下以比蜀王賢何定策者很不念與獻之止有獨子也夫無子而繼出不得已有子必為之以塞他無子絕一以續一豈情也哉或益王子幼不妨收養宮中主司香而以益王監國暨之以弟承兄景皇故事益王賢所稱愛民重士愛事、必理且遂之賤祚者即其子可必無父子互易之嫌矣夫支可絕本不可絕二語甚言有國家者當以承祧為重不似支子之可或不繼蓋預絕骨肉爭端以安大業此有分解不是必絕支以續本之謂也讀共習聞二語不解而數百口議之沉湛摧折不碩哉執礼之大概以衡情之至真乘時諸公不論數

而得尋悟君之道亦更有法諸君子其深求之

岐惠王祐棆　益端王祐檳　衡恭王祐楎　雍靖王祐枟
壽定王祐榰　汝安王祐梈　涇簡王祐橓　榮莊王祐
樞　申懿王祐楷

岐

惠王祐棆、憲皇第四子、母邵皇后、國德安、弘治中、請迎母養德安、不許。〻諸王有子別居者得迎養其母、〻有子多。亦從一字。為子者移別宮。著為令。妃王氏、已子、國除、

益端王祐檳、憲廟第五子、張德妃生、國建昌、本荊邸也、荊王時、常有大蛇自梁蜿地、朝退若有人據王座。荊王疑懮坐是不朝。請改封、封蘄、王檳性儉約中服澣至再日一篋不二。習。恬淡。好書。史。工楷。愛民。重士。無所侵擾。奸人班明誣

昌國王通楯有述謀、父之、竟得白、享國五十二年、子莊王厚燁嗣燁孝友忠敬維、宮帝如御前誨之詩書、薨、弟恭王厚炫以崇仁王進封、自奉儉、辭祿二千石、聞宗人產子至四五者、輒嘆曰不貲國糜哉、燁子翊鉻嗣、翊好結交當世士大夫、接引如不及、饋無不給、常傲于外、天下稱賢、藩二蜀與益云、萬曆中、詔封益王甲、使者將蔑、王薨、礼部侍郎郭正域按聘儀、遣衆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醴賓、主人事畢歸賓、賓受饔餼、諸侯相聘、必致立命、況天子乎、卒、遣使行、自端王六傳爲慈炱、乙酉、南都不守、南昌亦旋破、炱指貲募士、以建昌起、時按察使王梡兵巡道王養正、

咸共事而王素不得人以保寧王乙贊謀畫盖悖撤養正與分較去七月之二月保寧王開門入北兵炎跳保寧杓北去縱掖帰又開脱走閩頗受唐主方畧李炎子永寧王杓戦沒王世子年十四偕所部走依潮州鎮平諸主賴其肖丁亥守潮北師攻鎮平其肖奉世子令出敗之撫又總兵戊子李惠國漠為明守以其肖撫督閩廣奉世子出兵攻破福之漳州府及永定平和二縣旋失之世子赴桂主行在其肖與而弟仍守鎮平不終先是王炎敗將軍常沽与子由梓由樵皆不屈死沽字玉池號壹公梓字文由臨難語極不恭樵字文藻騎宗室元長自沉如姚觀池死

衡恭王祐楎、憲宗第六子、國青州、母張德妃、在位五十二年、子莊王厚燆以江華王進封、嘉靖中、辭祿五和以贍宗室之缺。有賢聲。恭王支子新樂王載璽嗜古好修、善文章。常為皇明聖政頌五十篇。欽美高皇帝。崇禎甲申、賊圍城、璽大譟帥守城。亡全。南都敗、棄去不知所終。

雍靖王祐橒、憲宗第七子、孝惠邵太后子三、興王及岐雍二王也、國衡州、弘治中、王邸震壞、屢見怪異。亡子、國除。

壽定王祐榰、憲宗第八子、母姚安妃、憲廟選妃江南、妃嘉禾人、初髮短、慮不中、過吳江縣之平望里、髮忽委地、長可八尺、時因名其里曰八尺、為之諺曰、平望。八尺。爺娘不識。

以父母不意其變如是也。國保寧，時岐王之世絕，正德初，徙王德安，居其邸。無子，國除。

汝安王祐梈，憲宗第九子，母張德妃，國衛輝。梈郊迎世宗南巡甚恭，加祿五百石。王五十一年，亡子，國除。

涇簡王祐橓，憲宗第十子，母楊妃，國沂州，傳子厚烇，薨，亡子，國除。

榮莊王祐樞，憲宗第十一子，母潘端妃，國常德，正德初，尚留京邸，奄劉瑾惡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逐樞，樞促就國。樞狀貌類高帝，常總府太守于門，畜牛羊多，以王府表其角，潘民禾稼，請得食鹽業戶，嘉靖初，盡取沅江、酉港、天心

圃坏渌池河泊稅、王樞六支傳孫載埴、明季、不知所終、
申懿王祐楷、憲宗第十二子、與涇王同母、封敘州、未之國、
薨、國除、

論曰、益王祐檳居荊王舊邸、而遂大蛇絕跡、毋敢擅夜
踞王座都。王節儉溫惠之能走異物也。子厚燁、厚炫、以
詩書悟寺御宮也。靜祿為國惜嘉。可称國爾忘家者矣。
況燒子翊釧折節下士、称長者、救之蜀世。益季無華陽
悅懼之意。差為過之。其季也、皆能循貴拒命。而蜀闕宮
被難、尤慘于益。岐雍壽、涇、申、大無子、國除、汝獨以壽無
子、衡之再傳厚燆、辭祿、瞻宗有贊聲。其支載璽能文章。

崇禎甲申衛亦拒守如盜。而能變姓名。棄家逃去。亦稱潔躬。榮王祐樞狀貌酷類高帝。夫六世孫而追似其祖哉。乃無甚殊異。太祖稱燕王類我。則真類我也已。

孝宗一王

蔚悼王厚煒

蔚悼王厚煒、孝宗第二子、母孝康皇后、三歲薨、追封予謚。

論曰、孝廟稱賢辟、百斯所宜、而張后酷妒、無他子、即安得以他子更為子。

興王一僭王

岳懷王厚煦

岳懷王厚煦、興獻王第一子、母興国姚太妃、生五日不祿。世廟內嗣、追封岳、加謚、識基承天、女四、皆僭稱公主。

論曰、興國宜以興世、次封宜二字矣。世廟欲尊興而反

缺正祀神不歆適餕之矣在太廟禮不得興在世廟勢不能久在祫祀例不次及然則徒稱岳封不立興廟竟無興祀我不關神光之間必尊繼統而以百世不遷興興獻也幸其祧而不及祧總之食是而不安必吐故曰世廟絕興享即欲封熙封熙興而破例為興後廟幾近之

世宗五王

景恭王載圳穎鄭帝穎殤王載壐戚懷王載塈蓟哀王

載𡒄均思王載𡋾

景恭王載圳、肅皇第四子、盧靖妃出、妃素不喜上、上常皆

責之、十八年、再冊莊敬皇太子、即日恭王與裕王同封、裕

王後得立為穆宗也、已而莊敬皇太子薨、群臣請立裕王

為太子、上以嘗兩立太子、皆不祿、未允、而裕王與景王並

邸居、方少或言上二龍不相見、于是召二王滕見有年、王

圳年雖少、不聞事、而左右之人、妄有窺覬、形跡相擬、直宿

或及裕王寢次、群臣嗤、日夜望裕王得立、而上春秋高、

悪聞羣臣之及二王者。三十八年、上下建帝立儲旨。其明年、則忘之矣。故春坊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乃上疏曰、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立儲未也。莫先安儲、何謂安儲。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体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希顏意以祐楊繼盛之許相嵩。有面問二王之語。嵩怒、見殺。今立儲事。恐必為嵩所持。故首及之。而總攬又帝隱也。奏入、上不悅、相嵩等復言希顏疏意可疑、當令禮部會三法司同議、上諭嵩曰、疏中一疑字却未了。夫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自。後。前。旨。建。帝。

二○字○復手詔奸邪、忍無赦理、以君相位久矣、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恨不速行新政、于是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怨望傾險、大逆不道、法司擬坐妖言惑衆律斬、傳示天下、希顏既誅、其冬、令景王之國、旨夜半從中出國安陸、盜入王故邸遺火焚其宮、主者懼以盜坐律、誣郡丞倅與其邑人飲此所致、撫臣王之垣爲平反獄○至四年、薨、上謂相階曰、此子素謀奪嫡○今已矣○初、圳之國、多請莊田、戶部以天子愛子、悉覆給、荊州有沙市者、商賈之藪、圳請并及之、知府徐學謨執○不○與○議成、輸金王府中○圳恐責益急、市民皆閧去、圳執奏學謨、而相階持之、下撫按、學謨執如初、坐調

歸埛竟不得沙市荊民感學謨改沙市為徐市、又劉家塌者、漢陽之衆、埛亦欲薪之、推官吳宗周不與、長史高岱素直節、以宗周啟入白王事亦罷、其他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埛皆侵入委賦于民、官不敢問、王薨無子、妃當奏討、至是訃、乃出長史岱上問相、皆無誤爭、皆曰、誤、恐復大、請遣一信臣、往護王喪、階念府中所侵土田湖陂、即少緩諸藩行繼請矣、并勅籍所司、復為荊人業、國除、希顏陞慶中賜卹錄、

頴殤王載重、世宗第五子、殤、

戚懷王載㙺、世宗第六子、殤、

薊哀王載壿、世宗第七子、殤

均思王載凰、世宗第八子、殤

論曰、世廟不奪于王坦之母。而獨受過裕王。是不可解。觀此子奪嫡一語。則左右窺覘形跡相掇。上風知之。而不禁。矣。建帝立儲之旨。帝自為文理。想此時意動欲便以大號與裕。以故輒及之。久乃諱言。猶之請朝莊敵而得罪。總之。畏言。君。姑。不。令。知。言。入耳。天子家事。非口舌所能爭。中允乃欲直言無諱乎。立儲二字。已拂聽。保儲三事。釋疑。分封。總攬。豈宜大言相蒿曲賛世廟之日乎。妖言之律雖不合。而。以。死。故。景王。乃之國。則。保儲實。自。

帝顏矣景王貪狡寵、多攘取、幸早世、倘動搖國本。其禍
世。又在繼嗣加紛、、也。穆廟踐祚即不長、而有淹。誤送
冊實。天為之哉。

穆宗二王傳

靖悼王翊鈐　潞王翊鏐

靖悼王翊鈐，穆宗第二子，

潞王翊鏐，穆宗第三子，與神宗同母，隆慶元年冊封，國衛輝，一再傳王由和，性慈易，有賢聲。甲申，國變，諸大臣議，稱尊南都，會鳳陽巡撫馬士英等以福王入，序當立，前議不果。乙酉五月，南都復不守，太后奔杭，潞已避難在至，太后及諸臣然請，以潞王監國，方三日，然遣治兵。北師疾至，總兵陳弘範及艤舟城下，乃入劝王決計郊迎，百姓畏見兵革，皆曰，王愛我。而以我北款也。時。論。生。死。表。倡。議。盡。過。四。

閉外居民入城俾宿兵北禦此守猶可以裂地百姓以
非王子爱本意競前裂其屍一刹盡適楚宣諭將軍華棠
在杭哀麻入謁王說以妖復之計有田國祿惻誠至於共
極撫膺北勝何以為生以大王之賢遠近所共聞天下絕
智殊力方物憑附起虜之孫子能無勝然宗人半壁亦嘗
有年況閩粵滇蜀延袤萬里猶吾故僅失今不為時事一
去萬世不復朱矣他日求尺寸地為死所豈可得哉王不
肯頗以不擾民全城為義華棠又曰理有大小務有緩急
今日之事不宜以殺人為諱屬子任盜賊稍補萬一猶為
之掛踵而泣婦人之所為慈哉王曰子休矣余不勝事即

亦非百姓之心、華堞作色曰忠義錚性成在于鼓舞之我
謝而加儆何望而不跌向他民王卒濡弱託粮饋不給必
務為知幾華堞嗚咽頓足曰王不觀古事有諸王以其
國奉人而得長世者哉王終不聽、角巾便服、棄小輿僕、
料餉叚率諸在事諸官員合表跽謁、於是總兵官方國安
鄭洪逵二旅壁城下火國安與北伏、不勝渡江洪逵竟走
仙霞獨錢塘知縣顧咸建得民奉王命陪講、成咸建痛
慟求死輒走歸遣至就法、自有傳、六月、三吳吳起舞文、不
能跳武林步而王北去竟不返
論曰明末以潞易福式不獎士英張諸逆亂之黨頗示

易無遠謀。其不能用四鎮以有成。一也。如楚華堞之言詳矣。而必以安民二字。文其怯。馳慈譽。是求為匹夫者。耳。福王懿文太子園而泣。得偽太子而恰然動于心。猶存至性。潞王無念祖之誠。為匹夫。尚缺。是故為匹夫而不可得。

毅宗三王傳

懷隱王慈烜　永悼王慈煥　定哀王慈燦

懷隱王慈烜、烈皇帝第二子、母周皇后、殀、追封懷王、謚隱、葬西山、

永悼王慈煥、烈皇帝第三子、定哀王慈燦、烈皇帝第四子、俱田貴妃出、甲申二月變後事、附見太子慈烺傳、及賊自成挾二王太子東禦山海、敗還、二王尚在軍中、已携太子西奔、二王不知所終、有靖南藩下汪漢冲者、云嘗見定王於涿州、時為東師所得矣、甲申五月、福王立南都、十二月、水西門民王二报西城兵馬司、有僧自称先帝親王。詔令

中軍都督蔡忠建僧都督府治時我政忻城伯趙之龍錦
衣掌堂馮可宗與蔡忠同勸僧胃称定王以國变出家法
名大悲和尚且云皇帝薙做歇法快坐致太平乎吾不為
也潞王賢明諸大臣宜奬成讓德復牽引錢中二大臣責
以此事詔再會勸情辭影响或曰大悲係齊庶宗上牧父
行也坐痫疾放言斬首西市辛丑六月陝西渭縣执獻男
子一人年三十有二歸朱君應胃称定王從行四人董易
張三耀羅起鳳李應祥並詣獄簿對不屈膝自供如前咸
伏法

論曰懷封夫無可論然為真知若永定之勢也不真而

以證偽大於明之世有十四偽讒皇僭楊行祥託楊應能以
纂實錄之訛遂滋數百年之惑一偽齊王擲禍陽男子樓
建自稱七府小齊王匕兒邪黨名護衛闖燒感博索坐罪
因夫汴一偽妍人賀錄以房中術悅崇王邀偽稱興和王
次子歷職供帳一偽楚王華奎及宣化王華壁先恭王以
王妃兄王如言子及言族事如綍子稱孝生一王焚一封
宣化及華趯葉之輔原沈一貴沈鯉互為黨起大獄而事
竟不白楚遂有以牛易馬之識一偽寧藩三郡王礽睿儒
咸就執伏法而僅有真郡王名朱學者潛匿江獲送高墻
一偽慶藩安化稱軍鬻材鬻材坐遂寘鐇死後有大

十和尚者被逮鞫之、實將軍焉林乃知前死者偽一偽皇太子慈烺駙馬都尉王昺族、子王之明、初浪称、王子維以江南俱謳思故太子遂改称獻懸一受山呼而自是俞文渊荏保忱俞子以等咸坐匿偽者而死又明末有偽神武年號、而無其主貢生馬鳴霄等乙酉以兵北抗假稱新主更立南都馳詔三吴倚恩例十九欵恩以皷衆而于是嘉興精嚴寺亦開讀新詔赦聽者數萬人皆偽也而隨有大悲和尚之偽詞影響而随有滑縣、男子朱君庭之對簿不屈、皆冒称定王已偽皆盡而尚有偽妃者掉頸決刃與波上下

宗室未詳封派

宗人泓新鍒妻妾時衆誼衆十七口覩慈燃王杞人个衲李

蘭皐以俞子在錢乾官善詞

泓、崇禎中、以宗室換授為嘉興府同知、歸得民。甲申、國變思北動不果、明年乙酉、鄉紳翰林屠象美動衆北抗、以泓能護府篆。復有嘉興、守之。力竭、城破、時泓守北門、縊殉城樓之上。

新鍒、崇禎中、以宗室貢例授中部知縣、甫之任、康而愛民。流賊猝至、逼中部、新鍒度城小不支、先令妾。妾就縊。一妾年頗少、欲遣之。妾泣不肯去。鍒遂與同縊死。詒旌之。

時裒、失其名、崇禎末、以貢例未選、唐王即位閩中、窮來歸、補福清知縣。丙戌、閩事敗、郡縣皆以帝行在無恙、率掛剝去、欲邑篤寡、死職者。時裒曰、我。民。子。安湯。討。他。家。治、閩。户。令。家。屬。先。盡、而。身。自。縊。死。

誼泉、失其名、西安宗室也。登崇禎中賢書。癸未賊攻城、凡破、誼泉與。陝。西。解。元。席。增。光。俱。投。井。死。

慈燃、以宗室登丙子鄉榜。乙酉、徵走萊州。與諸生滿之章觀變金陵。會之章敗、無所動、匿去、不知所終、

王杞人、係宗室子、失姓名、潛遯豫粤之間、常題閩壯繆祠壁百字令一闋、追論朝事、意以國家之亡。亡。于。賄。賂。情。面。

及朋黨三事闖曰好令大帝知此後署根菴王杞人題

个衲者入陽支也諸生英逸試輒冠軍甲申國變慟哭弃家度為僧初駐錫太子菴已閉關界燈寺能書畫吟亦工語及時故默不答或勸還俗笑謝之蓋他亡野外及夜深潟其悲酸之聲

李蘭皐以宗室子甲申後潛海寧諸生俞子以家聽山澤中咸借名以禦貨或邀蘭皐蘭皐不起而願為衆知別案眈連及蘭皐慷慨就刑不變色火之子如亦坐是死

在錢　藩商洛王第四子失封後義使施普吳恨甫等陰為鹽贊數起數跌壬辰以後遁逃入浙潛居之白竹塢有

唐起凡者、塢崇分埋壯士于各邑。出沒虞永青山大源山鎮又山周公塢東門塢諸處。無所紀。奉滇中命、與閩海臺灣聲息遙應。桂封起凡崇仁伯、唐得靜胡將軍、亦分五軍、周君太前都督、李魁後都督、王大有左都督、章國平右都督、監軍適揆甲、督粮適程彥夫等、俱有印敕。北師副總兵水師當王可訊、字向明、五捷。次第陣歿。獨卓平育女、名龍媼、習妖術、能剪紙驢戰、後敗。國平不知所之。而龍女亦隱不復見。鐵字西粘、死命時和辰。

善詞者某、蕃子也、髮走天童、雜髮亂修冬瓜、稍有圭角者、同伴不合、去之。遊灵隱、或至徑山、與忍者所累、特為之和。

辰免并坐餘杭之飯善祠者

論曰、汚以嘉興、新鑠以中部、時累以福清、咸免其職而

誼累慈姓、以鄉薦未經食祿亦臨難不苟、始知祖

姓、原有史通任使之法、而歷代勝而不化、致使棣鄉于

無用求一大都督、如國初文正其人者不可得、維城之

謂何、至于蘭皋之為李、杞人之為王、胃他姓以存其姓

播匿之、更有若心者哉、界燈寺住持亦播匿之選也、而

更難中部妻妾之殉、鑠福清闔户之死、唐而蘭皋播匿

而猶不免、則更慘、古禮勝國曰容、俾守其先人禮樂、然

則不足以……後